

领导的艺术家
金日成

领导的艺术家

金日成

高木健夫

外国文出版社
1976



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和儿童们在一起。



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和降仙炼钢厂工人们在一起。



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在黄海南道长渊郡长渊合作农场进行现场指导.





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和女工们在一起。



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在平壤千里马大街建设工地进行现场指导。



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在清晨和南浦水产事业所捕鱼工谈话。



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接见日本《读卖新闻》
前评论委员高木健夫一行。

领导的艺术家金日成

出 版 说 明

日本《读卖新闻》前评论委员、日朝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高木健夫从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了三个月的采访。在这期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接见了他。他回国后写了《领导的艺术家金日成的故事》一书。

本社将他所写的这本书节选下来，翻译出版。

目　　录

我们的爸爸是金日成元帅……………………………（ 1 ）
从南到北………………………………………………（ 35 ）
什么叫主体思想………………………………………（ 55 ）
深入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79 ）
领袖和农民、渔民心连着心…………………………（129）
南北的和平统一………………………………………（179）
日本和朝鲜——近而远的邻邦………………………（205）
结束语…………………………………………………（217）

我们的爸爸是金日成元帅

二女儿崔英玉的叙述

我第一次见到我们四姐妹的爸爸——金日成元帅是在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九日。那天正是金日成元帅在五·一节前夕，把新做的学生制服发给全国的小学和中学学生的日子。

那时，我是平壤市庆林中学小学班四年级的学生（十三岁）。那天，我领到新制服非常高兴，跟叫贞顺的同学和两名男同学一块儿到附近的公园玩去了。

我们玩这玩那，玩得正欢的时候，忽然看见一辆黑色轿车驶过来停下，有两位叔叔下了车，招呼我们说："你们过来，给你们拍一张照片。"

我们四个人跑过去坐上了轿车。

我高兴地拍着手问道："叔叔，要到哪儿去呀？"

一位叔叔开玩笑地说："叔叔是《劳动新闻社》的记者，明天报上就会登你们挺大的照片。"

车开到了一座大楼前，那里有一位带照相机的人等着。

"是要在这儿照相吗？"

"嗯，因为你们穿的新制服很漂亮嘛。"说着朝院子里走去。那里放着一张长椅，有一位坐在那儿正看报。他回头看见我们，就一面招手一面大声说："你们快来。"

我一看他的容颜，就给愣住了。

78483

他原来就是金日成元帅啊！

我幼小的心里也常常这样想：我们四姐妹在战争时期成了没亲没故的孤儿，可是如今我们住在高楼住宅里，在居民班邻居们的帮助下，无忧无愁地上学念书，这一切全靠金日成元帅的恩德。我平时总是盼望见元帅一面，可如今真见到了他，我简直不知怎样才好。

“元帅，您好！”

我们四个人一齐高举右手行了少年团礼，就拥上去了。

“你们都学习好吗？”说着，他轻轻地拍了我们四个的肩膀，又握握我们的手。

“我在回路上，看到你们穿上了新制服。我叫他们把你们领来，是要瞧瞧新制服比去年的好些不。来，让我瞧瞧你们穿的新制服吧。”元帅笑着看了看男同学穿的短裤。男同学的制服是从那年夏天起改成了短裤的。他说：“你喜欢这种短裤吗？”

“喜欢，真的好极了。”

“你说哪一点好？”

“料子也挺好。”

元帅一会儿解开男同学制服的钮子看了看，一会儿又仔细瞧了瞧针脚，很满意地说：“嗯，做得挺好。”

元帅握着男孩子的手一看，他的手掌是那么黑。刚刚还在乱抓着泥玩来着，怎能不黑呢。

“你大概是个贪玩的孩子吧。”说着大声笑了起来，男孩子红着脸把手缩了回去。

“喔，没关系，没关系，男孩子总是要贪玩的。回去

叫妈妈给洗干净就行啦。”

这回元帅打量着我的制服，说：

“穿着合身吗？”

“是，正合身。”

“今年的比去年的好在哪里呀？”

“今年的没有上衣，穿起来好爽快， 裙子的布料、颜色、裙褶也都挺好。”

“对啦，裙子褶儿打得也不错。”元帅说着弯着身子亲自摘下留在衣服上的标签和线头儿。 本来， 姐姐嘱咐我“这新制服要从五•一节那天穿起”，可是我巴不得快些穿新夏服，就随便穿上到公园去玩的。

元帅给我重新系上红领巾， 感怀深切地说：“明年你们会穿上比这更好的衣服的。 我们的国家在蓬勃地发展着。妈妈她们正在努力织出更好的布。你们可是生在好世道啊。”

从那以后十二年来，我们每年都领了夏季和冬季的制服，而且它的质量一年比一年好。所以，我们深深地领会了元帅的那含意深远的话。

元帅又看看我的鞋，问道：“一年穿几双鞋啊？”

“穿三双。”

元帅又问了男孩子， 男孩子回答说：“一年穿四双到五双。”

“嗯，四五双，你们穿鞋可要穿得节省、 干净才行。要知道造一双鞋，爸爸、妈妈他们要流多少汗水。你们把鞋穿得省一些，就等于帮助爸爸、妈妈他们。可是，你们

是好运动的吧。搞体育或舞蹈穿破了鞋，那是没法子的喽。”说着大声笑了起来。

“这几天，商店里袜子多不多？”

“很多。”

“不对，我去看过一个商店，那里孩子穿的袜子不怎么多。所以我到工厂去说要多织些孩子穿的袜子。今后，会织出更好的袜子来的。”

元帅连我们穿的袜子都要关照，我从没有象那天那样深深感觉到生在“千里马国家”是多么幸福。

元帅又问男孩子说：

“父母都在吗？他们在哪儿工作？”

我心想，要问到我，我该怎样回答呢？若是现在，也许能回答得不叫元帅担忧。可是，那时候我突然悲伤起来。我默默地低垂着眼睛想：我们的爸爸、妈妈为什么都去世了呢？

元帅握着我的手，问道：

“叫什么名字？”

“我叫崔英玉。”

“爸爸在哪儿工作？是在工厂吗？”

我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只好低下了头。一直微笑着的元帅，突然用担忧的声音问道：

“爸爸不在世了吗？”

我用蚊子声似的细小的声音答道：

“是的，在战争时期去世了。”

“噢，是去世了？”元帅说着用两只大手握住我的手，

还抚摸着我的头，问道：

“妈妈在哪里工作？”

“妈妈也去世了。”

瞬间，我被紧紧地搂在元帅的怀里了。

“那么，你跟谁过日子？”

“和姐姐在一起。”

“姐姐在哪儿工作？”

“姐姐还在念中学一年级。”

“是姐姐照顾你们吗？”

“是的，姐姐一面上学， 一面腾空给我们洗衣做饭。”

“是啊，那担子可太重了。爸爸、妈妈是怎么去世的？”

直到那时，我决心不管谁问我也不说出父母的事。因为一提起这些事来， 就感到悲痛顿时涌上心头， 没法抑制。

可是，那天不知为什么，我很自然地把父母的事统统讲给元帅听了。说起来也真奇怪，那时候我的心情就象对自己父亲倾吐心事一样，什么事也都能说得出来。

“那时我年纪小，爸爸的脸孔都记不清楚， 爸爸是战争时期，在军需工厂工作时被炸死的。妈妈在暂时后退时期，被美国鬼子抓去挨了毒打，后来也去世了。我们姐妹虽是孤儿，可是国家照顾我们， 供我们上学， 过得也满好，没有一点发愁的事。”

元帅噙着眼泪听了我的话。

大女儿崔英淑的叙述

当初， 有人要我们进专为革命烈士子弟设的“革命学院”。

进了学院，就要住集体宿舍。当然，伙食费和其他一切费用都是免费的，可是我们姐妹中，老三英实和最小的英姬都要和我们分开，于是，我决定还是由我做大姐的来照顾他们，就没有进学院。

二女儿崔英玉的叙述

元帅继续问这问那，问得很详细，于是我把一切全都讲给他听了。

“爸爸、妈妈去世后，爸爸在世时做过工的工厂的人们都来帮助我们，居民班的大婶们连烧的煤都给运来，工厂里还派来一位大婶专门照顾我们。可是后来那位大婶的丈夫从部队复员回到故乡元山，大婶也跟着去了。她临走时说小妹妹英姬才七岁，应该由她照顾，就带到元山去了。现在我们姐妹三个得到爸爸的工厂的人们和居民班人们的帮助，过得挺好，没有什么可愁的。”

“你们姐妹真象是可爱的小鸽子， 你们可真了不起，真是好样的。”

元帅说着，抚摸我的头，握住我的手，望了一会儿茫茫的天边，就从衣袋里掏出了蓝色小本子，问我：

“英玉，你们家的住址呢？”

“是平壤中城洞二班三三〇号。”

"嗯，嗯。"他记下住址后，又把妈妈工作过的单位记下来了。

"英玉，你去过动物园吗？"

我们四个人齐声答道："去过，是在四月十六日去的。"元帅微笑着听我们各自讲述参观动物园的感想。男孩子们指手划脚地讲老虎怎样吼叫，大象怎样甩动鼻子，讲呀讲得简直忘了形。元帅为什么要突然换个话题呢？后来我才想到，元帅就是这样为我费心思的。那是不让我老想那些伤心事。

"你们到普通江游园地去过吗？"

"没有去过。"

"那里还正在进行建设，等建设好了，你们去玩吧。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滑冰。还可以划船。你们要把身体锻炼得棒棒的。"

"是。"

"你们去过牡丹峰地下剧场没有？"

"是，去过。"

"你们在那儿看过什么？"

"我们看了工人叔叔们表演的业余文艺节目。"

"好，往后也到那里去看电影，听音乐好啦。英玉！"元帅向着我说。

"你看电影吗？"

"看，学校里每星期一次集体去看。"

"你喜欢看什么电影？"

"我喜欢艺术水平高的，象《爱国者》、《珍视未来》

那样的电影。”

男孩子大声说：

“还是数《侦察兵》最好。”

“孩子们，看电影不应该只为的好玩，而是为了学习电影里面的优秀的主人公的榜样。比如说，看电影时应该想想，我怎样才能成为那样优秀的游击队员，或是那样的劳动英雄。”

元帅接着和我们谈了好多事情，但他一点也不觉得絮烦。

“近来，商店里铅笔、练习本多不多？”

“多，供应了很多。”

“铅笔心不爱折吗？练习本的纸张怎么样，洇不洇？还有象皮好使不？”

“现在什么东西都变好啦。”

“好啊，你们说好，就是好。”

元帅点了点头。

大女儿崔英淑的叙述

有关铅笔的故事，我听一位老党员说过。元帅凯旋祖国后，一九四六年召开了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那时遵照金日成委员长的指示，第一项议程讨论了“关于尽早生产铅笔的问题”。

获得了解放和独立后第一个实行的政策，就是从生产铅笔开始的，对别的国家来说，这件事也许会有些稀奇。

这是我国曾是日本的殖民地这样一个特殊情况所招致的。

朝鲜在殖民地时代用的铅笔全是由日本进口的。

那时用的全是"蜻蜓"牌、"地球"牌等……根本没有国产铅笔，所以也就没有人懂得制造铅笔的技术。

从苏联或中国进口铅笔，倒是满可以的，但是，那样做的话，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做到用国产品自给自足，这是从元帅的主体思想出发的。

因此，元帅总是关心国产铅笔的质量。

二女儿崔英玉的叙述

正因为这样，每当用铅笔或翻开练习本的时候，我们总是切身感到元帅对我们的爱护。

那天，元帅和我们继续谈了话。

这回元帅问我们说：

"你们看报，听广播吗？"

"是。"

"那么，你们知道现在南朝鲜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吗？"

我们争着举起手齐声答道：

"李承晚被赶下了台。"

"对啦。可是，为什么我们国家还不能统一呢？"

我回答说：

"因为美国鬼子不滚出去。"

"嗯，你们说得很清楚。"元帅满意地点了点头，他遥望着南方的天空说道：

"在南方，和你们的爸爸妈妈一样的人，养活不起和你

们一般大的孩子，彷徨在街头。”说着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

“特别是，象这孩子一样的孤儿不是给人擦皮鞋就是挎着烟箱沿街叫卖。……想到那成千上万的孩子们挨饿受苦，晚上总是睡不着觉。要尽早统一祖国，让南方的孩子们也都能穿上新制服。为了争取那天早日到来，你们要加倍用功。英玉，你学习好吧？”

“是，我从小学一年级学习成绩一直是最优秀的。”

“听你这样说，我也很高兴。只要照你说的那样学习好，就能为爸爸、妈妈报仇，将来成为优秀的人材。你告诉姐姐和妹妹，要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身体。”

元帅看了看手表。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

“呵，时间不早了。你们该回家吃饭去了。”

“是，元帅，谢谢您！”

我们向元帅告辞了，可是，我不知为什么不愿走开，钉在那里犹豫不定。于是元帅又抱着我说：

“英玉，要注意身体，好好用功。”元帅让我们坐上刚才我们坐过的那辆车子，并向我们招手。

我们四个人到学校去把我们见到元帅的事告诉了同学们。然后，我一口气跑回家去了。我一心想，要赶快把今天的事告诉姐姐她们。我使劲打开了房门。屋里空无一人。

姐姐去练习五·一节的团体操，妹妹去排练课外文艺节目去了。

我走进屋里，站在元帅的画像前，发誓：“我一定遵照您今天的教导，成为优秀的人。”

我一个人吃过午饭，在家里复习功课，下午四点左右，我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刚才给我们拍照的那位叔叔和我们学校的校长来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叔叔就是元帅的副官。他说：“姐姐她们还没有回家吗？元帅很挂念你们。原来，元帅到地方工厂去做指导，坐夜班车今早四点才回来，可是到了中午他也不休息，就和你们谈话来着。后来，他也不用午饭，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惦挂你们四姐妹。他把我叫去，说：‘你去看看他们怎样过日子。’所以我就来了。”

我听了他的这番话，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我心里想：“从今以后，我们不是孤儿了。”

副官叔叔一一翻看了我的练习本和教科书，然后掏出小本子，开始把我们家的家什都记下来了。他仔细地了解坛子、碗筷的数量，衣服、厨房用具的种类和数量，黄酱和酱油有多少等，并把它一一记下来，然后才回去。

傍晚，姐姐和妹妹回来了。

姐姐一回来，就一把搂住我说：“你多好啊，多光荣啊！”

姐姐今天在学校已经听说了我们的事，欣喜若狂地回到了家。他坐在元帅的画像前，好久无言地、一动不动地瞻仰画像。我使劲抱了她，可是她依然那样一动不动。

我们很快地吃过晚饭，才详细地讲起来。

姐姐本来想把花朵缀在表演五·一节团体操时戴的帽子上，可是听着我讲，竟把这事忘到脑后去了。

老三英实说：“我长大了，也能见到元帅，是吧，你

再讲讲，啊。”

姐姐说：“英玉见到了元帅，也就是和我们都见到了元帅一样，这是我们大家的光荣。虽然现在我们没了爸爸，可是元帅是我们的好爸爸。所以我们要鼓起劲来，加倍用功。”我们三个互相拥抱着瞻仰了元帅的画像。

已经过了十点了，可又听到敲门声。

门前站着那位白天来过的副官叔叔。

“元帅正等着你们姐妹呢，快去吧。”

我们三人急忙换上准备在五·一节穿的新制服，上了车。

英实唧唧喳喳地说：“我要缠在元帅身上叫他‘爸爸’。”转眼间车子已经开到了元帅的宅院。

我们登上楼梯，而元帅已经走下楼梯的拐弯处迎着我们说：

“啊，你们都来啦。”元帅没等我们问好，就把我们三姐妹抱在宽大的怀抱里。元帅先抚摸着姐姐的头说：

“你就是英淑吧，为照顾妹妹，够辛苦啦。”说着握了姐姐的手。姐姐在家里总要洗洗涮涮，手都皴了。“叫你受累啦。做洗涮的活儿弄得手都皴了。疼吧？”元帅亲切地抚摸姐姐的手。姐姐把脸埋在元帅的怀里哭起来了。

元帅轻轻地拍拍姐姐的肩膀，说：

“不要哭。”可是姐姐还是一个劲儿地哭。

“嗨，英淑，你不是一家四口的‘户主’吗。一家之长哭鼻子还行？”元帅说着，而他自己也把手帕挨到眼边上去了。可是当时我年纪还小，没能理解他们那时的心情，姐

姐为什么突然那样哭泣，元帅又为什么用手帕去揩眼。

到二楼房间里，元帅仔细地听着姐姐讲我们家里的事，并且拿出小本子说：

“你别说得那么快，慢点讲。”说着一一记了下来。

“嗯，姐姐把家务安排得很好，很好。一家孩子，最大的只有十五岁，能把家务料理得这么利落停当，实在难得。可是你们为什么没有进革命学院啊？”

“进了学院，就得按学年分开过，所以我们没去。虽然有人提到过这件事。”

“英玉，现在不想进学院吗？”

“我想去。”

“英实，你呢？”

“我也想去。”

“嗯，进了学院，伙伴就多啦。还可以愉快地学习。”说着，元帅就拿起电话筒给南浦革命学院挂了个电话。

“我也去过南浦，那里的孩子们又开朗又有朝气，一点儿也不象孤儿。那里是中等班，所以英淑要先进去，两个小的就到初等学院（供革命者子女读书的学校）去吧。”

元帅亲自为我们姐妹安排各种事情，看到姐姐许久默默地坐在那里，便问道：

“英淑，你不愿意到学院去吗？”

“想去，可是我想和妹妹们住在一起上学。”

“啊，对啦。平壤革命学院有初等班（小学）和中等班。”

元帅又给平壤学院挂了电话。

“在这里你们可以住在一起，那就好啦。不要等到九月新学期，现在就插班好啦。明天，跟我一块儿过五·一节，然后再进学院。对啦，你们还希望把最小的妹妹也接来住在一起吧？”

“我们希望都住在一起。”

“对，我想办法让你们都住在一起。”

“呀——，多好啊！”十一岁的英实高兴得拍着手叫了起来。

“那么高兴啊？”元帅也高兴地大声笑了。

“你们都要念到大学。等你们毕业的时候，咱们国家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好。来，咱们吃晚饭吧。”

我们不免感到惊讶。

那时已经夜里一点钟了。可是元帅还没有用晚饭。

“我们已经吃过了。”

“不，原来就准备和你们一块吃的，没有你们是吃不下去的。”

我们终于坐到饭桌前了。

“英淑，你很会做饭吧。来，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多吃些。”

元帅把筷子和羹匙递给我们。

“英实喜欢吃什么？”说着把菜碟推到我们跟前。我原想，既然是一国的领袖家里，饭菜一定是不同一般的，可是，桌上摆着的却是泡菜和萝卜咸菜、炒豆芽等，都是一些我们常吃的东西。从那以后，我们一年里好几次到元帅家里，一同用饭，而用的饭菜总是和人民常吃的东西一

样。元帅看我们都吃饱了，便环视着我们和家里的孩子说：

“来，现在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这是抗日武装斗争时期在长白游击区行军的时候发生的事。那时，突然，不知是从哪儿传来了小孩儿的哭叫声。我们顺着哭声觅去，找到了一间孤零零的民房，进屋一看，约莫五岁的和三岁的孩子在哭喊。看来他们哭了好久了，眼泡都哭肿了。我们冲了些炒面给他们吃，然后问了大孩子出了什么事。他说，前三天，爹妈都叫日本警察抓去了。所以，这俩孩子就被丢在深山中的这所孤房里，就等饿死了。我写了一封信留在那里，叫大的女孩走着，把小男孩裹在军服前襟里，继续行军回到了根据地。

“后来，他们俩都成了儿童团员，又成长为优秀的抗日游击队员了。

“就这样，他们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看到英淑你们姐妹，我就联想起他们兄妹来了。你们也要象长白的那个兄妹俩一样，将来要成长为优秀的人材。”

时钟已经过了半夜三点。

“你们累了吧。快回去休息吧。特别是英淑，要好好表演团体操。五•一节那天阅兵式结束后，你们一定要在家等着。副官叔叔会接你们去的。”

我们坐上车的时候，元帅还送了我们一大包东西。

“这是元帅送给你们的，好让你们过好五•一节。”

到家后，打开包裹一看，里面有牛肉、鸡蛋、红红的苹果、糖、饼干、肉馅饺子等东西。

姐姐拿起一个苹果刚要吃，好象想起了什么，又放回桌子上了。

“姐姐，你怎么啦？为什么不吃？”

“五月二日是妈妈的祭日，留着给妈妈上坟。”

我们都躺下了，可是三个人都不能入睡。我在想：爸爸、妈妈要是活着该多么高兴。因为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有多少孩子变成孤儿了啊。这时姐姐握起我们的手说：

“睡了吗？”

“没有，没睡。”

“你知道，元帅为什么要我们五·一节在家等着吗？”

“元帅是要让我们同他一起过五·一节。”

“对啦。元帅怕我们自己过五·一节， 会想起爹妈，他老人家可怜我们，才叫我们去的。元帅就是我们的爸爸。”

五·一节到了。

姐姐去参加团体操。我和英实跑到住宅三楼看了群众示威游行。

正当中午时分， 副官叔叔跟姐姐一起坐车来接 我 们了。

我们在元帅的宅院里，和元帅的孩子们一起又跳绳，又荡秋千，玩得很愉快。

午饭也吃得很香。

四点左右，元帅回来了，我们都向车子跑去，元帅停

住车走下来，“你们玩得好吗？今天，因有许多外国客人，没能早点回来。”说着走进了房间。我们吃着饼干，看电影了。看的是拍摄珠穆朗玛峰的中国影片，元帅一句一句地翻给我们听。

元帅的一个孩子小声告诉我说：

“每当放外国电影的时候，爸爸总是一一给我们解说，翻译哩。”

看完电影后，我们吃着切成块的苹果，又听了抗日武装斗争时期，游击队的儿童团员英勇斗争的故事。

吃晚饭的时候，元帅教导我们进革命学院后应该注意哪些事。他老人家详细地教给我们，鞋应该怎样穿，衣服应该怎样保管，学习应该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革命学院和一般的学校不同，男女学生的制服都是军装。为了把革命烈士子弟培养成革命的核心战士，把他们全部集中在集体宿舍进行教育。

“到了学院要和同学们和睦相处。要是生了病，有什么困难，马上告诉我，就象对爸爸一样。”

时间已经过了十一点。

“放心吧，我设法把英姬也很快地送进学院去。”

当我们回家的时候，元帅一个个拥抱了我们三姐妹，并叫我们上了车。

这天晚上，我们又兴奋得没法入睡。

第二天，我们带着苹果上坟去了。姐姐把苹果摆在墓前，说道：

“慈父元帅叫我们到他家去了三次，还要把我们送进

革命学院。又说把元山的英姬也接来送进革命学院。我们进了革命学院，一定按照爸爸妈妈的话，成为忠于元帅的好女儿。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辛酸日子不再复返，我们要成长为优秀的人材，替爸爸、妈妈报仇，报答金日成元帅的恩德。”

后一天，我们到平壤革命学院去了。学院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就象接女儿和姐妹一样，把一束束鲜花送到我们怀里，亲热地迎接了我们。元帅特别关照，让我们姐妹住进可容四个人的房间里。不久最小的妹妹英姬也接回来了。我们能够毫无挂牵地埋头学习了。

大女儿崔英淑的叙述

刚才，英玉谈到了我们曾经同元帅一起过了五•一节的事。后来，我听一位党的干部同志说，那天元帅参加了一个重要的集会，可是为了见我们，中途离座回家了。

现在我是党员。在平壤市党委员会做指导员工作。

当年五月六日，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元帅说：

“我在举行五•一节政治委员午宴时，中途离了座，很抱歉。

“现在，我想报告这件事。当时，我想看看今年夏天新发的学生制服，领来了在公园玩耍的几个孩子。我看孩子们都穿着新鞋，可是有一个女孩子穿着破旧的鞋。我仔细问了一下，才知道她是个孤儿，只有她们四姐妹一起过日子，都很年幼。我想他们没了父母就那么孤零零地过五•

一节会感到寂寥，于是，决定把他们领到家里和孩子们一起过节。

“因此，我在五·一节午宴时，中途离了座，请你们谅解。”

小女儿崔英姬的叙述

我在七岁的时候进了学院，我第一次见到元帅是在那年学院举行文艺会演的时候。那时我们四姐妹表演了一出话剧。剧情是我们在元帅的关怀下怎样幸福地学习。

我扮演了唱歌跳舞的角色。元帅看着我们的表演，不时地把手帕拿到眼上去。我在舞台上看到这个情景，再也忍不住了，我停止了唱歌跳舞，高声喊：

“爸爸！”

“金日成元帅万岁！”

演出结束后，元帅非常高兴地说：

“英姬，你也长这么大了。还能歌善舞啦。”

一九六三年十月一日举行学院文艺会演（全国学生文艺会演——编者注）的时候，我们四姐妹在元帅面前演出了民族乐器四重奏。

三个姐姐弹伽倻琴，大姐弹大琴，二姐弹中琴，三姐弹小琴，我奏了扬琴。

当时，元帅对学生和老师们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看，这几个孩子虽然失去了父母，可是已经长这么大了，还演奏乐曲，奏得又那样动听。

“假如他们在‘南方’的话，现在恐怕不是在街头卖烟

卷，就是变成了乞丐受苦的。正是因为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她们才那样明朗地成长起来。她们正是由朝鲜劳动党培养出来的'党的女儿'。我恳切地希望你们教育她们成为忠于党和革命的女革命者。"

元帅在那以后也一向温暖地关怀我们。在每年元旦的"儿童联欢"时，每逢五•一节或举行什么活动时，总是问到：

"那四个孩子过的怎么样，是否健康。"

二女儿崔英玉的叙述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举行盛大的"儿童新年联欢会"的时候，决定让我向元帅献花。我拿着花束站在少年宫的门厅外等着，不久元帅乘坐的轿车开来了，我向元帅献了花。

爸爸一看我，非常高兴地说：

"噢，这不是英玉吗。你长了好多呀。"又握了我的手，说：

"看你的手多凉。"把我的两只手放进大衣兜里，替我暖一暖。

元帅环视干部们说：

"她就是我在去年五•一节后召开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向同志们说的那个孩子。

"送进革命学院还不到一年，她就长这么大了。革命学院里的教育就是好。"

我在休息室门外等着。

"进去吧。"元帅说着把我带到里面，还问了好多事情。

“学院的伙食怎么样？领了什么样的制服？”元帅问得很详细。

“不饿肚子吗？”元帅左一次右一次问了我好几次，我回答说：

“光吃饭就饱饱的，一点也不饿。”

“有没有什么困难？”

“没有。”

“让我来猜你想吃什么，夏天你想吃冰棍儿，是吧。”

“学院里有做冰棍儿的机器，所以想吃就能吃到。”

“好，好，那倒是很好。姐姐和妹妹也都长高了吧？学习好吗？”

“是，都是最优等生。”

“好啊，要记住你是‘党的女儿’，将来要成为优秀的人材。”

我回来的时候，元帅还把礼物送给了我们姐妹。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五日，在元帅五十寿辰的时候，我作为学院的学生代表参加了那天的庆祝活动。当我向他致敬说“祝贺您的寿辰”的时候，元帅笑着勉励了我们姐妹，还送给了我们礼物。

从学院毕业后，我升入平壤高等轻工业学校，并在一九六七年，到纺织工厂去进行了实习。那时正赶上元帅到这厂进行现场指导，在工厂里他老人家一眼就认出了我：

“噢，英玉，你来啦。”说着把我搂在怀里，抚摸着我的头，对旁边的干部们说：

“看她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实习有意思吗？把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通过劳动变成自己的，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等高等轻工业学校毕业后，再升大学进一步学习，学完后，要为祖国和人民尽力工作。”

当我告诉他老人家我是我们班级的班长的时候，他很满意地点点头，微笑着说：“好啊，好得很。”

大女儿崔英淑的叙述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举行了选举道、市、郡、里人民会议议员的地方选举。那天，我们接到了通知：要我们姐妹到元帅家里去。

当时，我在大学读书，于是给轻工业学校和学院挂电话通知妹妹，可是她们都不在，英姬到郊区去搞选举宣传，英玉和英实跟同学们出去玩去了。因此，到了下午四点，我们才好容易聚到一起。

三个妹妹都兴高采烈地到元帅的家去了。

我们刚要登上楼梯，元帅迎着我们走下来，于是，三个妹妹齐声喊着“爸爸！”跑上去拉住了元帅的两只大手。

元帅非常高兴，指着自己脸上的皱纹说：

“英姬都长这么大了，我也算老了那么些吧。”

“你们四个都是最优等生吗？选举结束后作什么来着？来，我叫名子，你们要一个一个站起来。”

然后，望着我们笑着说：

“你们都长大了，可是个子还不够高，你们必是没有搞长个儿的运动，是吧？”

元帅还问了许多问题：

“英淑，你在大学里的生活怎么样？ 人们基于党的唯一思想、主体思想的团结搞得怎样？”“课外活动都搞些什么？”

“大学食堂里，用白面做些什么吃？”“副业农场里种哪些蔬菜供应呢？”元帅还接着说：

“我问过学生，他们都回答说很满意，其实还不可能那么令人满意。可是，我国有了发展，大学生的生活就将比现在更好。

“来，你们一个个讲讲你们将来的希望吧。首先，老大英淑现在读教员大学，念完了不想升入师范大学吗？教师工作本来就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它负有培养未来的年轻一代的责任。它是关系到我国命运的重大问题。在大学期间，应该具备作教师的特殊才能。”

我告诉元帅说：“要念函授师范大学。”

“英卡，你想上哪个大学？”

“我要听从爸爸的意见。”

“最好上综合大学。你希望念哪个系？”

“我喜欢社会科学。”

“那么说，学哲学、经济学都可以吧？”又说：

“你进综合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科吧。将来，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好啦。下一个轮到英实了。你希望将来做什么？”

“我想参军。”

元帅听她这么一说，就笑着商量说：

“你还小呢。念完大学也一样可以参军，怎么样，还是

上大学吧？"但是，妹妹还是一个劲地要求说：

"我想穿军装。"

元帅终于大笑起来，可是，元帅还是象亲生父母一样关怀她，说：

"那么，南浦革命学院的穿戴和军装一样，到那里念完高等班，再升医科大学，懂吗？然后，到军队里当军医，怎么样？若是美帝国主义来侵犯，就拿起枪杆打仗就行了。下一个就是英姬喽。几岁啦？"

"十四岁。"

"呵，呵。"元帅抚摸英姬的头，又用两只大手捧起她的脸蛋，问：

"你想当什么？"

"爸爸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可是，你还是有你自己的希望吧？"

英玉在旁说：

"英姬常说，她想当电影演员。"

元帅又爽朗地大笑起来，说：

"嗯，那也不错。"

元帅说：

"让她从小好好学外国语，将来成一个能干的外交官，给我做翻译员，怎么样？"

大家都说，"那很好。""那很好。"

"好。那就这么办吧，英姬你先到外国语学院去学习，然后念外国语大学和国际关系大学，毕业后就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外交官。"

元帅把一块削好的苹果放进英姬的嘴里说：

“英淑嘛，年纪已经不小了，也得想想将来的问题。结婚的时候，可要告诉爸爸呀。总之，你们四个都要下决心将来成为优秀的女革命家，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贡献。好啦，我们看电影吧。”

这天，我们看了苏联电影。

电影描写的是一个女革命家的活动。元帅一一翻译着给我们讲解。

看完电影，吃了一顿好饭。然后，又领了礼物。

礼物是自来水笔和笔记本，而给我们四个人的自来水笔笔杆的颜色都不同，可能是按年龄分的。我的是黑的，英玉的是灰色的，两个小妹妹是红色的。还送给了我们围巾、袜子和毛巾，这些可能原是为元帅的孩子们准备的东西。

“当了大学生，用的零花也要多一些。”元帅说着把钱揣给我。还把一箱子从地方送来的苹果送给我们，说：

“这要到学院和大家一起吃。”

三女儿崔英实的叙述

我进了南浦革命学院高等班，穿上了我喜欢的军装，真是高兴极了。学院成立十周年纪念日那天，元帅来到了我们学院。那时使我惊叹的是元帅一到学院就径直到学生食堂去。

元帅步入伙房，一一地察看酱油等作料和碗、碟、筷子，还问这问那问得很详细。

到物理实验室看了教科书和教具。然后来到了学生宿

令。

在宿舍里，元帅一一摸着学生们的被褥，还问室内的温度和湿度后，到操场同我们学院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合影留念，并观看了同学们演出的文艺节目。

“要把一切活动搞得更活泼开朗。学习也好， 文艺活动也好，都要搞得又愉快、又富于乐观精神。动人的革命故事是很多的。要继续排演以它为主题的戏剧。”元帅说着仔细地打量了我。

“英实，你的个子还不够高， 要多做一些长个儿的运动。姐姐她们有信没有？”

每当有什么纪念活动的时候，元帅总关怀我们姐妹。

小妹妹崔英姬的叙述

每当别国的元首参观学生少年宫的时候，总是由元帅陪着他们来，这样的时候也一向特别关心我们。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来我国访问时，参观了学生少年宫。那时，我演奏了民族乐器扬琴。我看到元帅微笑着向总统说明着什么。我想他一定是说到我的事了。

演奏结束后， 尼雷尔总统迈着大步登上舞台， 称赞说：“演奏得好。”并象对待自己的孙女一样抚慰我。

大女儿崔英淑的叙述

一九六九年八月，我从四年制师范大学毕业，住在集体宿舍等待分配工作。九月的某一天，我到万景台的一个同学家去玩，七点左右为了回宿舍，在公共汽车站等车。

这时有几辆黑色轿车驶向平壤。最后一辆车不知为什么开到我跟前停下来，有一人下车问我的名字。

我感到有些奇怪，没有回答。

那人说："你不是崔英淑吗?"我只好点点头。那人回到车上，对车里的人说了些什么，然后举手招呼我快过来。

"你就是老大崔英淑吧，快上车吧。"

车开到拐向炼钢厂的岔路口时，发现前面的车停在那里。

"好啦，你快到那个车上去向元帅问好，然后再来。"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元帅到万景台视察工厂，他在回路上在车里看到了我，告诉后面的车说"恐怕是英淑"，要把我带来。

我跑上前去，元帅也走下了车。

"现在，学校里休息吗?"

"是，毕业了，今天到同学家里玩来着。"

"什么，毕业了? 为什么不告诉爸爸一声呢? 来，车上再讲吧。"

元帅看我推辞，就推我上了自己的车。

"你这要上哪儿去?"

"回宿舍去。"

"不，今天要回家去谈谈。"

元帅还说：

"这么说，咱们英淑终于从大学毕业了。"他拍拍我的肩膀，又问：

"决定分配到哪里去?"

"没有，还没有分配呢。"

"你学的是哪一门科？"

"教育心理学。"

"我国的教育，一定要成为树立了主体的教育。教育就是'主体教育'。不应该仿效外国。国家的发展取决于教育搞得好不好。教师可不是一个单纯的职业。因为，教育工作本身就是革命活动。

"所以，教师必须是抱有革命者的荣誉感和自豪感的人。那么说，你就算是一个中学教师了。"

元帅突然微笑着问道：

"英淑你有爱人吗？"

"……"

"没有小伙子在追你吗？"

"我还是学生，没有那种事。"

"真的没有爱人吗？"

"没有。"

"不对，英淑别的事都会告诉爸爸，就是这件事，兴许瞒着我呀。……既然毕业了，就该找一所房子喽，好让你们姐妹几个都住在一起。"

元帅继续愉快地谈了我们今后的生活问题。

车开到元帅的家了。元帅家里孩子们已经迎到门厅，一看车到了，就边跑边喊："啊，姐姐来啦。"

很快就开饭了，元帅还继续谈起话来。

"英淑，你真想当教师吗？搞青年工作也不错嘛。……"

"我要做教师。"

"你真的没有心爱的人吗？"

"没有。"

"那么，爸爸给你作主吧。"

"……"

"这么说，现在该给你们找个房子喽，好让你们姐妹儿个住在一起。我给你们找个离食堂和洗衣房近的地方。"

就这样，我们四姐妹就住进了大同江畔的一幢住宅里，我在离家不远的仓田中学当了教员。

从那以后过了三个月的十二月二十一日，是个下雪天，元帅到我们的中学来视察了。

他首先仔细察看了孩子们的大衣和鞋，并问孩子们说：

"你们看过牛或大海吗？"还问教员们说："夏天，搞不搞夏令营啊？"

他教导说："要带孩子们到妙香山或金刚山去，好让孩子们欣赏欣赏祖国的美丽风景，培养他们对祖国的热爱，还要锻炼身体，这是很重要的。尤其这所中学坐落在市中心，要带他们到农村去，从实际上教给他们农业知识。"

从那以后，我做了两年的教育工作。一九七〇年十一月，我们姐妹搬到千里马大街的高层住宅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二女儿崔英玉的叙述

搬到千里马大街的大楼一看，要我们住的是两间屋子，里面有各种家具什物和生活必需品，如：被褥、衣服、碗碟、筷子……甚至还有作料。这都是元帅亲自关照的，一

想到这一点，心里特别感激。

居民班的大婶来帮我们的时候说：

“你们真幸福啊！昨天，元帅的副官到居民班来，把你们四姐妹的事详细地告诉了我们。我听着元帅的温暖关怀，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这天晚上，我们又想了很多事情，整夜没能入睡，写了下面的歌词。

我们要成为女革命家

崔英淑　崔英玉

崔英实　崔英姬

集体作词作曲

一

五月的节日杏花怒放，
爸爸元帅把我们召见。
他把我们抱在宽大的怀抱里，
还给我们讲了儿童团的故事，
啊，啊，在元帅温暖的怀抱里，
我们找到了幸福。

二

敌人夺去了我们的父母，
谁还能说我们是孤儿。
我们纵情歌唱，再歌唱，
元帅是我们的好爸爸。

啊，啊，在元帅的阳光雨露下，
革命的花朵红又红。

三

任凭风雪横扫，大雨倾盆，
我们誓要为党为人民服务，
我们是党的女儿，元帅的好女儿，
我们要成为女革命家。
啊，啊，在元帅温暖的怀抱里，
千年万载我们要长存。

亲生父亲之爱

崔英淑　崔英玉
崔英实　崔英姬
集体作词

一

爸爸的怀抱温暖如阳光，
他给人们带来了幸福。
爸爸把全国的孩子拥抱在宽怀里，
他给咱姐妹带来了喜悦，
带来了喜悦。

二

我们不在凄凉的街头彷徨，

我们不在恶海孤苦飘零，
他以慈父之爱纳在怀里，
给咱姐妹带来了喜悦，
带来了喜悦。

三

让我们欢舞在幸福的花园，
让我们愉快地学习新科学，
他以慈父之爱纳在怀里，
我们姐妹找到了自己的喜悦，
找到了自己的喜悦。

大女儿崔英淑的叙述

一九七一年十月，由元帅作主，我和一位人民军军官订了婚。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也就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元帅的纪念日）举行了婚礼。

英玉今年将从金日成综合大学毕业。她已经二十五岁了。又是党员。

老二英实也念这个大学，今年四年级了。她已经二十三岁了。现在她不大提当军人的事了。可是谁知道她心里怎么想，也许还在想当军人吧。她也是党员。

小妹妹英姬十九岁了。现在是平壤外国语学院法语科七年级学生。是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盟员。

我们真是幸福极了。虽然我们已经都这样成长了，元帅还是为我们的事操心。今年元旦给我们送来了山鸡。

从 南 到 北

卢俊锡（三十二岁）是庆尚南道昌宁郡梨芳面人。他在釜山北部警察署当交通警察，很多市民都熟悉他。

他个子高，指挥交通的手法又很高明，所以，当市民投票评价交通警察时，他竟占了第二名。

卢俊锡尽管占了第二名，但他并不高兴。他通过日常的工作刻骨地体验到，今天的南朝鲜警察是根本没有资格博得市民欢迎的。他自嘲地说，如果说他博得了市民的欢心，那不过是因为他不大会勒索罢了。

卢俊锡青年从釜山近郊的高等学校刚刚毕业，就被拉去当兵了。一九六四年退伍后，他希望当警察。他认为在南方警察这种职业是最保险的。于是，他入了警察学校。在上头一堂课时，教官严肃地训令道：

“你们在这里受训后就该当光荣的警察官了。要知道北方已经掌握了你们的名单，所以，要为反共和维持治安尽力效劳，除此以外别无他路。”

从第二堂课起开始了“宾蛋教育”。这里讲的和第一堂课里作的严肃的训词完全相反，弄得卢俊锡学员目瞪口呆。

课堂上讲的是怎样从商人、农民以及各阶层市民身上勒索宾蛋即贿赂。教官说：

“听着，你们的任务很重，但薪金却是微薄的。光靠薪水可活不下去。不但这样，你要是弄不到宾蛋，也应付

不了上司的要求。”

他从学校毕业后，到任的第一天下班回来时，一个先辈问他道：“喂，你今天捞到了多少宾蛋。你这初出茅芦的家伙，恐怕捞到个‘零七’了吧。”

“零七”是不可能的意思，是警官们的黑话。“零八”就是可能的意思。

卢俊锡警察被分配到交通科了。他每天都绞尽脑汁地想怎样弄到宾蛋。派给他的定额是每天三千圆。一般警察每月要弄到九万圆，把其中的六万圆缴给科长，科长又把其中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二缴给署长。上缴的定额和日期都有规定。上缴日期是每月十五日和月末。

卢俊锡的岗位对索取宾蛋很有利。汽车是交通警察索取宾蛋的最好的对象。其中，载重汽车的司机首当其冲。行驶的载重汽车当然都要蒙上一层灰尘，警察却以此为借口任意勒令停车。然后，检查一下车身，说：“灰尘这么厚还行？要好好维修嘛。罚你停车三天进行维修。”

这弄得汽车司机无可奈何，只好拿出二三百圆塞到警察腰包说：“请饶我这一次吧。……”

要是碰上柴油卡车，就踩踩加速器试试。排汽管当然要冒出烟来。警察就故意找碴说：“这个样子可没法防止公害呀。”

他们这样重复几次，和司机混熟了，就不好用同样的方法搜刮了。然而，达不到搜刮定额也难办，所以只好换个手法去求情。

“我这也是上头的命令，有什么法子呢，你就掏出二

百圆吧，嗯。”

如果，这个办法也行不通，就要窥视乡下的卡车上钩。这倒是十拿九稳的。

卢俊锡警察还搞过几次押送私货的差事。这可是能得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的再好不过的副业。要想弄到哪一天哪个货主接一批私货的情报，那是不费吹毛之力的。得到了这种情报，就马上和货主拉上线。大白天悠然自得地乘着白车（巡察车）在大街上鸣着警笛押送载私货的卡车。

巡察车往往这样被用来搞非公的差事。有时，警察署的科长还坐上白车到处索取上缴金。交不出上缴金就要写一份悔过书；交完上缴额的人，就会得到“值勤成绩优秀”的鉴定。

上缴金除了定期的，还有临时性的。那就是治安局长来检查警察署时要缴的。这种检查的日期一定下来，以警察署长为首的整个警察署就会匆忙起来。署长立即召集保安、交通、搜查三科科长开紧急会议。会议的议题是“关于招待治安局长的对策问题。”

所谓“对策”就是“勒索招待费”。为此，交通科就要出动全班人马来作交通总检查，这种事还要有捧场的。这天捞到的实蛋，警察署成员是得不到分文的，可是对值勤成绩仍有影响，所以搜刮起来毫不留情。一天里，一个交通指挥班就上缴署长五万圆到八万圆。

署长把局长请到附近的温泉去，还要找个交际花陪着他。

一般警察的月薪是一万二千圆。而膳宿费至少也要一

万一千圆，剩下的还不够抽烟的。用它来养活一家人，那是根本不堪设想的。如果上缴的成绩不好，就会在三个月内被赶到乡下去。

卢俊锡警察的成绩不算好，可是总算没有被撵到乡下去。原因是：在市民投评价票时，他获得了第二名，搞交通指挥又是个好把式，个子又高，长相也不错，所以每当朴总统到釜山时，他总是到沿途的交叉点上指挥交通。

两年后，卢俊锡警察调到情报科的专管对共检查的秘书股了。这里的任务是检查从旅日朝侨及其他外国人寄来的信件。理由是“稽查不宜时政之书信”。上了黑名单的人收发的信件，则由科长直接检查。

他到这里又懂得了一个黑话“面刺基”，意思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这种“面刺基”仅在釜山北部警察署管辖区内就有一千名。“面刺基”分为如下几类：

1，朝鲜战争时期，人民军南下时， 帮他们做过炊事的人；

2，同人民军谈过话的人；

3，曾为人民军做过运输工作的人；

4，家属去“北方”的人；

5，旅居日本的家属去“北方”的人。

这为的是镇压战争时期“北方”在“南方”的解放区广泛组织的劳动党支部的地下活动。

自从他当上情报科科员后，自然而然地就灵通了有关

"北方"的各种情报。

他出生的故乡是庆尚南道，他的胞兄是里长。他家在那个村庄里也算是有名的人家。这个地方素来反美情绪比较浓。

朝鲜战争时期，他不过是十几岁的小后生，但是他常常听过大人们夏天围着蚊香谈的话。他们传说着，金日成是伟大的将军。他会使"缩地术"，用神出鬼没的战法，把日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金日成将军解放后在"北方"搞了革命，现在那里已经没有了地主，无论是哪个贫苦农民都有了自己的土地。所以， 金日成将军要是到这里来，"世道一定会变好"。

自从他开始检查信件以后，使他不禁感到惊讶的是，人们虽然十分小心，但常常谈论着金日成将军和他所实行的政治。

曾有两件事，使身为警察的他深受感动。

一次是一九六八年， 到西德留学的知识分子， 以在"南方进行了赤化工作"为理由受到了审判。被告们在法庭上申述：

"我们已发誓要忠于金日成同志， 为南朝鲜革命和祖国统一而献身奋斗。"他们的话语是那样地慷慨激昂。虽然他是一个警察，但一听这话也不能不深思熟虑了。他想：

"他们这些人的教养之高，相形之下， 我们的教养程度是无与伦比的。再说，他们也不是生活困难的人。尽管是这样，他们却坚决地说，要为革命和统一献身奋斗。他

们说的是实话，这是无可置疑的。”

又一次是，统一革命党汉城市委员会委员长金钟泰事件。因为他和金钟泰都是庆尚道人，所以，他通过警察署得到的情报，特别注意到了事件的经过。

据说，金钟泰委员长建立了统一革命党，遵循主体思想，为革命和统一进行了斗争，在这过程中，不幸被捕，曾试图越狱。

他终于被判处死刑。临刑时金钟泰委员长遥望着北方引吭高呼：

“我活着要把一切献给金日成同志，死了也要把一切献给金日成同志。这就是朝鲜共产主义者的人生观。金日成同志万岁！”

这是警察情报的机秘文件里的一段记载。

卢俊锡不由地对“南方”的政治、行政、社会，做一番深入的考察。

正象人们所说的“南方”是“富愈富，贫愈贫”的贫富之差非常悬殊的地方。它对于有政治权势的人和在他周围的财阀和高级官僚来说，是个“越过越富”的天堂，但对只靠劳动为生的人来说，是个“越来越穷”无法活下去的地方。他们每天要干十二个小时的苦工，作工场上根本没有安全设备，拿到的工钱只有六千圆左右，要养活一家五口人，最低需要二万五千圆，但拿到的工钱只有最低生活费的四分之一。而且这点钱还不是按时发的，常常拖欠。要求支付拖欠工资的斗争已是普遍现象了。充斥街头的无数失业者、半失业者和弃农者，大部分住的是用美野战军装军粮

用的空箱子搭起的板棚，并为谋生当背架夫。

还有那些不能上学的男女少年，不是翻垃圾箱，就是擦皮鞋，有的还提着空罐头盒沿街讨饭。

失业者们住的板棚，往往以“有碍城市美观”为借口，被强迫拆除。警官要监督拆房。拆掉了板棚的地基则由高级官吏收下相当于地价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手续费，卖给资本家。

说什么搞近代化，建筑高楼大厦、大官邸、饭店，也可算是好事，可是在这近代化的幕后却盛行着贿赂行贼。每搞一项建筑就要申请一次许可证，为此就要拿出一笔可观的贿款。

他想，汉城釜山间的高速汽车公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为战争做准备的。他在执行公务时曾经目睹：为了修这条高速公路，占用了耕地，拆毁了村庄，以致农民弃农离乡。在“南方”弃农离乡的现象本来就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农民受到地主的剥削，还要交纳种种苛捐杂税。但是“政府”却同建筑公司勾通一气，讨取手续费，大搞高速公路，根本不想搞治山治水。结果，农作物几乎每年都被洪水糟蹋，弃农离乡的农民与日俱增。

警察机构和警官们是专事营私舞弊的，他在检查信件中，由于职责上的自我矛盾，不禁感到苦恼。

他在检查信件的过程中，切实觉察到，来自旅日同胞的信中，绝大多数的内容是，有关回到“北方”的家属或朋友的消息。信中记述了朝鲜民族开天辟地第一次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消息。

旅日同胞多数是“南方”出身，而他们为什么不回到亲戚朋友所在的故乡“南方”， 却希望回到“北方”去呢？“南方”的政府说什么这是“强迫回国”，又说是“北朝鲜在增强军事力量”。可是，在信件上旅日同胞们提到的有关“北方”的消息中，却闻不到那种气味。

他们在信中热烈地谈到，怎样热情欢迎归国同胞，怎样关心他们的住宅条件，物价怎样便宜，等等。

连家乡在“南方”的人也都这样纷纷回到“北方”去。卢俊锡在检查这类信件的过程中有所领悟：回到“北方”去的旅日同胞选择的道路，不正是我应该走的路？

“普韦布洛”号事件发生了。“企业”号匆匆驶向元山。

“看，战争就要爆发了。这回‘北方’可要完蛋了。”

警察系统的人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政府也是那样宣传的。

在那以后，美国航空母舰“企业”号在警察情报中完全销声匿迹了。有的说它逃走了。但是，等来等去，既没有爆发战争，也没有发生什么事。不久， 却得到了“普韦布洛”号的舰长写了谢罪书的情报。

后来，他们在板门店被释放过来。从此， 美国的“威力”就在朝鲜民族面前一败涂地了。

“美国也不过如此而已。”

“‘北方’可强大了。”

“南方” 的警察们也这样纷纷议论起来。 这也可以说“南方”的非公开的舆论。

卢俊锡警察又沉思起来了。

他对美军的残暴性和他们对朝鲜民族视若弱虫的骄横傲慢，不禁感到义愤填膺。但是，满腔的郁愤无处发泄。因为他是个警察， 看到美国兵对妇女施加暴行、 干出杀人、害人的勾当，也无法过问。这就是“南方”的警察的处境，这种难堪的处境，使他陷入痛苦和烦恼之中。

“是美国人干的就别管它了。”这就是上司的话。 各行政机关里都有美国顾问。朝鲜人公务人员就象机器一样唯美国人的操纵是从，而能够自主地去办的，只有征收手续费和勒索贿赂罢了。弹球盘事件、 证券事件、 渥克岗事件、汽车事件、拼凑窃盗村……俗话说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啊，讨厌，真讨厌。

情报科当然也要检查旅居美国、法国、西德、东南亚的同胞寄来的信件。

卢俊锡警察在检查这些信件的过程中知道了金日成将军的威望盛名国内外，还得知了各国翻译出版了《金日成传》。就《纽约时报》和《伦敦时报》介绍《金日成传》一事，“南方”的政府曾经提出了抗议。

他确信：“金日成将军的传记在美国、英国、 日本也都翻译出版了。朝鲜的政治领导者还是金日成将军。”

小时候听大人们围着蚊香讲的故事和传说，过了二十年的今天，在卢俊锡的心田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要到“北方”去。那里才会有生活的意义。卢俊锡下定了决心。

怎样才能到“北方”去呢？卢俊锡决定先去日本，为此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可是那里既没有亲戚又没有朋友，所以这种办法也就无从实现。

不管怎么样， 不“脱离南方”就找不到去“北方” 的道路。他一个人挖空心思地想有没有好的办法。正在这时，他听说“海外开拓公司”要招募朝鲜工人到西德去。

他马上抓住这个机会，于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递了辞呈。终于摆脱了五年来充满负疚和苦恼的警察生活。

海外开拓公司要求的应募资格是高等学校毕业。他们说什么西德的机械化水平很高，就是煤矿的劳动，也只按一按电钮就行，很是自在。干他三年，就能挣到三百万圆，等等，说的天花乱坠，可是，卢俊锡却不大置信这些话。但他是别有目的的，那就是要到“北方”去，因此他毫不顾忌地接受了身体检查。又听了中央情报部的反共讲义。

按规定受完整训，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乘飞机离开金浦机场开往杜塞尔多夫。去西德煤矿的朝鲜工人共有一百七十七人。

他们抵达德国时，已有鲁尔的雇主在机场等候他们。除去五十名，其余的一百二十七名被拉到鲁尔的格尔曾克肯去了。他们在那里住进集体宿舍，过了两个月后，就进了煤坑。

“耳闻是虚，眼见为实”，这句俗话恰好说明了这种情况：朝鲜工人被派到地下一千米深的掌子面去，这里频繁发生冒顶事故，用的也不是电钮，而是铁锹。

坑里也有机械化的地方，可是不准朝鲜工人看一眼，

那里的电钮是由德国人操纵的。

朝鲜工人从事非常吃力的劳动。德国人工头站在稍远的地方监视朝鲜工人。

卢俊锡虽然做苦工，但心里却充满着要到北方去的火热愿望。

究竟怎样才能到"北方"去呢？他还想不出可行的办法。

星期日晚上，朝鲜工人往往聚在宿舍的一个房间里，饮酒消闷。人们都有各自的郁愤，但是无处可诉，所以酒席显得更加热闹。

只有卢俊锡说话很谨慎。他通过警察官生活体验到：在这样的场合必有中央情报部的爪牙监视朝鲜工人。但是，别的工人没有这种警惕。他们有了几分醉意，神志有些恍惚，于是就搜肠刮肚地吐露出内心的愤懑。听他们讲，他们都是从"南方"来的，可是没有一个说"要回到南方去"。有的说"要到第三国去劳动"，有的说"我要到'北方'去"。卢俊锡端详了一阵"要到'北方'去"的那个人的面孔。他以自己当过警察的灵敏的触感断定："在只有来自'南方'的同胞聚集的地方会说那种话的家伙一定是个特务"，而不是心怀大志的勇敢的人。

然而，卢俊锡也上了酒劲，感到兴奋愉快，也和别人一样唱起歌来了。

刚才那个貌似特务的醉汉又说，"啊，我多么想到'北方'去啊。"

"那么想去，你就拆毁柏林的壁障跳过去就是了"，卢

俊锡无意中说出了这样的话，立刻觉得自己失了口。可是，那个家伙似乎没有觉察到什么，只管东拉西扯地搭起话来。

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汉城人，名叫姜钟锡。卢俊锡在心里想："要把这个特务干掉"。

朝鲜工人依然在地下一千米深的掌子面，被迫作苦工。

有一个德国人工头有时拍着卢俊锡的肩膀说，"休息一下再干吧"。西德人也一样，他们当中有见识的人，并不以种族观念歧视朝鲜人。

"你既然是朝鲜人，对金日成有所了解吧。"

"是的，知道一些。"

"那么，也懂得主体思想吧。"

"那倒还没有。……"

"现在，朝鲜最伟大的领导者是金日成。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雄。他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卓越的领导者。我现在在研究主体思想，你是朝鲜人，为什么不研究金日成的思想啊？"

工头用一种难解的表情凝望他的脸孔。

西德人一见朝鲜人便问："你是'北方'还是'南方'"。这似乎是出于同病相怜的感情，也就是因为他们同样都是遭受国家被分裂的苦难的缘故。

如果对西德人的回答说是"南方"，他们就说："南方不好"；如果回答是"北方"，就说："北方好"。

卢俊锡到西德感到惊讶的是，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和

工人对朝鲜北半部的社会主义社会特别关心。

到书店去看，那里陈列着有关朝鲜的各种书籍，这些书都是介绍“北方”或者把平壤出的书翻译出版的，可是介绍“南方”的书就没有一本。

各大学都组织了主体思想研究会，而且朝鲜人留学生也参加这个研究会。

当在格尔曾克肯煤矿附近的城市博胡母举行“全欧拳术锦标赛”的时候，从“南方”来的朝鲜人煤矿工人选手也参加了比赛。

卢俊锡也前去助威。那时来助威的还有在西德医院工作的“南方”的朝鲜人护士。

会场入口，有“主体思想研究会”成员把小册子和画报发给入场的人们。那里就有题为《加强反帝反美斗争》的书。入场的人们蜂拥在他们的周围争着要领书。

这天，卢俊锡身着一套整洁的双排釦西服，非常兴奋地看了这个情景。

他不禁惊叹：在西德这样的地方还有大学生和工人在分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小册子啊！

这时有一个德国人向他致意要握手，并搭起话来。

“连德国大学生都在分发那种小册子，这实在是个问题。”

看来，他看到卢俊锡穿一身整洁的西服，就误认为是“南方”的韩国大使馆馆员。

后来才发现，原来有个特地从波恩赶来的纯牌的“南方”大使馆参赞混在人群中，监视那些领到小册子的朝侨，

一一画着记号。

卢俊锡却在这边监视那个参赞的举动，趁他暂时离开那里的机会，很快地钻进人群弄到小册子和画报，就把它藏进上衣里面。他顾不得给拳术选手助威了，趁着还没给那个驻波恩的“南方”参赞发现，就回到了煤矿宿舍。

卢俊锡起初想，姜钟锡是“南方”的中央情报部特务，应该结果他。可是，通过几次交往和接触，反倒更加亲密起来了。他本来不是特务。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七年，他在“南方”当过宪兵，后来因为不愿干那一行，就自动辞掉了兵长职位，做了些买卖，但也失败了。他真正想到“北方”去，所以应征到西德当煤矿工人。

说起来，卢俊锡起初对他的看法是非常尖锐的。他断定姜钟锡是特务，因为他有一段当过宪兵的经历。

在交往中，天长日久了，他们就感到两人有共同之处：他们曾经搞过类似的事，在履行职务当中深刻地认识到“南方”的腐败现状，并受到了良心的苛责。这两个人有共同的目的，那就是想要投到“北方”去，所以处得亲密无间，互相讨论投奔北方的计划，以便伺机行动。

那天，卢俊锡回到宿舍，径直到姜钟锡的房间，两个人一起看了当天领到的小册子和画报。画报上有金日成主席的画像，也有主席诞生的家乡万景台的图片。他们看到农业和工业的蓬勃发展面貌，深受感动。他俩把画报放在眼前，会心地握紧了手。

“咱们走，无论如何也要到‘北方’去。”

“嗯，走吧，赶快走。”

“走是走，不过是不是应该先侦察一下路程？”

“对，那末先到柏林去了解情况好吧？”

“对，应该那样，我去了解一下。”

卢俊锡从煤矿医生那里弄到一份诊断书，请了病假，立即向柏林出发了。

到了柏林，他租了一辆汽车，告诉司机他是“来这里观光的日本人”，并多付了些车钱，坐车侦察了柏林市的情况。他也到柏林壁障看了一下，可是他感到那里好象有“南方”的中央情报部人员在监视。他还到地下铁道侦察到了：坐上电车到弗利德利希休特拉塞，再从那儿朝东朝西都有通道可突。

“妥啊，可以从这里走。”主意一定，他就回到了宿舍。他同姜钟锡马上做了上路的准备。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三日，他俩领了两个月份的工资，还到医院弄了“休养一个星期”的诊断书，请了病假。十五日晚上，他们离开了格尔曾克肯市。他们没有直奔柏林，鬼晓得“南方”的特务会在哪里出现。他们是当过警官和宪兵的人，哪一条路危险他们都非常清楚。所以他们加倍小心以防万一，先乘火车到埃森，十六日在这里住一宿，十七日到汉堡，即日乘飞机到了特恩费尔赫。他们在那里住饭店一夜，决定在十八日亡命到东部去。

他们在特恩费尔赫乘地下电车，下午五点多钟到了弗利德利希休特拉塞。他们在这里行动时也避开上午或下午的容易被人注目的时间，选择了人们来往频繁的上下班时间。

他们是要从这里往东柏林去的，可是不到地上去就弄不清方向了。他们避开人们的视线，从右边的阶梯走上去。不料，通向地上的门关闭着。他们不觉捏了一把冷汗，心有余悸地想，是不是有人在监视他们，并同西柏林的检查站取得联系呢？他们只好从原路走下去，然后，从左边的阶梯走了上去。到外边一看，那里放着一条长椅，上面坐着一个约莫十二岁的孩子。原来是个电车站。卢俊锡用不大流利的德国话问他：

“这儿是东部还是西部？”

“西柏林在这底下。”

可能是因为他们德国话说得不好，那孩子误认为他们是去西柏林的人了。

两人惶惶不安地重又往地下铁道走下去。在排着队的人群中间，发现了一个黑肤色的人，心想黑人当中是不会有特务的，便走向前去问他：

“你到哪里去？”

“到西柏林。”

“请问，要到东部得怎么走？”

“再走下一层，向右拐。”

“当凯（谢谢）。”

两人按照他的话，走下一层，向右拐去，一看入口处站着个警察。他们又捏了一把冷汗：这回可完了。可是，定睛仔细一瞧，警官的装束有些不同，刚才是因为暮色苍茫，过于慌张，而没能分辨出来。他们断定这里一定是东柏林，这儿可能是弗利德利希休特拉塞检查站。于是向警

官问了一声：

“请问，这里是东部还是西部？”

“这里是东部。”

“我们是南朝鲜人，要到北朝鲜去。请帮助我们。”

“我没有那种权利。请到这边来。”

他们俩被带到检查站去了。这里专门检查从西柏林到东柏林的人的护照。已经有十七八个人排着队等候检查。他们怕在这里磨工夫就会被人发觉，心中惶惶不安。离这个东部检查站只有几十米的地方有美军设的查利检查站，他们在监视有没有潜入东部的人。……他俩急忙跑向队列的最前头。警察紧追上来，问：

“你们要干什么？”

他俩一着急，想不出适当的德国话来了。于是掏出词典查出“亡命”这个词， 用手指指点， 这回倒叫警察吃惊了。 警察走进里面去报告， 随即他的上级又出来对他们说，“请在这里等一下。”可是他们担心在这样显眼的地方等候，说不定被人抓住，于是连连指手划脚地表达意思，说“请让我们在你的办公室等候。”可是他却说：

“请放心，在这里等一下。”

“无论如何， 请你同北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联系一下。”

“大使馆的电话号码，知道吗？”

“不知道。请你们给查一查，通知他们。请帮忙吧！”

象是上级的那个人拿来一张纸单说，“请在这上面签字”。他们俩又感到不安： 怎么能糊里糊涂地随便在一张

纸单上签字呢?

“你替我们给大使馆取得联系，我们就签字。”

他看到对方毫无让步的意思，便有些不耐烦地说:

“那你们就租辆汽车到大使馆去好了。”

听他这么说， 他俩就发慌了。 谁知途中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决定要坚持到底，于是竭力比划着说“无论如何，请打电话给大使馆。”

大约过三十分钟，他才告诉他俩说:

“大使馆来人了。请你们出来吧。”可是他们俩依然提心吊胆，心想:中央情报部本来很狡猾， 说不定装成“北方”的大使馆馆员来抓他们。

“真的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馆员吗?”

“是的。”

“没有错吧?”

“没有错，请相信我们。”

两个人决然走了出来。

出来一看，有两个人在等着他们，一个人穿着西服，另一个人穿着制服，两位胸前都佩带着金日成主席的像章，这才使他们真地放下了心。他们彼此握了手。卢俊锡感到好象阔别重逢的兄弟一样。他们坐汽车到达大使馆时，已经快到傍晚七点了。

使馆馆员听完他俩的叙述后，对他们说:

“你们要到‘北方’去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南方’总是宣传说， 我们共和国人把‘南方’ 的人绑架到‘北方’去。我们决不强迫你们。今天，你们再好好考虑一夜，

如果愿意回‘南方’，我们就把你们送回西德去。”

十月二十七日下午两点，他们两个人经由莫斯科，终于来到了憧憬已久的平壤。和平统一委员会的同志们热情地迎接了他们。

什么叫主体思想

我们问金日成主席“能否给我们具体地谈谈主体思想”，对此，金日成主席作了如下的解答：

你们要求具体地说明主体思想。

对此，我准备简单地回答。

我想，你们要是读一读我写的有关主体思想的一系列的书，就会更好地理解。

主体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的指导思想，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活动的指导方针。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把主体思想作为确定不移的指导方针，在所有领域彻底树立了主体。

树立主体，就是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也就是说，要体现自主性和创造性，即站在自主的立场和创造性立场，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并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解决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的一切问题。

革命既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别国的人不能替自己搞革命。每个国家革命的主人是那个国家人民自己，革命胜利的决定因素也是那个国家本身的力量。

尤其是，随着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新出现了从前未曾遇到过的许多艰巨而复杂的问题。

所以，在每个国家的革命中，首先是作为主人的各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应该努力和斗争，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和判断，并靠自己的力量，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解决革命和建设的一切问题。只有这样做，才能卓有成效地进行革命和建设。

主体思想要求所有的人在思考问题和从事革命实践中，都把本国革命放在中心。革命和建设是要由人来搞的。因此，要想取得革命胜利，人们就要具有正确的革命世界观，在这里重要的是具有站在主人翁的立场担负起进行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思想和观点。

主体思想是以革命的这种要求为基础的。

树立主体，对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问题。在我国很早就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产生了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盲目崇拜别人，侍奉大国的卑鄙的事大主义思想。沾染了这种思想的人，当国家面临危险的时候也不想坚定地依靠自己人民，用自己的力量摆脱危机，却仰赖别人，各自靠自己的主子，一味进行党派斗争。结果，我国终于被别人吞并。

事大主义在那以后也没有被清除掉，又加上一个教条主义，给我国革命的发展带来了很大危害。在我国，民族主义运动受挫折，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遭到失败，其主要原因也在于事大主义和从中产生的宗派主义。

不仅我国，别的国家也有过很多这种例子。在别的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也产生了不站稳主体立场，依赖别国的思想潮流的派别，给革命的发展造成了很多障碍。

我们从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若是人犯事大主义，就要变成傻瓜，民族犯事大主义，就要亡国，党犯事大主义，就要葬送革命。

要是犯事大主义，盲目追随别人，就会犯了错误还不知为什么，也找不出改正错误的办法。但是，只要用自己的头脑判断一切问题，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解决，就能搞好革命和建设，而且，即使犯了错误也能立即找出其原因，加以改正。

朝鲜的革命者曾经下决心要吸取这一历史教训，在革命斗争中绝对不能搞事大主义，将来建立新祖国时，也必须依据主体思想，建设名副其实的自主独立国家。这是过去朝鲜革命者的共同志向。

在八•一五解放后，美帝国主义对南朝鲜的霸占，给我国革命带来了复杂性和艰苦性，在南朝鲜，崇美事大主义和恐美屈从思想已经根深蒂固，甚至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幻想也蔓延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来说，树立主体不能不成为更加重要的问题。

我们把能不能树立主体看作是决定革命和建设的命运的关键问题。在直到今天的整个期间，我们都为反对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牢固地树立主体，进行了顽强的斗争。通过这一历史性斗争，我们摆脱了长期以来腐蚀民族自主意识和创造性智慧的事大主义思想枷锁，使我国人民在精神上获得了完全解放。我国在革命和建设的所有领域中都彻底体现了主体思想。

不用说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连人民群众也用主体思想彻底武装起来了，不管在别的国家刮起什么风，也毫不动摇，不受任何影响。我国人民的思想是很健康的。

你们问我们的基于主体思想的政策的基本点何在。

我们党的全部对内对外政策都是基于主体思想的，是从主体思想出发的。不用说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部门的路线和政策，就是具体方针也是以主体思想为基础的。

主体思想，首先体现在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的路线方面。

政治自主性是自主独立国家的首要标志。任何一个民族只有充分行使政治自决的权利，才能保障国家的完全独立。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始终依据主体思想独立地制定一切路线和政策。我们不按照谁的命令或指示行动，也不原封

不动地搬用或模仿别国的东西。从解放直到今天，我们党所制定并贯彻执行的政策，都不是从哪里抄来的，而是我们站在主体立场上，根据我国革命发展的要求，创造性地制定的。

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参考别国的革命运动及其经验。参考人家的东西，也是正确地参考的；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则，也是站在主体立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加以运用的。正因为这样做了，所以没有犯错误，把革命和建设引向了捷径。

我们彻底从主体立场出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解决了一切问题。

例如，在一切都惨遭战争破坏的情况下，我们为了同时完成奠定自立民族经济的基础，和迅速提高还很困难的人民的生活的任务，提出了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路线。这条路线是正确地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并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制定的独创的路线。

我们还正确地估计到我国的具体条件，提出了在进行技术改造之前，先改造经济形式的农业合作化方针；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这些方针，是任何国家也未曾执行过的创造性方针。我们党提出

这些路线和方针时，沾染了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人评头品足，说什么“哪一本书里也没有讲过”“谁也未曾做过”。但是，我国在短时间内转变成拥有发达的农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现实，证实了这些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

拿知识分子政策来说，我们搞的也不同于别的国家。

我国的老知识分子，虽然过去生活得富裕，但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受到了民族压迫和歧视，所以具有民族革命性。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制定了这样的政策：即使是过去受过旧的教育，曾在资本主义社会或封建社会做过事的老知识分子，只要他们为人民，为民族的发展服务，就吸收他们一道进行革命。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教育和改造了他们。这样，他们被改造成为为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的革命知识分子，到目前，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他们现在也工作得很好。

针对着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战争挑衅活动，同时加强国家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并举路线；把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南朝鲜，在没有任何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靠朝鲜人民自己的力量，和平地统一祖国的路线和方针，也都是体现了主体思想的独创的路线和方针。

因此，我们党的一切政策都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我国人民的意愿，我们能够在任何风浪里也毫不动摇，完全坚持自己的政治自主性。

经济自立，是政治独立的物质基础。经济上依附于别人的国家，在政治上也不能不依附于人家。

因此，早在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就提出建设自立民族经济的路线，克服一切困难，贯彻执行了这条路线。

靠自己的力量建设自立民族经济，并不意味着闭关自守。我们在自力更生的旗帜下， 建设自立民族经济 的 同时，还一向本着完全平等和互利的原则，发展了同别国互通有无、互相合作的经济关系。

自己的斗争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我们拥有了用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综合发展的自立民族经济，为国家的政治独立提供了牢固的经济基础。

国防上自卫，是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自立的军事保证。只要世界分为民族国家，尤其是在地球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情况下，不拥有能够抗击外来侵略、保卫本国和本民族的自卫的国防力量，就谈不上自主、自立。

由于彻底贯彻执行了自卫的军事路线，我们已经拥有了能够粉碎侵略者的任何挑衅活动，可靠地保卫祖国的安全和革命胜利果实的强大的国防力量。

由于彻底贯彻了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的原则，我们已经建设起过去曾经向往过的那种有威望的、有力量的、可靠的新的社会主义祖国。如果，我们没有树立主体，随波逐流，跟着人家打的拍子跳舞，那末，就不能指望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

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把有自主性的社会主义国家说成是“民族共产主义”。我们的主体思想，同反动派叫嚷的“民族共产主义”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主体思想是以马克思提出的“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的原则为基础的，是完全符合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

我们的原则是根据主体思想坚持并拥护自主性，同时加强国际主义团结和合作。我们主张的自主性决不是离开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正如不能有离开了自主性的国际主义那样，也不能有离开了国际主义的自主性。在坚持自主性的借口下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不是共产主义者的态度，这就意味着陷入民族利己主义。

现在，我们是在完全平等和自主的基础上，同别国建立相互关系的。

我们不想侵犯其他民族的利益，也不容许任何人践踏我们民族的权利和尊严。我们对那些友好地对待我国的国家，不论大国，还是小国，都本着完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

原则，发展政治、经济关系。

自主性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是团结和合作的前提。要想实现真正的团结，就要彼此严格遵守自主性原则。现在，我们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统一和团结的工作中，坚持着我们的原则。

那就是：第一，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支持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工人运动；第三，继续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四，遵守不干涉内政、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即使有其他的意见分歧，也要使它服从于这四项原则，谋求团结。

就我们对别国的革命斗争和民主运动的立场而言，我们也严格遵守自主性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各个国家的问题，各个国家的党和人民比谁都知道得清楚。因此，怎样开展各个国家的革命运动，应当由各个国家的党和人民来决定。我们只是尽力支持和声援别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正义斗争，而不想进行干涉或强加我们的思想。我们不但不机械地接受别人的东西，而且也不要求别人囫囵生吞我们的东西。

今天，在许多国家展开的革命运动和民主运动，只有这些国家的党和人民站在自主立场上，制定出符合本国的实际情况的正确的指导理论和科学的斗争方法，并付诸实践，才能卓有成效地发展，赢得胜利。

革命的主人是人民

人们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主体思想的故乡”。

据说，目前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直到欧洲的各地，有一百九十多个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学习主体思想，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人们通过主体思想可以懂得：“每个国家革命的主人是那个国家人民自己。别国的革命家来替那个国家的主人搞革命，这可以说是宾主颠倒了。革命既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话呀！“淀号飞机的九名人员”（日本赤军派学生曾截获“淀”号飞机投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编者注）听到这句话，也不禁表示敬佩。

然而，这种思想是何时、何地怎样产生的呢？要从历史上考察的话，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金日成主席还不到二十岁，但他已经在吉林地区领导了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

未满二十岁的革命青年，目睹当时在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所发生的肮脏的争夺领导权的勾当和宗派活动，不禁感到憎恨。

原来朝鲜共产党是于一九二五年成立的，但由于经过四次的大搜捕，许多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盟员被捕，加上党内的“МЛ派”、“火曜派”、“汉上派”之间的宗

派斗争日益加剧，于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就解散了朝鲜共产党。

在党解散之后，这些宗派分子依然各自拼凑起以自己一派为中心的党再建小组，互相钩心斗角。以吉林为中心的中国东北地区的宗派活动也很严重。他们各自拼凑“党再建小组满洲总局”，一味进行宗派斗争。这些“共产主义前辈”在以金日成为首的共青同盟盟员和朝鲜青年学生们参加的讨论会上，进行了自己一派的宣传。

未满二十岁的热情敏感的金成柱即金日成，看到“共产主义前辈”的这种行为，就认为这是犯罪行为。他愤懑地说，这样搞下去，还能实现祖国的独立吗？

从此主体思想就开始发芽生长了。

他把住处搬到长春附近朝鲜人屯落贾家屯，还常常到伊通县孤榆树等地，建立小学，进行了革命活动。他通过这些活动坚信，只要教育朝鲜农民，就能够把他们造就成为革命的主人。

主体思想从此才生枝长叶了。

“朝鲜革命的主人是朝鲜人民，只有朝鲜人民，才能进行朝鲜革命。”

金日成主席在同我们进行谈话中，就主体思想产生的背景说明如下：

“在我国很早就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产生了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盲目崇拜别人，侍奉大国的卑鄙的事大主义思想。沾染了这种思想的人，当国家面临危险的时候也不想坚定地依靠自己人民，用自己的力量摆脱危机，却仰赖别

人，各自靠自己的主子，一味进行党派斗争。结果，我国终于被别人吞并。

“事大主义在那以后也没有被清除掉， 又加上一个教条主义，给我国革命的发展带来了很大危害。在我国，民族主义运动受挫折，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遭到失败，其主要原因也在于事大主义和从中产生的宗派主义。

“不仅我国，别的国家也有过很多这种例子。在别的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也产生了不站稳主体立场，依赖别国的思想潮流的派别，给革命的发展造成了很多障碍。

“我们从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 若是人犯事大主义，就要变成傻瓜，民族犯事大主义，就要亡国，党犯事大主义，就要葬送革命。

“要是犯事大主义，盲目追随别人， 就会犯了错误还不知为什么，也找不出改正错误的办法。但是，只要用自己的头脑判断一切问题，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解决，就能搞好革命和建设，而且，即使犯了错误也能立即找出其原因，加以改正。

“朝鲜的革命者曾经下决心要吸取这一历史教训， 在革命斗争中绝对不能搞事大主义，将来建立新祖国时，也必须依据主体思想，建设名副其实的自主独立国家。”

主席的这些话批判了那些初期朝鲜共产党的“前辈”们的宗派活动、派系斗争和争夺领导权以及仰赖共产国际或外国的教条主义等历史性错误， 也指出了失败的沉痛教训。

同时，这些情况曾带来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矛盾，使革命者们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地主、资本家、亲日官僚集团的斗争变得更加复杂更加艰苦了。

这种情况成为滋养，使主体思想扎根生枝。

我们问，主体思想是不是“民族共产主义”。主席对此回答说不是，他说：

“主体思想是以马克思提出的‘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的原则为基础的，是完全符合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

“我们的原则是根据主体思想坚持并拥护自主性， 同时加强国际主义团结和合作。我们主张的自主性决不是离开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正如不能有离开了自主性的国际主义那样，也不能有离开了国际主义的自主性。在坚持自主性的借口下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不是共产主义者的态度，这就意味着陷入民族利己主义。”

“各个国家的问题， 各个国家的党和人民比谁都知道得清楚。因此，怎样开展各个国家的革命运动，应当由各个国家的党和人民来决定。我们只是尽力支持和声援别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正义斗争，而不想进行干涉或强加我们的思想。我们不但不机械地接受别人的东西，而且也不要求别人囫囵生吞我们的东西。”

“要及时扑灭老鼠”

四十多年来，金日成主席为反对在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所产生的宗派活动、派系斗争和教条主义、事大主义而进行了斗争。主体思想里包含着：主席在这一历史性斗争过程中一贯保持的顽强斗志和高度警惕。

我们从主席在每次大会上所作的讲话或报告里，都可以看到严厉批判这些分子的阴谋活动的言词。

其中最明显的是，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所作的讲话。这一讲话，又成了树立主体的一个转折点。

他一一列举在党内搞宗派活动的人的名字，并对他们进行了批判。

首先他回顾一九二五年以后的历史，说明了宗派集团的形成和宗派分子得以进行阴谋活动的根据。他说：

一九二五年成立的朝鲜共产党由于党的领导人没有充分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被四分五裂，加上宗派分子和破坏分子的阴谋活动，终于遭到了破坏。这些宗派分子应该感到自己搞派系斗争破坏了党是极大的罪过，但他们反而以为自己搞了了不起的革命活动，到了今天还依然企图在朝鲜劳动党内占据一个地位。

今天，在党内还有过去参加МЛ派、火曜派、北风会、共产小组等各种宗派集团的人，有的甚至当过宗派集

团的领导人。

从主体思想的角度来看，火曜派的朴宪永之流，应该是第一个攻击对象。

金日成主席在一九五五年的党中央全会上曾经指出：

“……有不少参加过派系斗争的人，也往往说什么‘党的团结’、‘为了党’之类的话，有的时候，他们的行动还表现得很持重，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并没有完全克服过去的坏习气，一有机会，就同过去参加过宗派的人纠合在一起，鬼鬼祟祟地搞鬼。一部分过去在派系斗争中当过领导的人，仍然满脑子个人英雄主义，一有机会，就竭力想再组织宗派集团。这一些人今天并不是为了革命而不偬地工作，而是为了占据一个地位，继续捣乱，企图把过去闹过宗派的人和在他们影响下的人，纠集在自己的周围。过去，朴宪永就干过这样的勾当。”

金日成主席接着提了李承烨的名字。

“在从南半部来的人当中， 有一些人以来自南半部的人的代表人物自居。这种人只要爬到较高的地位，就立即造成一种假象，仿佛是他给从南半部来的人找到工作，使他们有饭吃，好象由他来决定他们的命运，以图把他们作为进行个人活动的基础。过去，李承烨就是用这种方法，笼络了一部分从南半部来的人。”

若用主体思想的尺码来衡量，“旧革命者”采用的方法是错误的。

从中国或苏联来的人，各自认为他们那里的国家的方法好， 动不动就要依赖别国的力量。 这里根本没有自主性。

在“旧党员”中，曾亡命别国的人也不少。他们不懂得联系人民，又专搞宗派活动，以领导者自居。金日成主席曾经讽刺他们宗派活动的伎俩说：

“这些宗派分子干的勾当， 就象老鼠捣乱一样。同志们都清楚地知道：老鼠这种动物，在人们熟睡的时候，就满屋子乱窜乱嗑，可是只要有人喊一声，就又躲藏起来不知跑哪儿去了。老鼠到处乱窜，如果咬坏一个不中用的包袱，还不怎么要紧，可是咬坏了好的衣橱，那就十分可惜了。而且，如果不把这个老鼠及时扑灭，它还会下很多崽子，到处挖洞，结果会把房子毁了。”

以主体思想作为唯一的指针，顽强而果敢地进行了反对党内宗派分子的斗争。

“领袖……有力地展开了 同反党反革命宗派分子的 斗争。

“原来， 崔昌益一帮人早从解放前就参加了恶毒的宗派集团МЛ派及其他派系， 给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很大的危害。他们是满脑子宗派习气的革命的叛徒，也是异己分子。

“解放后，金日成同志耐心地劝告他们改过自新，忠于革命，并把他们提拔到党和政府的重要地位。然而，他们只在表面上忠于领袖和党，背地里却尽搞破坏活动。……

“但是，宗派分子们……当举行一九五六年八月党中央全会的时候，终于依仗外部势力从正面向党发起了挑战。……

“他们企图在党内造成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把党作为自己的玩物，削弱党的唯一思想体系，瓦解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党的干部队伍，使党堕落成为以几个宗派分子为中心的小资产阶级集团。……

“金日成同志为了党、革命和人民，毫不犹豫地给反革命宗派分子以决定性打击，并彻底粉碎了那些以他们为马前卒企图干涉内政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阴谋活动。”（白峰著《金日成传》第二卷）

主体思想毫不隐讳地憎恨和警惕宗派分子，它是曾在东北活动的抗日游击队同“旧共产主义革命者”的斗争中产生的。它与其说是“主体”（这里指的是同客体对称的“主体”——译者注）思想，倒不如说有“一体思想”的一面。

对越南留学生的勉励

在金日成综合大学里有来自亚洲、非洲等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其中越南留学生都住在一个宿舍里。他们每年二月，就举行纪念活动。

那是胡志明主席还在世时的某年二月，金日成主席来到了这个大学的越南留学生宿舍。

那时房间正面悬挂着金日成主席的画像。主席看到这幅画像，就显出不如意的神色。

"你们到我国，都学些什么呀？"

留学生们说："学习主体思想。"

"我可不这样想。你们是不是认为越南不输入金日成，就不能搞革命？"

"不是的，我们要由我们自己当家作主。"

"既然如此，为什么把我的画像挂在你们越南学生的屋子里呢？要是真正学习主体，树立主体，那就应该挂胡志明同志的画像而不应该挂我的画像，是不是？"

越南学生们听了这话，都恍然大悟，都握着主席的手激动地说：

"元帅，确实是那样。我们做的不对。我们要好好用功，要团结在胡志明同志的周围，作越南革命的主人。"

主席满意地环视着越南学生，勉励他们说：

"同学们在我国大学学习，这就是说你们作为越南的

主人进行越南的革命斗争，也就是说你们每一个人用自己的力量同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斗争。主体就是自力更生。本国的革命，不是靠外部力量，而是要靠自己的主体力量来进行的；本国受侵略时，要由自己的力量去击退；本国的建设，要用本国人民的劳动和资源加以促进，这就是你们正在学习的主体思想的本质，是自主的立场。”

主席认为勉励了他们，但有些学生却露点不大高兴的神色。

主席轻轻地拍着一个表露这种神色的学生的肩膀，说：

“你怎么啦，看来不大高兴，是在想家吗？”

“不是，在元帅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们在宿舍里每天都吃越南的饭菜。同学们也都亲切地对待我们。只是……”

“是什么？不要紧，说吧。”

“只是有点疑问。”

“是吗？”

“我想要是确立主体，自己当家作主，自主地促进本国的革命，是不是会削弱共产主义的国际联系、团结和国际主义立场呢。”

“不对，主体思想是完全反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发展阶段的要求而产生的。这一点你们也可能学到了。有的国家已经建立了人民政权，有的国家还在进行解放斗争，有的国家刚获得解放，赢得了独立。现实情况说明，搞革命斗争不能千篇一律地强求一致。因此，有必要具体

地了解各个国家的特点，根据各个国家的情况进行革命。

“这决不是民族共产主义， 也不是排除国际主义的。恰恰相反，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不可分离的东西。不热爱自己祖国的人，就不能忠于国际主义；不忠于国际主义的人，就不能忠于自己祖国和人民。”

“明白了，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斗争。”

主席愉快地笑了，可是马上又正经地说：

“我国在朝鲜战争中完全遭到了破坏。钢铁厂全被炸毁，都说过三十年也恢复不起来，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农村遭到了破坏，仅有的耕牛也被炸死了，弄得我国片瓦不留，一无所有。就是在这一无所有的空地上，今天我们搞了比过去多一倍的建设。 你们认为这种力量从哪里来的？”

“是从主体思想来的。”

“你答的有点教条主义。……”主席微笑着说：

“当然，根本问题还是主体思想。 但是终究要有一种事物用主体思想武装起来才行。那是什么呢？虽然一切化为乌有(全遭破坏)，但领土还是有的，还有党，有人民。只要有这三种，国家就一定能复兴。我国的现实就是它的典范。你们的越南，前途是光明的。我相信越南人民。”

……在金日成综合大学学习的越南留学生的二月的纪念日，就是这一天产生的。

深入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金日成主席就基于主体思想的国内政策的各项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六年计划的中心任务，向我们做了如下的解答。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六年计划的中心任务

你们也知道，我们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在执行七年计划中取得的成就，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目标——六年计划。

原来，七年计划是从一九六一年开始应当到一九六七年就结束的，可是，因为围绕着我国的形势紧张，所以延长时间才结束。在我国人民执行七年计划的时候，美帝国主义者制造了加勒比海危机，进一步扩大了对越南人民的侵略战争，使局势变得非常紧张。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在南朝鲜加紧进行新战争准备，并对共和国北半部进行了严重的军事挑衅。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巩固并加强国防力量，做好一切准备，以便对付敌人的侵犯。

我们党提出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并举的新路线，按照这条路线，重新部署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盘工作，把很多资金用于国防建设。因此，在执行国民经济七年计划方面，花了更多的时间。

这样，尽管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要受到影响，我们还是投入了很大力量加强国防，全面地做好了保卫祖国的准备，所以，美帝国主义者虽然制造"普韦布洛"号事件和"EC——121"事件，公然企图发动对共和国北半部的武装侵犯，但是也未敢触动我们一根毫毛。

我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也胜利地执行了七年计划。虽然我们用十年时间完成了七年计划，但是，我们的国民经济以非常快的速度发展了。在执行七年计划的十年期间，我们的工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了百分之十二点八。

我们认为，同别的国家相比，这种增长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我国人民为此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我国人民从去年起走上了执行新的远景计划——六年计划的道路。

六年计划是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成为更富强更有威力的自主、自立、自卫的国家的蓝图，将进一步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在争取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斗争中取得巨大进展。

我们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六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发展工业化的成就，把技术革命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以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在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把劳动人民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六年计划的中心内容是三大技术革命。

我们党提出的三大技术革命是：第一，在工业部门有力地促进技术革命，缩小重劳动和轻劳动的差别；第二，继续促进农村技术革命， 缩小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差别；第三，进行旨在从繁重的家务负担中解放妇女的技术革命。用一句话来说，三大技术革命是要从吃力而笨重的劳动中解放劳动人民的神圣革命任务。

这反映着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劳动人民的殷切愿望。

我们党认为机床生产是三大技术革命的中心环节。

技术革命就是机械革命，要想搞技术革命，就要有很多机床。

所以，我们在去年——六年计划的第一年，把力量集中于机床生产。熙川机床厂等我国的机床厂工人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改造设备，积极实现生产工序的自动化，有力地展开了增加机床生产的斗争。我们的机械工业已突破

了年产三万台机床的水平。

我们在进行三大技术革命方面已经打开了很大的突破口，有了能够卓有成效地执行六年计划的可靠前景。

我们为了进行三大技术革命，将继续致力于机床生产，在增加产量的同时，扩大品种，提高质量。还将继续增加拖拉机和汽车生产，更多地生产各种农业机械。而且，为了继续深入进行技术革命，要投入巨大力量来发展电子工业和自动化工业。

还要更多地生产供应机械工业和电子及自动化工业所需的钢材和有色金属材料。

从去年取得的成就和我国劳动人民的斗争气势来看，可以相信：三大技术革命的任务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出色地完成的。

六年计划期间，我国人民的生活也将进一步得到提高。

现在，我国人民不为衣食住问题而操心，大家的生活都很均匀，过得不错。

我们要在六年计划期间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为了提高人民生活而提出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地消灭工人和农民在生活水平上的差别、城市和农村的居民在生活条件上的差别。

为此，要很好地建设郡，提高郡作为农村的供应基地

的作用，使公共汽车通到所有农村的里，实现农村的自来水化。还要在城市和农村每年建筑三十万户的住宅，进一步发展人民保健事业。还要普遍提高工人、职员的工资，使人民消费品的生产有新的发展，普遍地显著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们努力奋斗几年，人民就将过上不羡慕别人的生活。

我们在六年计划期间，要在有力地促进技术革命的同时，有力地促进文化革命。

我们在这个期间，将把技术人员和专家增加到一百万名以上，把劳动人民的一般知识和技术水平普遍地再提高一步，也将进一步发展科学、文学艺术和体育。

实行十年制义务教育，是在六年计划期间进行文化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

我国从一九六七年开始实行了九年制技术义务教育，这样，从七岁到十六岁的所有青少年就都可以在正规学校里免费学习了。九年制技术义务教育的实行，是在我国发展人民教育事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方面的划时代事件。由于实行了九年制技术义务教育，我国的新的一代都在很好地成长为具有丰富的一般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的、全面发展的人材。

今后，我们要在九年制技术义务教育所取得的成就和

经验的基础上，实行十年制义务教育，并根据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原理，进一步改进教育事业。

普遍的十年制义务教育的实行，在进一步提高学校教育的水平，发展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将带来巨大进展。当然，实行十年制义务教育，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国家投下很多资金。但是，我们有力量搞它，我们为了后代教育工作是不惜一切的。去年，我们在部分学校里搞了试点，积累了经验，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们从今年开始将在今后几年内全面地彻底实行十年制义务教育。

把人民在政治思想上的统一和阶级斗争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此，我们党一向深切关心了这项工作。

在我国北半部， 很早以前就已经消除了人对人的剥削，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劳动人民的相互关系成了互助合作的同志关系，全体人民在政治思想上的统一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了，人民群众的统一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加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为数很少，但还残存着敌对分子，在劳动人民的头脑里还存在着旧思想的残余。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巩固和加强革命队伍，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就要把加强人民群众的统一团结的工作和反对敌对分子的阴谋破坏的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

如果忘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和农民、知识分子的同盟成为社会关系的基本这一点，片面地强调和夸大阶级斗争，就会犯左倾错误。这样的话，就会不相信人，把无辜的人当做敌对分子来对待，在社会里造成不安的空气。

相反地，如果忘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着敌对因素，还有旧思想残余，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一点，只看到人民群众在政治思想上的统一，并把它绝对化，就会犯右倾错误。这样的话，就会放松对敌对因素的警惕，削弱反对旧思想的斗争，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就会在社会生活中泛滥。

因此，我们警惕左右倾偏向，把反对敌对分子的斗争和加强劳动人民的统一团结的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不断地加强人民群众的统一团结。

为了更加加强劳动人民在政治思想上的统一，就要做到思想革命先行，使全社会革命化、工人阶级化。

只有思想革命先行，才能很好地完成使全社会革命化、工人阶级化的历史性任务，才不仅能够攻占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建设的思想堡垒，还能更快地攻占物质堡垒。

使全社会革命化、工人阶级化，是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里清除各种旧思想、非工人阶级的因素的阶级斗争。但这完全区别于过去的阶级斗争，斗争形式也不同。

使人们革命化、工人阶级化的工作，完全是改造为更快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劳动人民的问题，是为了把所有劳动人民引导到共产主义社会而提出的任务。因此，我们党以思想教育为主，用解释和说服的方法，进行了并正在进行着使劳动人民革命化、工人阶级化的斗争。

我们本着即使是成分或社会关系、社会政治生活经历复杂的人，只要他愿意跟着我们党走，就不分任何人，都大胆地相信并争取到革命一边来的原则，为了使各阶层群众革命化、工人阶级化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由于我们正确地进行了使全社会革命化、工人阶级化的斗争，今天，我国人民的思想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社会的内部比任何时候都巩固了。

我们的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团结更加巩固，我国形成了所有劳动人民紧密团结，互相帮助，互相带动的红色大家庭。

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程，是使工人、农民、

知识分子等社会的所有成员都革命化的过程，是按照工人阶级的面貌改造全社会，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过程。

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要在发展生产力，消灭工人阶级和农民在劳动条件上的差别的同时，逐步消灭社会的所有成员在思想和道德、文化和技术水平上的差别。

在这里重要的问题是正确地解决农村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最终地解决农村问题，完全消除农村的落后性，才能完全清除从外部侵入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毒素和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能赖以进行阴谋破坏的立足点和地盘。同时，也只有把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才能高度地发展农业生产力，根除残存在农民头脑中的利己主义因素，坚定地引导所有劳动人民走为社会和人民而发挥高度的自觉性进行工作的集体主义道路。

我们党按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农村问题提纲》所阐明的方针，在农村大力推进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思想革命，消除农业比现代工业在技术上落后、农村比先进城市在文化上落后、农民比最革命的工人阶级在思想上落后的现象，继续加强工人阶级的党和国家对农村的领导和帮助，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集

体所有制不断接近全民所有制。

这样，一旦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阶级差别消灭，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那末全社会就将在同一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和共同的思想基础上实现政治思想上的完全统一。我们为争取这一天早日到来而斗争。

主体的知识分子政策

民族的知识分子政策

“我国的知识分子政策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所不同。政策所以不同，是因为知识分子的特点和条件同别的国家不同。”

金日成主席对我们两个人这样慢慢地谈了起来。谈话是在内阁办公厅三楼的一间宽敞的房间里进行的。

那么，朝鲜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特点和条件是什么呢？主席说道：

“我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富人家、地主、官吏、教员等的子弟，但因为是殖民地的知识分子，总是要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这就使他们具有别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没有的那种‘革命性’。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我国的知识分子就是具有和日本人同样的能力和知识，也得不到平等的待遇，受到了民族歧视。同时也没有给他们传授科学技术和工业技术方面的知识。解放后，我们为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广泛地向知识分子发出了号召。据我们调查，朝鲜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社会科学系统的人。尽是一些律师、代书之类，而且经济方面学的又是什么商业法，换句话说，尽是些学了拥护天皇制的法律知识或为资本家服务的经济知识的专家。可能有过一些医生，再就是搞音

乐、文学的人……这就是朝鲜知识分子的组成情况。至于我们所需要的理工科系统的人几乎数不上五个手指。

“但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平壤连一所大学也没有过。只有一所美国人办的培养牧师的大学，但这个大学同豢养亲美分子的机关是很相似的。这个大学的毕业生当中倒是出了几个搞民族运动的人……就是这样的大学，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时期也给封闭了。”

对具有这种特点的知识分子实行了什么样的“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的呢？

对为数不多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发出号召，召集六十名，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召开了“科学、技术工作者大会”。金日成主席在会上讲了话，第一次阐明了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内容。

“在建设富强的新朝鲜方面，科学、技术工作者要承担的任务是非常重大的。在建国事业中能不能取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们科学、技术工作者。

“我们只有牢固地奠定民族经济的自立基础，才能保证真正的自主独立。为此迫切需要的是，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的人材，也就是你们科学、技术工作者的非凡的热情和宝贵的才能以及创造积极性。

“第一，科学、技术工作者要为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有计划地管理和经营所有工厂和企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第二，你们还要积极地参加培养新的技术人员和专家的工作。无论哪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民族干部，就

不可能保证经济自立。我国也要从现在开始大力培养技术干部。为此要建立大学和技术专科学校，到处开办技术夜校和讲习所，大量培养技术人员和专家。

“在这方面，已经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的你们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政府一向无微不至地关怀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生活，使他们毫无不便地、无忧无愁地为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而积极努力工作。”

应该注意到，这次大会不仅向北半部的知识分子，而且向来自南方的或还在南方的知识分子发出了号召。

主席说：

“单凭我国知识分子曾为日本帝国主义或美帝国主义服务这一事实，就断定他们把民族利益出卖给敌人，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也许有极少数的知识分子是有意识地甘心作了他们的走狗。但是，他们的绝大多数是为了生计，迫不得已为他们服务的。党应当分清这一点。”

人们一向认为：所谓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共产党的“策略”，而不是“战略”。但是，金日成主席的主体思想，从抗日游击斗争时期以来，一向坚持统一战线理论，而决不把知识分子政策看做是一时的策略的。所以，即使建设结束了，也决不把他们弃如敝屣。

“举例说，不久前不幸去世的最高人民会议秘书长朴文圭同志一度当过京城帝国大学的教授。我们并不因为他在日本帝国主义手下做过事，就把他看做是日本帝国主义

的走狗。他曾献出自己的一切知识为人民服务，为民族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所以， 国家让他在很高职位上工作。而他本人也把工作做得很好。”

我同现今在金日成综合大学任教的教授、地理学博士朴泰勋（六十七岁）、物理学（量子力学）博士都相禄（六十九岁）、历史学博士朴时亨（六十三岁）等人， 从上午九点一直谈到晚上九点半。这些老博士也都是于一九四六年从南方来到这里的， 二十六年来一直担任着现在的职务，颇受人们的尊敬。

改造成美丽的河山

一位法国记者对平壤的秀丽景致赞美说：巴黎是市街里有公园的城市，而平壤却是坐落在公园里的城市。

在平壤，绿化面积占城市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五。

平壤植物园园长任绿宰博士说：

“这也全靠主席指导得好。”

不大了解情况的读者或许会说“又是什么‘指导’啊”，但要知道这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袖和人民”的主体表现。

让我们听听任绿宰博士的谈话吧。

“我原来在汉城专门研究了植物学。 我从日寇殖民统治时期就敬慕金日成将军，并且一直在想，只有在将军的领导下工作，才能献出我的专业知识为人民服务。

“解放第二年， 金日成将军在平壤建立了综合大学，

对南半部的学者也发出了号召。于是我只带了些种子和标本，冲破艰难险阻，好不容易才越过了三八线。”

他在一个老百姓家里休息的时候，有个人来接他，于是，他就坐上汽车来到了平壤。

“这就是先生的住宅。”这句话使他愕然呆立了。 他是只带一些标本和专业书籍，而根本没带生活用具来的。可是这所房子里，从家具到炊事用具样样俱全。

任博士在汉城，为了租一间房子住，左搬右搬不知搬了多少次。……他说，“我这辈子真没想到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接待的人对任博士说：

“这幢高楼住宅是金日成将军 指定给来自南方的 学者先生们住的。

“去迎接您的车，当然也是将军指派的。”

从此，他在金日成综合大学研究并讲授植物学，过了有意义的生活。但是后来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他的这种生活也遭到了破坏。学生们放下笔杆，拿起了枪杆。任博士也奔赴前线。

一九五二年四月，他突然被叫到部队本部，接到军事委员会的复员命令，同时接受了金日成将军的指示：要他回到当时疏散在北部山沟柏松里的金日成综合大学去。

“就在那个时候，在前线握枪战斗的大部分学者、 技术人员也都复员回到后方，着手制定战后恢复建设计划。当我回到大学时，那里也已经按照金日成主席的意图制定了‘国土大自然改造计划’。我带着学生冒着敌人的轰炸勘查了植物资源，营造了许多行道树的苗圃。”

主席教导他们的研究原则是：

第一，要把我国建设成美丽、富饶而景致秀丽的河山；

第二，要把我国建设成拥有人民生活所需的一切植物资源的国土。

一九五九年社会主义建设进入高潮的时候，任博士接受了主席的建设植物园的教导。主席带着任博士到位于平壤东北部的大城山视察了一整天，给划定了面积达一百三十町步的植物园园地。

主席高瞻远瞩，对任博士说道：

“植物园是绿化国土的标准样板。要把它建设好， 只要人们来到这里， 就能一目了然地感受到我国‘三千里锦绣江山’的美丽和富饶的经济。 要把它作为标准实现全国的植物园化。实现了祖国统一后，也要以它为标本，把南半部变成青翠秀丽的河山。”

“我们所以在大城山建设植物园， 是因为我国山多，必须造成丰富的山林资源来发展国民经济。你们的植物学研究也只要 根据这一方向去 搞就能成为 为人民服务的 学问。”

植物园经过十年工夫建设成了以两千多种主要植物为中心的植物园了。如今全国的干部都到这里来受到有关绿化国土、保护山林的讲习。

为了南朝鲜，在气候相似的黄海南道瓮津半岛设立了分园，专门栽培了温带植物。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任博士接到金日成主席的通知，

到了主席的府上。主席对他说：“我想和先生商量一件事。”说着径直把他带到了院子里。院子很宽敞，象农事实验场的试验田一样，栽培了多样品种的水稻、旱稻以至果树和药草等。主席指点了中间一棵大树。

任博士情不自禁地喊道：“啊！这不是水杉木吗！”

水杉木在日本发现的也不过是已变成了化石的，所以一名叫做“化石木”，此后在中国的四川省发现了这种树的原种，它是属于杉木科的落叶树。

主席把这棵树栽在院子里做了试验。这种树生长很快，十五年就可以长成栋梁之材。木质又硬又轻。主席对任博士说：

“请你研究一下用插条的方法增殖这种树的问题。我要同你商量的就是这件事。”

到了立春时分，把这棵树上的枝条剪下来拿到植物园进行插条，结果成功了。

植物园园长乐滋滋地说：“现在千里马大街上茁壮生长的行道树都是由主席府宅院里的那棵水杉木繁殖起来的。”

大力栽培[illegible]椒

一九六六年七月，金日成主席在靠近鸭绿江的一处静养所，把植物园园长任绿宰召了去。大清早，主席在静养所的坡路上，对他说：

“又有一个课题该由你研究研究了。我请你来，是想和你谈谈有关油料植物方面的意见。我们不但要解决食油，

还要解决工业用油料。我国山多，所以要想办法利用山解决油料问题，而不是靠田解决。”

主席沿着羊肠小道走在前面。裤脚被晨露打湿了。主席走到平坦的山坡路上，在一棵野生花椒树前停下来，说道：

“你看看这棵树。我把这棵树观察了三年。”上前一看，树上满是饱满的花椒粒。

“每年都结很多果实。而且油也出的不少。要用这类树在山坡上营造油脂林，你看怎么样？除此而外，最好还要研究胡桃、榛子等树，杏仁也可以榨油。我国人口年年增多，需要大量食油。最好把研究植物的一个重点放在这方面。”

任博士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那时，我惭愧得脸直发热。直到那时，我还没有丢掉把植物学只当做学术来对待的习惯。主席看到祖国的一草一木，总是把它同人民联系起来考虑。可是，我还没有具有那种革命思想和对祖国的热爱。我不能不反省自己对学问的态度。”

那天，主席同任博士一道在山上转游了三个多小时。他边走边说：“这种药草多种些可以入药，也可以吃。”他还说：“这棵果松嫁接后过了三年，树虽不高但已经开始结果子了。要把这种松树用嫁接的方法大量繁殖起来。如果全国各地都种上它，那‘松子’对人民的健康很有好处，而且还能榨出大量上好的油来。”主席连专家也没能想到的植物的经济意义都研究到家了，任博士不禁肃然起敬。

可是我认为，金日成将军在山中进行历时十五年的游

击斗争的时候，可能从根据地人民那里经常听到了许多有关山中植物的知识。要分析一下他那使专家、学者也都惊叹不已的设想的根源，是否也可以说是"向人民学习"的结果呢。

主席的衣服被晨露浸透了，回到静养所便说：

"让我们一起吃早饭吧。"把任博士让进一间小房间里。那里只放着一张朝鲜式小饭桌，任博士只好同主席对面而坐。

"请随便坐吧。"主席说着把菜碟递到任博士面前，直到任博士接过来才放手。

"怎么样，在那以后水杉木是不是在继续繁殖？是吗？已经快到一万棵啦？那是我国的一宗很大的财产啊。这就可以当做传给下一代的本钱啦。"主席满意地笑起来。顷刻，他凝视着任博士的眼，严肃地说：

"先生们的学问是要为人民造福的。植物学的研究工作也要沿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主张树立主体，但也决不反对学习外国的优秀的东西。学习外国的先进成就，决不是违背主体的。

"亚洲、非洲、东南亚，不管是哪里，只要先生想去的地方，都可以去看看。希望你成为主体地、革命地发展我国植物学的'人民的科学家'。"

一九六七年八月初，任博士又接到主席招请，到了主席的府上。主席等他一到就走到院子里，说，院子里栽的几种油料植物今年没有结出果实，请研究一下是什么原因。

"我国的油料植物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希望多发现

一些油料植物。”

于是，任博士等植物学者，遍历全国各地，去寻找新的油料植物，并广泛地号召各地人民委员会协助这项工作。

他们在黄海南道通过同人民群众的谈话，发现了新的品种。然而，那是当地只有一簇的珍贵的新品种。

主席接到这个汇报，亲自给油料植物研究集体写信，指示他们：“要为广泛种植这个品种而促进研究工作。”

然而，因为到秋天才能结果实，只好在前一年收下的三颗果实中选了一颗送到主席那里。

主席接到那颗果实，把它砸开看了以后，又还给任博士，并指示要一一报告研究结果。研究终于成功了，判明可以用嫁接秧苗的方法增殖。它的果实很象胡桃，一砸就裂成瓣，因而把它起名叫“瓣楸”。它的油脂成分多，对病虫害的抵抗力较强，而且木质也很好。

一九七〇年，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大量增殖瓣楸的决议。

任博士怀着成了“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的兴奋，喜形于色地说：

“如今，一年里就能在全国各地栽种好几万棵瓣楸树苗了。它的寿命也挺长，能结果实的年限为一百年。这也将成为传给下一代的很好的资本了。”

根据主体思想建设大工厂

在东海岸的工业基地中，堪称为王的本宫的“二•八

维尼纶厂”巍然屹立，它的占地面积竟达六十万平方米。

仅在十二年前，这个龙兴平原还是一片杂草丛生、荒芜不堪的湿洼地。

这个厂是在一九六〇年动工，到一九六一年五·一节竣工的。

竣工典礼上，由金日成主席剪了彩。仅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建设这样一个大工厂，用一般的常识是不可想象的，而这个国度的人民都说："论其根源，也不外乎是主体思想。"

只拿这一句话，恐怕还有些恍惚不解。但是，当你用心听他们的讲述，就能领会：主席和人民一致的要求，果然是毫无保留地调动社会主义体制的力量。

朝鲜北半部的气候和其他条件都不适宜种植棉花。但是农民用"棉花营养钵移植法"这种费工的办法生产棉花。

全体人民都殷切地希望，无论如何要用比种棉花较为容易的方法生产纤维。

北半部有丰富的地下资源，尤其无烟煤和石灰石是取之不尽的。这是聚乙烯醇纤维的原料。一九三九年十月，有一位朝鲜人化学家在京都帝国大学喜多教授的研究室里，研究成功了维尼纶的合成。他就是李升基博士。

日本在战时环境中，并没把维尼纶的研究成果归功于李博士。不仅如此，还在高槻的李博士的研究所附近，那些被强征的朝鲜同胞"报国队"，在宪兵的皮鞭下，挖着军用工事。这使他心里很难过。不久，军部严命研究所，

要促进对军用聚乙烯生产工业化的研究工作。

李升基博士想："搞那种事就会 更加 推迟 朝鲜的 解放。"于是，他决心消极地对待研究工作。结果，一九四五年七月末，李博士被宪兵队扣押起来，到了八月十五日才被释放。他怀着要实现他憧憬已久的美好理想的热切愿望，回到了家属们等待的、获得了独立的祖国。

李博士在汉城大学任教，担任了理工系化工科的课，能够把自己实现维尼纶生产工业化的希望传授给学生了。不久，他被推荐为工学院院长， 但是， 一九五〇年五月末，他反对李承晚把大学校舍用做士官学校的方针，提出了辞呈。

一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了。六月二十八日，人民军解放了汉城。

李博士在札记中写下了这样的字句：

"我终于摆脱了黑暗。啊，日蚀终于结束了。"

大约过了一个月以后， 工业技术联盟的 人来 问他："共和国政府想聘请先生到兴南电石化工厂去， 可是不知先生的意下如何。"

李博士立刻同意了。电石厂和维尼纶的合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他的满腔的希望象火一般燃起来了。 他决心，这回一定要实现维尼纶工业化。

李博士到了本宫车站时，他的老相识——京都帝国大学时期的低年级同学吴先生已经来接他。他们坐上汽车到了庭院整洁美观的新式住宅。吴先生告诉他，"这就是先生的住宅。"

兴南化工厂已经能够生产酒精了。这意味着，已经为李博士实现维尼纶工业化打下了基础。李博士起初还不大相信同胞们仅在解放后五年期间里，就能靠主体力量把化工技术发展到如此程度。这是因为他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在化工技术部门根本没采用过朝鲜人。

十月，美军在仁川登陆了。暂时的后退开始了。

李博士的研究集体也疏散到鸭绿江边的山区里去了。

当时， 李博士的夫人怀孕八个月， 还有大小五个孩子，最小的才三岁。一家人走起路来又慢又艰难。加上敌机不断在头上盘旋。他们一家经历千辛万苦，到了两江道的一个市镇，在那里住了一宿。正准备重新上路时，道党委员会指示李博士“推迟一天出发”。李博士一家七口人留了下来。

第二天早晨， 有一位在前一天 出发的 研究集体的成员，同一个赶牛车的农民一起返回来了。并告诉他说：

“据说领袖非常担心我们研究成员的后退情况。 特别是，听到李先生带着有身孕的夫人和五个孩子后退，立即指示两江道党委员会要给备一辆牛车。并说，坐汽车沿大路走，不如让孩子们坐上牛车抄山路走。道党委员会接到这一教导，派来了一辆牛车。”

李升基博士听到这番话，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感激的眼泪。

……

我站在“二·八维尼纶工厂”的大门口，向年产二万吨的宽广的厂区望去， 象巨龙一样的管道蜿蜒错综地 伸 展

着，我看在眼里，想在心里：朝鲜的科学家李升基博士走过的曲折多难的研究生活，终于结下了这样丰硕的果实。

我认为这一成就决不是李博士个人的成就，应该说它的奠基是，在那残酷的反对侵略的战争年月里也依旧熊熊燃烧的民族精神。

维尼纶博士的感怀

中央派来了产业省副相。毗邻鸭绿江的平安北道清水，有一座水丰发电站拦河坝，维尼纶研究所就设在这个山区的地下。它是绕着山腰挖成的大洞，里面就象宫殿一样。柱子和壁面都修饰得溜光明亮。大洞里设有寝室、食堂、浴室、娱乐室等，使得研究生活十分愉快。

这个研究所大洞的周围，不但有维尼纶研究所，还有合成橡胶研究所、肥料研究所、染料研究所等，这一带就象科学技术的综合宫殿一样，人们在美军轰炸下也斗志昂扬，继续搞研究工作。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冒着美军的狂轰滥炸，在平壤牡丹峰地下剧场召开了全国科学工作者大会。

这次大会并没有把军事性质的问题列人议程，而是根据战后恢复建设的前景，提出了纯属科学技术的基本任务。这使参加大会的科学工作者大为惊叹，并鼓起了勇气。

“同志们，战争给我国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科学和生产技术部门的知识分子，要为闯过这一难关，促

进战后恢复发展，献出自己的一切知识和经验。

“这是知识分子为祖国和人民所应尽的崇高义务。我坚信：我们的知识分子一定会满怀自豪感，把这项任务执行到底。”

科学工作者大会遵循这一教导，提出了建立不依赖外国的、主体的化学工业的技术政策，会议开了三天结束了。

会后，李博士回到了清水地下研究所。不久，一天夜晚有几辆卡车冒着敌机的轰炸开到了这里。车上满载着特地进口的实验仪器、试药和研究人员的衣服。

研究集体夜以继日地进行了为实现维尼纶生产工业化的实验。他们建成了日产二十公斤维尼纶的实验工厂。后来，又建成了日产二百公斤的中间实验厂。

一九五九年三月，主席来到龙兴平原，把这片湿洼地指定为维尼纶工厂的厂址。

主席对同行的李博士等研究成员说：“把已经决定为年产一万吨能力的工厂建设计划，改为两万吨能力的好不好。”这使学者们愕然发呆了。

“怎么样，能不能建设两万吨的？”谁都不敢回答。

那时党已经提出了“动员一切力量建设维尼纶工厂！”的口号，号召人民发挥主体的力量。

主席从战争结束的第二天起，就遍访各地的炼钢厂、机械厂、矿山，同工人们商量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保证供应大型维尼纶工厂所需的材料和庞大设施的主体条件差不多已经成熟了，可是学者们一听主席说，“好

啦，等工厂建成了，就举行盛大的竣工典礼吧。先生们也要为此做些准备。"就惊讶起来：啊！ 这莫非就是"革命的乐观主义"！

人民响应"动员一切力量建设维尼纶工厂！"的号召，发挥了排山倒海的力量。

"二·八维尼纶工厂"这个名称是根据共和国人民军建军纪念日二月八日而起的，这是因为以人民军为中心支援了工厂建设。但是，支援建设的何止是人民军呢，全国各地的工人、技术人员自不必说，就是青年学生、东海的水产工作者、农民、家庭妇女也都奋起投入了工厂建设。

工厂的管道总长竟超过二十五公里，厂里安装了一万五千多部大小机械设备。它的设计图就够装两大卡车的。

当维尼纶工厂的建设正以"维尼纶速度"高速进展的时候，李博士不幸因病住院了。一九六〇年十月他接到了主席送来的一封信和包裹。

李升基先生：

前几日，我获悉先生因病住院。现把江原道农民刚送到的山参两株奉送与先生，或许对先生的治疗有所效益。愿对贵恙早日奏效。

金 日 成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举行了本宫"二·八维尼纶工厂"的竣工典礼。人们称它是"主体的工厂"。这是因为从

机械设备直到合成技术，一切都是自力解决的，而没有求助于外国专家。人们还把它称为“祖国统一工厂”。这是因为它体现了人民的希望：这厂年产两万吨以上的纤维不但解决北半部人民的衣料，而且在祖国得到统一后还将用它来解决南朝鲜同胞的衣料。

金日成主席在竣工典礼上剪彩时，拿起剪子思忖了一会儿，对站在旁边的李博士耳语似地说：“先生的生平愿望可算实现了。”然后庄重地剪了彩。

瞬间，各车间同时开了电门。许许多多大小机器发出嗡嗡声开始转动起来。李博士感到心潮起伏，一股暖流荡漾在心房，热泪湿润了面颊。

主席紧紧地握住了李博士的手。五彩缤纷的纸屑纷纷飘落，数不胜数的气球向五月的碧空冉冉上升，人民军的礼炮轰鸣，主席仍然紧握着李博士的手站在那里。

工厂的工人斗志昂扬

“千里马”第一号骑手的回忆

在国际上通用的象征北朝鲜的称呼有两个：“千里马”和“主体思想”。

“千里马”的故乡指的是离平壤不远的降仙炼钢厂。一九七二年一月的某一天清晨，降仙的千里马第一号骑手、劳动英雄陈应源（四十九岁）来访问了平壤纹绣里的我们的寓所。

“降仙炼钢厂是主席凯旋祖国后，最先视察的地方。从平壤沿着大同江向南走，就有一个岔路口，再从那里往左拐就是金日成主席的家乡万景台。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主席的车开到了岔路口，副官以为主席一定会到万景台同阔别二十多年的祖父、祖母和婶母相会。不料，主席对副官说：‘你去万景台家，替我问候吧。’而他却坐车向右拐，驶向降仙方面去了。”

陈应源谈得非常生动。

日本军队溃败时，降仙炼钢厂被破坏殆尽，根本想不到什么开工。再说，也没有朝鲜技术人员。尽管是这样，主席却现出开朗的笑容同工人们握手，抚摸着童工的头说道：

“你们多年来都很辛苦啦。如今，祖国获得了解放，

你们是国家的主人了。让我们大张旗鼓地干起来吧。你们蛮工也要好好学习，成为国家的干练的主人。”

解放前，这里的工人们也曾听到过有一位名叫金日成的伟大的将军。但是，没有人具体地知道将军是怎样的一位，更没有人见过他。他们私下纷纷谈论，有的说是有五十多岁了，有的说是已经过了花甲的老革命家。对他们来说，将军是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但来到工厂的是，一位年纪不过三十多岁，神采奕奕、气宇轩昂的英俊的将军。在漫长的殖民统治的黑暗年月里，饱经风霜的工人们，握着金日成将军的手，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无比明快、乐观和激昂的青春气魄，他们都在心里下定决心，为朝鲜的光辉未来而斗争。

降仙恢复了正常的呼吸，可是过了五年，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军在这里平均每一平方米投下了两颗一吨重的炸弹。工厂变成了一片废墟。

停战刚到一周的那天，也就是八月三日，金日成主席来到了变成一片废墟的降仙。废墟上还冒着一缕缕的青烟，硝烟未消。主席突然来临，使得工人们不胜感慨，可是找不到一间房屋能够请他安坐，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他踏着瓦砾，拨开杂草丛向前走着，走到烧成半截的一棵白杨树底下， 对跟随的工人们说：“就坐在这里谈谈吧。”就随便坐在被炸倒的墙上。他说：

“你们千万不能灰心丧气。 炼钢厂似乎变成了废墟，但它决不是废墟。降仙这个地方还是依然存在着。

“你们降仙的工人不也是这样健在吗？ 还有我们的党

呢。只要有领土、人和党这三种，恢复就不成问题了。不要照原样恢复，而要扩建为现代化的、比原来更大的冶金厂。我们有技术，有力量能够恢复和扩建。原料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让我们用这些东西大干一场，建设一个冶金基地。……”

工人们听了这番激动人心的话，个个握紧拳头，下定了决心。他们动手拨开砖瓦堆寻找零件；在破铁堆里拣了可用的材料。他们在破坏殆尽的废墟上展开历时四十天的恢复建设斗争，终于炼出了第一炉钢。

“解放前，我是汉城西大门的一个汽车修配厂的童工。解放后，在美帝国主义的军政统治下，经常失业，过了苦不堪言的日子。但听说，北半部有一位伟人金日成将军凯旋祖国，北半部同胞就当了幸福的‘国家主人’，心里非常羡慕。

“就在这时候，战争爆发了。金日成将军的人民军部队从北方开进了汉城。我就志愿参加人民义勇军，后来，编进了人民军部队。一九五四年四月，我复员后被分配到降仙。我听说，那时，主席来到这个厂教导说：

“‘这个厂里也有从南半部来的人吧。他们都是很宝贵的人。

“‘尤其是他们的父母和亲戚都留在南半部，所以，你们要象亲兄弟一样好好照顾他们。还要让他们好好学习，在实现南北统一的时候，要使他们成为一个优秀的干部。’听到这些话，我心里真是不胜感激。工厂的先辈们都很热诚地教给我技术，工友们都在关怀和指导我。在他们的集

体帮助下，一九五六年我当上了作业班长。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主席来到降仙又问到：‘从南半部来的人，工作做得怎么样？’十二月二十八日主席再次来到这里说：‘我这次又来， 是因为我很想念降仙的同志们。’他还握着我们沾满油垢的手端详了每个人的脸孔。他和往常不同，语重心长地说：

“‘现在，我们的情况非常困难。有的国家把他们的走卒派进来，又有一个国家和他们一鼻孔出气，企图向我们施加压力。

“‘我国的宗派分子从中得到力量，抬起了头；李承晚倚仗美帝国主义，狐假虎威，妄图打进来。我们还能相信谁、依靠谁呢？我们只有依靠你们，除了你们之外再没有可依靠的了。’听了这些话，我们都恍然大悟了。这帮家伙搞什么鬼，大家都纷纷议论起来。”

“千里马”的起点

主席一向热情充沛，满面笑容，但今天却异乎寻常地现出严肃的面容，详细地说明了国家所面临的困难情况，这使降仙炼钢厂的工人们大为惊讶，但这种惊讶立刻又化为愤怒了。

要拥护我们的希望、救星——敬爱的领袖的革命活动，要打倒反对领袖的这伙宗派主义者！

“我们的党这样被内外敌人包围了，所以， 只好依靠你们——工人阶级。”主席刚说完， 工人们齐声高呼：

“金日成同志万岁！”

主席向他们招手致意，两眼湿润了。

工人们振臂高呼万岁，万岁声此起彼伏。

主席用宏亮的声音说道：

“同志们！ 正是你们降仙的钢铁工人才是党的核心部队。谢谢你们！”他还说：“十三日， 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计划规定把工业生产增长到一九五六年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二。混进党内的反动分子反对这个计划。坦率地说，要执行这个计划还缺乏资金、劳动力、材料。其中钢铁和钢材更不够。党提出了‘人人都要厉行节约，增加生产！’的口号。

“人家跑一步，我们就要跑十步，人家跑十步， 我们就要跑一百步。不这样，我们就跟不上去。在这困难的时刻，以实际行动证实党的路线和政策是正确的人，就是你们自己。”

陈应源继续热情地说下去：

“接着，主席说：‘让我们开怀畅谈商量一下，怎么办才好？’我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手，说：

“‘我们要合理地安排作业，开展技术革新，缩短炼钢时间。还要用设计能力六万吨的初轧机生产九万吨。’主席和我们谈了许久之后，上了车正要准备回去，可是不知想起了什么，又下了车，快步走近我们跟前，挥着手有力地说：‘我相信降仙的钢铁工人，所以我可以放心回去了。’从那时候起，我们都抓紧时间全力以赴地进行了工作。第二年即一九五七年的第一天，我们把炼钢时间缩短了三小时

零五分，创造了新记录。而且用设计能力六万吨的初轧机轧出的钢坯不是九万吨，而是十二万吨。这就是千里马运动的起点。”

千里马运动发展成为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民性运动了。

依靠合理化建议和技术革新特别是工人的发明创造精神开展起来的这一大革新运动，很快地波及到全国的各个工厂企业。

命名“千里马”这个名称并号召开展“千里马”运动的，也是金日成主席，而这个运动的雏型、榜样就是降仙炼钢厂。荣获第一号“千里马骑手”称号的就是陈应源。

陈应源曾是在汉城的汽车修配厂被解雇的童工，又没有什么手艺，可是他如今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英雄，这难道不是说明金日成主席的犹如放射能的“领导艺术”的吗？

他亲自发现、教育培养出来的“千里马”骑手，在全国各地多得很， 和我相见的就超过十个人。 以他们作为核心，在各工厂、企业里，大批地涌现出千里马。

一九四六年在东兴洞建立了平壤市东兴女中。然而，在朝鲜战争中， 美帝国主义 平均每平方米投下了 两颗炸弹，校舍和操场全被炸毁了。

战争刚结束， 主席就号召说：“首先要使教育下一代接班人——儿童的工作先行。”一九五四年五月，主席来到这个学校亲自选定了新校舍的地基。同年九月又来到这个

学校勉励他们“要尽早修建教室”。九月当校舍竣工的时候主席第三次来到该校，参加了学校少年团分团委员会，对学生们说道：

“同学们！希望你们作出努力，要把这个学校变成全国的榜样。”由于大家都竭尽努力，这个学校的一个教研组于一九六〇年在教育部门第一个荣获了“千里马作业班”称号。继而，各个班级都获得了“千里马班级”称号。一九六四年被誉为“双重千里马学校”，也就是获得了两次千里马称号。全校的百分之九十二的学生，在全国学习竞赛大会上，被评为最优等生，在全国中学滑冰、游泳比赛中连续三年获得优胜，从而显示了千里马的威力。

无论农村、学校，还是医院，到处都出现了千里马，为完成五年计划，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奔驰。

五味子礼物

降仙炼钢厂第三号电炉作业班长陈应源继续说：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主席又来到工厂，先视察工人住宅、商店、学校和单身宿舍等，最后视察了工厂。主席说‘你们工作做得很好。这回由陈应源同志号召大家进一步深入发展千里马运动的组织，开展千里马作业班运动怎么样？’”

陈应源遵照主席的教导，号召全国的作业班开展“千里马作业班运动”。

“我们号召他们说，要根据‘一人为全体，全体为一人’

的集体主义的生活原则，带动落后的人，先进分子帮助落后的人共同前进。同时要做好人的工作，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先进分子，积极开展文化活动，提高文化水平，掌握先进技术，提高工作效率。

"主席让我们号召开展千里马作业班运动以后，认为这个运动只发出号召是不行的，应该打下能够促进这个运动的牢固基础。此后，主席多次来到降仙，每次都百般关怀工人们的健康。"

主席站在炼钢厂的达两千度高温的炉前。主席所以站在喷出火焰、火花四溅的炉前，可能是要亲身体验这高温的吧。他注视着飞溅的火花沉入深思，然后亲手摸一摸炉前工的工作服说：

"工作服要用更厚的布做才行啊。因为在高温下工作的人是怕冷的。"对工厂的干部说："要做好对炉前工的保健工作。要在炉前安装电扇。他们体力消耗很大，所以要充分供应丰富的营养食品，让他们充分休息。借口搞千里马运动，不照顾身体健康，也不休息，是违反劳动的基本精神的。"

傍晚，主席回平壤去了。

这天半夜，工厂厂长室的电话铃响了。

原来是主席打来的电话，这使厂长不禁惊疑。

"我担心钢铁工人的健康，不能入睡，因此打了电话。怎么样？打夜班的工人都很好吗？"

那年夏天，主席把加了五味子的汽水送给降仙炼钢厂、黄海钢铁厂和清津钢铁厂。他还说：

"现在，我在昌城的山沟里。这里很凉爽，可是，在高温炉前工作的同志们真辛苦。"昌城是驰名的地方，这里盛产五味子，还有用五味子制造汽水的地方工业。

这是很久以后即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主席来到降仙的时候有过的事情。

主席和往常一样，深入工人群众中问这问那，亲切地交谈。

"你们吃着肉吗？鸡蛋呢？蔬菜供应得是否充足？"

一会儿还问旁边的厂长说：

"对从事高温劳动的工人应特别无偿地供应肉类、鱼类和食油，这一点你们做到了吗？"厂长回答说："是，我们在充分供应。"主席又向周围的工人们问："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

工人们众口同声地回答说"领袖，请您放心吧！我们一点困难也没有。"但主席说，"不，困难是一定会有的。"他还接着说：

"那么，让我来说说。你们打夜班回家以后，白天能睡好觉吗？睡不好吧。我刚才顺便到你们的住楼看了一下，那里门窗通亮，阳光照射，一定会睡不好。这可是个大问题呀。对高温工人来说，特别需要另有一间屋子。应该有一间打夜班回来白天也能一个人睡好觉的清静的房间。这样的房间要用窗帘遮阳光，使房间暗一些才好。浴室不要用公共的，而要每家都设一个。就是说，每家要有三个房间。"

陈应源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继续说：

"朝鲜战争时期，我们住的是地洞。可是停战后，主席最先给我们钢铁工人盖了住宅，甚至给我们定了窗户的大小规格。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又在全国最先给我们建造了每户两间的新式高楼住宅。

"遵照主席的上述教导，第二年春天，又建造了每户三间的雅致的高楼住宅。在主席的关怀下，我们搬进了这个三个房间的高楼住宅。其中一间是专供白天睡觉用的，门窗是双重的，所以能隔音。还打了用厚实的布做的窗帘。

"就是亲生父母也不会这样为儿女的睡眠问题劳神，甚至给他们准备新的卧室的吧。"

主席的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就是珍视人的社会主义精神的表现。珍视人的精神，就是使千里马运动成功的巨大动力之一。陈应源用"做人的工作"这句话来表现了珍视人的意思，同时他还谈到了自己亲身体验到的决定千里马运动成就的关键问题即社会主义式的人的相互关系问题。

对人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在各地听到了千里马运动的成就，每当这时候就有些疑惑不解。

"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预计把工业总产值增加到两点六倍的五年计划。"

我想，这恐怕是当初制定计划的基础太低了吧。

"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〇年的四年期间，工业总产值增加到三点五倍，平均每年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三十六点

六。”

这是不是最初的产量太低的缘故？……

如果这是事实，即使扩充了设备，也要大大加强劳动强度的。

对这一点，工厂的干部、劳动英雄都郑重其事地说“没有那回事。人人都是几乎被迫休息，被迫休假的。”他谈“做人的工作”时也谈到了“技术革新”“文化革命”。我对这种说法有些不解。正是为了更透彻地谈谈这个问题，千里马第一号骑手陈应源从降仙来到我的寓所。

陈应源讲述自己在车间里的体验：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我荣获了千里马称号，我们作业班也荣获了千里马作业班称号。主席来到降仙，把我叫去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比以前瘦了些。哪里不舒服吗？’

“实际上，我们作业班荣获千里马作业班称号以后，我是到另一个较落后的作业班去担任班长的。到落后的作业班去，收入是要减少的，但是只要为国家为人民着想，这点问题是不足挂齿的。主席了解到这些就安慰我，说：

“‘你在这个作业班里工作，没有什么困难吗？在生产提不高的落后的作业班里工作，可能会费劲的。依你看，落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从各方面考虑过，但是，原因还是在于没有做好人的工作。’

“‘对，那就是根本问题。问题在于改造人。要把所有的人都教育成先进分子，使人人都朝气蓬勃，相信自己的

力量，满怀生活的自豪感进行工作。把人的工作做好，这就是根本问题。你能够注意到这一点，是非常好的事。'

"说起我负责的作业班，个个都有干劲，但他们的思想意志不统一，相互不够融洽。

"作业班里有许多熟练工人，同时也有刚从冶金专科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他对电炉的管理问题，有不少意见。熟练工人们说，靠你这个毛孩子的理论是炼不出钢水的；年轻人认为作业班长做组织工作不合理论。了解到这些情况，我就先建立了'值班作业班长制度'。

"就是说让大家都轮流做'一天作业班长'。每个人当过作业班长后，都体会到作业班长责任重大，又很费劲。于是，他们的责任感提高了，也积极提出合理地管理电炉的各种方案了。

"刚从学校毕业的那个年轻人，当了学习班的老师；熟练工们也传授自己的经验和技术了，从而，工友们的统一和团结也就自然而然得到了实现。

"过了一年之后，作业班终于荣获了千里马作业班称号。"

在这个作业班里有一个从慈江道来的姓李的青年。他总是沉默寡言，工作效率不高，时常在车间里闹出事故来。陈应源作业班长认为这个青年一定有什么缘由，就同这个青年常常一起吃饭。后来，把他从单身宿舍带到自己家里同吃同住，就象自家人一样对待他。这个青年的生日那天，大家给他摆了一席盛筵，甚至把别的作业班工友也都请来。青年为之深受感动，噙着眼泪倾吐压在心头上的苦

哀：战争时期，他的一家遭受敌机轰炸，他同父母离散了，一直到现在不知他们的生死着落。

班员们都说，我们都是亲兄弟，要为李同志解除这份心事。大家商量好了，每个人就分工负责，通过书信打听他的家乡慈江道的各个地方。若从有点线索的地方寄来回信，班员们就请休假到那里替他找父母。班员们为同志寻找父母，不惜献出自己的假期，到处奔波。

时过三个月了，这位青年的父母的着落仍是渺茫。有一点线索就去了解，但都不是。就这样，单是发出的信就有二百五十封，回信中说得有点象他父母的人达一百多，这些人，他们都去访问过。整整过了四个月了，他们才知道了他的父亲被敌机炸死了，母亲住在慈江道的一个村庄，过得很好。于是，有一个班员去把她接来了。陈应源班长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让这个青年娘俩住下，而他自己却借了个单身宿舍的房间去住了。

作业班班员们还给这个青年娶了亲。

在这样体贴入微的关怀中，这个青年被“改造”得完全变了样。

这个作业班荣获千里马称号后不久，这个青年也成长为模范工人，荣获了千里马骑手称号。

如果进一步探索“千里马运动是把许多人造就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的教育运动”这个具体途径，那末，这里必有诸如此类的人与人之间的美好的心理交往。

“这双手是国家的宝贝”

“今天，就到龙城的‘母亲工厂’去参观一下吧。”我一听这话，就以为这个工厂是只有母亲们工作的工厂。这个国家的新型工厂用日本语是很难表达它的涵义的。“造饭厂”“养鸡厂”等新的名词常常使我们不禁感到惊讶。

“母亲工厂”指的是制造各工厂所需的大型机器设备的机械厂，意思是说：这里制造的高炉炼出生铁；煤气化设备生产化肥；制醛设备生产维尼纶；涡轮机用来发电。据说这个母亲工厂也是由金日成主席命名的。

这里的车间主任朱成一，今年三十六岁，是劳动英雄，又是最高人民会议议员。一九五七年他（当年二十一岁）在这里当车工的时候，主席曾握过他那满是油垢的手，他为此感到自豪。我访问这个工厂时，也同他见了面，握了手。这时他的手倒没沾油泥，可是他握得那么紧，握得我这只手都麻木了。

主席第一次和朱成一握手的时候，朱成一手上沾满了油泥，身穿油迹斑斑的破旧的工作服。主席对他说：

“你们是国家的主人。工作服，也要给你们发更好的。我们即将用石头生产纤维了嘛。”

用石头生产纤维？二十一岁的车工当时还没能理解这是什么意思。而在四年以后，制造维尼纶工厂的煤气化设备的时候，他才懂得了当时主席说的那句话的意图。

朱成一不但腕力大，而且他的话音也是宏亮的。他讲

话的内容，全是有关“金日成主席”的事情。

“一九五九年三月，主席来到我们厂的时候，轻轻地拍了我的肩膀七次。那时我的手依然沾满了油泥，因为腾不出空来洗手。但是主席对此毫不介意地说：‘这双手是国家的宝贝。’这时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当时我正在为黄海钢铁厂切削三千马力减速器的十吨重的轴。

“主席说：‘如今钢铁和机器是工业之王，要好好干啊’听了这句话我们就喜不自禁了。大家都象小孩一样毫无拘束地恳求说：‘要切削重型机械的部件，还是要有大型立式车床。请给我们解决吧。’可是他教导我们说：

“‘要发挥自力更生的精神，靠自己的力量，树立主体去试一试看。搞革命，就要有胆量。只要你们大胆地搞，就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制造八米立式车床。’

“这一教导，使我们受到启发，正象给我们的心田播下了火种一样。”

几天后，召开了车间职工总动员大会（这种集会，在日本只在举行罢工时召开，而在朝鲜北半部就能创造出千里马速度来）。会上，机械、铸造、机修动力、设计等所有单位都争先提出要求，说：“把任务交给我们吧。一定能完成，一定能完成。要大胆地去完成。”一个多月了，人们还没回一次家，一直在机台前工作和休息。

在当年八·一五解放纪念日那天，他们终于用四个月零十九天的时间以“主体”精神出色地制造成功了八米立式车床。

“八·一五那天，在平壤举行了全国业余文艺小组会演。我们打算通过文艺演出汇报制造成功八米立式车床的斗争情况。为了参加这出活报剧的演出，我也到了平壤。主席看了我们的演出后，非常高兴。我们回厂一看，同志们已经接到了主席的亲笔信和他送给我们的贺礼。主席在信里教导我们说：下一年要占领的高地，就是制造三千吨水压机。

“对我们来说，赶制三千吨水压机，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不管怎样，要想方设法用只能切削铸件六米长、十吨重的车床切削十二米到三十米长的铸件；用起重能力三十吨的吊车举起七十五吨重的水压机横架来加工。这事确实不简单。

“一九六〇年八月，正赶做这项艰巨工作的时候，我参加了千里马大会。

“大会的正式名称是‘全国千里马作业班运动先进分子大会’。我参加这次大会时，主席找了我，于是我到了休息室。主席劝我吃糕点，还给我倒了杯汽水。我实在感到不胜感激。

“主席讲了很多勉励我们的话。我很想把这一勉励的话传达给同志们，大会一结束就回厂了。可是，听到主席就在这前一天已经来过我们厂，不禁吃了一惊。”

一九五七年三月、一九五九年三月、一九六〇年八月、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月和十月、一九六五年二月、一九六七年六月、一九六八年六月，这些都是金日成主席接见朱

成一的日子。朱成一每一次都有了惊人的进步。他在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三岁，就当选为人民会议议员，一九六〇年八月成了劳动英雄，一九六八年八月担任车间主任。这样三年工夫，金日成主席就把二十一岁的车工培养成为劳动英雄，又使他作为千里马骑手打先锋，接连制造出工业机械。金日成主席的英明领导确实是超越人的想象的。在他的英明领导下，人民的技术和精神力量迅速成长了。

主席教导说："这一切都是由于人民大胆革命的结果。人民的力量是了不起的"。而人民都在说："这一切全靠金日成主席领导得好。只要按照金日成主席的教导去做，管保错不了。"

领袖和人民

宋福基，五十岁，他在北半部是很出名的人，是兴南化肥厂的厂长。十二年来，他一直是最高人民会议议员，又是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宋福基身材不大，但很壮实，为人和蔼，他的五十年的生涯如实地反映了现今的朝鲜历史。

日寇殖民统治时期，这个厂原是日本氮肥股份公司兴南工厂。宋福基是南朝鲜全罗南道的一个农民的儿子，因为家破人亡，无地可种，十七岁那年只好被征到这里，当了童工。宋福基想尽一切办法，要念书学点技术，作一个能干的人，但每天作十二个小时苦工，仅挣五角二分钱日薪，根本无法实现这种愿望了。这厂从监工直到工段长都是日本人；朝鲜人就是熟练工人，也只能领到日本工人工资的五分之一。

学技术，这事连想都不敢想。

一九四五年解放当时，宋福基有二十四岁。从这个时候起，他就和金日成主席有了联系。

解放后，一九四六年三月，实行了土地改革。

分配了土地，可是没有肥料就种不好庄稼的。为了迅速提高化肥生产，主席来到了这个工厂。

金日成主席通过谈话了解到宋福基是文盲，就说："你

马上到小学去念书吧”。他在主席的关怀下， 二十多岁时才开始学了朝鲜字母。不久他进入了咸兴化学工业大学夜授部，后来，他因学习成绩优秀，便插班到全日制科系，两年后他便成了工程师。宋福基很熟悉工厂情况，所以担任了厂长。

宋福基说，“回想起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就令入不寒而栗。”那是当然的。在朝鲜战争时期，他留在工厂保卫机器设备。但是，由于敌机的狂轰滥炸，工厂遭到了残酷的破坏。对于工厂所遭到的破坏，美帝国主义曾叫嚷什么“过了三十年也恢复不起来”。

一九五三年八月，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肥料是粮食，粮食就是社会主义”的口号， 让熟悉化肥技术的技术人员复员回到工厂来，并动员学生到工厂去搞恢复工作等，为恢复工厂作出了最大的努力。

这年十月十七日，主席来到工厂勉励他们搞好恢复工作，号召说：“不仅要把兴南恢复起来， 而且要把它建设成规模更大的新的化肥基地。

“还要新建用无烟煤煤气化的方法生产肥料的无烟煤化肥厂”。这样，在战前只能生产硫铵的这个工厂， 在两年的时间里就建设成规模扩大到五十倍的化肥厂了。

无烟煤煤气化联合厂除了生产硫铵、过磷酸、尿素、微量元素等化肥以外， 还有五十个工厂生产肥皂、 蓄电池、电极、硫酸等二百多种产品。

如今这个厂五十天的产量就等于一九四六年一年的总产量，是名副其实的大化肥基地。

技术人员目前研究的是技术革新，其中自动化和遥控是中心课题。

工厂附属中央医院备有四百个病床，还有一个夜间静养所、五个托儿所和两个幼儿园。

“请随便参观一下厂区吧”。宋福基说着先迈了脚步。对宋福基来说，走厂区可能就象走自家院子那样轻快，而我呢，本来不大喜欢参观工厂，所以只好拖着沉重的步伐跟着他走。他看我走步蹒跚，就叫我坐上了汽车。

硫铵联合厂的烟筒上黄烟缭绕。在烟筒下面，我们下了车。“请上去吧。”他说罢就扶着我上了楼梯。他用手捧着一把雪花般纷纷飘落的硫铵，仔细地端详着。

这是他时常看的东西，又是常常摸弄的东西。但是宋福基却把这个肥料捧在手里，看了一边又一边，他的眼睛里洋溢着深厚的感情。

我们走到外边坐了车，又下车走上楼梯……我们反复着这种过程，继续参观了工厂。

我问他：“公害呢？”

他说：“现在没有了。可是，技术人员还在付出很大的力量去研究预防措施。”化肥厂的附属学校有：

（1）工业大学化工系，

（2）高等技术学校，

（3）特殊技工学校，

（4）作业班长学校。

据说，主席见到宋福基时总是问他的南半部家属的消

息。宋福基说：

“我们来自南半部的人， 片刻不忘祖国的和平统一问题。我们一直想做一个‘统一祖国的主力军’。我们厂还贮存着准备在实现南北统一后可供吃不饱穿不暖的祖国南半部农民用一年的肥料。”

领袖和农民、渔民心连着心

组织合作农场，获得出色的成功

从平壤沿着夹在行道树绿荫里的秀丽的公路往西走二十公里，就可以一眼望到瑰丽明媚的村庄，一幢幢白垩粉墙、青瓦顶的住宅坐落在山脚和山腰间。借日本式的说法，这里活象是一处小别墅区。这儿就是以"青山里运动"闻名的青山合作农场。

青山里的管理委员会委员长是妇女，名叫卞昌福（四十三岁）。她的脸微黑，是道地的农村妇女。我一见她就不禁惊疑起来，因为我在日本东北的乡村小学读书的时候，有个名叫嘎江的女朋友，她现在的长相和这位妇女是非常相仿的。

然而，这位妇女如今兼任非常了不起的三种职务。她是最高人民会议议员（等于日本的国会议员）、劳动英雄、一级国旗勋章获得者、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从她的外貌看来，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主妇。

这位卞女士是个长工的女儿。她十四岁那年，她家为了裁减家口，就把她嫁给了一个长工，后来生了一男一女。

解放前，青山里有四个地主，其余的人都是佃农。这里还有东洋拓殖公司的代办处，处长叫吉屋。佃户们一年到头继续干活，但得到的却是不够吃四个月的口粮。所以只好背井离乡，颠沛流离，扛长打短，勉强糊口。

当时青山里有三百户人家，当然没有一幢瓦房。只有

四幢石板瓦房，是地主的房子。一句话，青山里是一贫如洗的穷乡。解放后，佃户们都当了土地的主人，当了国家的主人，这简直是翻天复地的转变。人们干起活来，势如冲天；生活过得也很富裕，真是梦想不到的事。但是，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了。青山里是从南浦港到平壤间公路的中间地带，所以就象轰炸目标一样，遭受了敌人的狂轰滥炸。敌人向这里投下了一千五百颗炸弹，等于平均每户投下五枚，还发射了数十万发机枪弹。

卞昌福的丈夫开赴战场了，她带着两个孩子，冒着敌机的轰炸，用树枝伪装牛背，翻耕种田。历来认为犁田是妇女们不能做的活儿，但是在没有男劳力的情况下，不能不由妇女去干。

她把女孩子留在家里，到田间干活的时候，她家被美军炸毁了，女孩子也被炸死了。到了前线的丈夫也阵亡了。

当美军在仁川登陆、人民军部队暂时后撤的时候，进犯的美军在青山里竟然屠杀了一百五十名党员和人民群众。敌人把里委员长牵着鼻子游街示众，然后枪毙了。把三百户农家也一个不留地全给破坏了。

一九五三年七月，停战了。

战争结束了，只剩下荒芜不堪的土地，别的全遭破坏，一无所有。房子都给炸毁了，口粮也断了，农具也没有了，耕牛也叫美国鬼子给宰了，种子当然更没有。这使人怎样活下去呢？

金日成主席早在停战一年前，即一九五二年四月就访问这个村庄，同农民商量如何办好战后农业的问题。

主席问农民，“你们说， 怎么办好？”农民纷纷提出意见说：目前，这个也少那个也缺，就这样“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虽然已实行土地改革，分得了土地，但靠个体经济是种不好庄稼的。只有把大家的力量联合起来才行。还需要由政府给予全面的帮助。……

其实，这正是主席从早在白头山搞游击斗争的时候就设想的农业合作化的道路。而农民自动地选择了这条道路，这一点是具有巨大意义的。

农民通过痛苦的生活体验认识到，用小农经济的旧方法，是根本种不好庄稼的。主席抓住这一点，便提出了农业合作化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仅是从根本上变革数千年来承继下来的小农经济的道路，而且是把顽固保守的农民教育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政治”工作。

然而，在战后，农民文化水平低、具有办集体经济的经验的干部也缺乏，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子实现整个农村的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因此，首先在每个郡以贫农和党员为核心试办了合作农场（合作社）。

同时，考虑到每个农民的具体条件和思想觉悟程度，把合作农场的形式规定了三种。

第一种形式，只是共同进行农业劳动的固定的劳动互助组。

第二种形式，是半社会主义形式。即合并土地，经营公共经济，按劳动和土地进行分配。

第三种形式，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形式。即合并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只按劳动进行分配。

青山里也是江西郡的合作化试办农场之一。一九五三年，由十六户贫农以第三种形式即完全的社会主义形式组织了合作社。当时村里只有一头牛和一些步犁等原始农具。

在试办期间，主席曾先后十六次访问了青山里，勉励青山里这十六家农户，并给他们指出了方向。

由中央供应了农机具、化肥、巨额的农业生产资金、粮食、种子和种畜等，还豁免了农民欠国家的债。

党和国家对合作农场的全面领导和支援，使没有加入农场的单干户睁开了眼睛。在试办的第一年，胜负就决定了。各地合作农场的平均收入同小农经济相比，水稻平均每町步增长到百分之一百一十至百分之一百五十，现金收入增加到二至七倍。

青山里的十五天

农业合作化问题，无论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件伤脑筋的事。就为这个问题，有的国家曾引起过混乱，有的国家反复失败。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当金日成主席根据农民的意见和自己的理论提出合作化路线的时候，党内一些人反对这条路线。反对这条路线的主要是教条主义者，他们说什么“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进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又说什么“没有现代农业机械，就不可能实现农业合作化”。这就是说，只有使技术改造先行，才能改造经济形式。金日成主席驳斥这一论调，说：“技术条

件在发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方面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但它在实现合作化方面，并不是必不可缺的条件。”

“当然，现在生产力和技术水平都还比较低。

“但是，我通过现场视察了解到， 大多数农民是不喜欢旧生产关系的，这说明，革命力量在这落后的农村已经准备好了。要抓紧这一形势，毫无踌躇地先实现合作化。”

合作农场的试办，使单干户大为惊讶。一到农忙季节，这个仅有十六户的青山里试办农场，就有人民军、学生、机关职员，都纷纷赶来帮助农活；农机具和种子也由党和国家来供应，所以合作农场和单干户的差别越加悬殊了。

农业合作化，用明显的实例打通了单干户的思想。于是连那些半信半疑的中农也都争先恐后地加入了农场。

到一九五八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农业合作化。青山里已在一九五七年完成了合作化。但是因为以村庄为单位组织起来，所以在这个里内有了好几个农场（合作社），有三十户的农场， 有五十户和一百户的农场等。一九五八年十月初，主席又来到青山里，坐在脱粒场的草席上同农场员们谈了话。

“如今，成立了合作农场，但是，各个农场大小不同，稀稀拉拉，极为分散。这样下去，就会浪费很多劳动力，也不能促进机械化。”

“如果把这些合作农场以里为单位合并起来的话， 就可以合理地利用公共设施。还可以办托儿所，也可以实现机械化，厉行节约，增加生产。”

农场员们都表示赞成，就在那个月里，以里为单位组

织了“青山合作农场”。

以这个经验作为榜样，全国各地农村都以“里”为单位合并了合作农场。

可是，在这个阶段，还没有产生闻名于亚洲和非洲、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独立国家的“青山里方法”。

一九六〇年二月，主席访问了青山里。到傍晚了他还不回去，说他这次要在青山里多住几天。管理委员长一听这话就目瞪口呆了。

“领袖，您要在这里住宿吗？”

“对，住处还是能有吧？”

主席就把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隔壁定为住处。第二天大清早，天还没有亮，他就起床走到一家农户的厨房里，站在往灶口填柴的主妇后边，说：“你辛苦啊。是做早饭吗？口粮够不够吃？”

这个主妇还以为是邻居，背着他随便回答了几句。吃的是什么菜？家里有几个劳力？因为问得太详细，主妇才回头看了一眼，这下她就吓了一跳，不知如何是好。

“对不起。”主席说罢就走到另一家去了。这家正往灶口点火，但烟囱不冒一缕炊烟。因为炕不好烧，屋子也不暖和，而且满屋的炊烟，把人呛得要命。

“修一修炕头吧。”他说完又到另一家去了。

这家有老奶奶，还有母亲和女儿，净是些女人。据说，孩子的父亲被美国鬼子杀害了。

主席抱一抱小女孩儿，向她母亲说道：

“我国有很多父亲被杀害的孩子。这孩子虽然没有父

亲，但要好好抚养她。还要好好供她念到大学。”

主席费两天功夫访问各家，了解具体情况，接着还了解了作业班的工作情况和作业班长的工作能力，又了解了年终分配情况。

同时，召集农场员，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还指导召开党支部会议、里党委员会协议会。会上，对干部的缺点提出了批评。这十五天，的确是热情充沛的“现场指导”。

“主席为国家大事一定很忙，可是， 他在这个农场竟逗留十五天，是吗？”

卞委员长答道：“是啊，主席说，这里的工作是关系到国家全盘工作的基本工作。……”

“在那些日子里，主席没有办理一般政治事务吗？

“就是连一次也没有回平壤去了吗？……”。“是啊，他总是用电话下达指示，有时有人带着文件从平壤到这里来。”

通过十五天的了解和协议会，主席发现了在农业合作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切缺点。

青山里精神的诞生

金日成主席在青山里逗留了十五天。在这些日子里他同人民促膝畅谈，发现了在合作化过程中产生的缺点，其内容大致如下：

首先， 青山里的管理委员长和管理干部们错误地认为，在把大小合作农场合并之后，劳动力是足够的。

在最需要青壮年劳动力的农忙季节，他们派青壮年到养鱼作业班和建设作业班去干活，还叫他们参加体育大会，排练文艺节目。这种现象是经营管理上的严重错误。主席还批评说，制定计划只凭主观愿望，而不够科学。

在播种期间，严重的现象是，播下麦种后，觉得误时了，就急忙改种黄豆或玉米等，作业班长在工作中耍官僚主义，甚至叫班员去做自己家里的活儿。

在搞好农场管理方面最大的障碍是，农场里竟有二十四个作业班。

主席说："如果这样搞下去， 管理委员长一天到一个作业班，也需要二十四天了。这样做是不行的。要把它改编成一半即十二个作业班。"

把两个作业班并成一个以后，作业班组织变大了。这样一来，班长就很难了解和掌握每个班员，搞不好最重要的"做人的工作"。于是决定在每个作业班里设五个分组，其定员为十八至二十名，实行了分组管理制。

结果，班长就能够根据班员的专长分配适当的任务，也能够圆满地贯彻党的政策，而且分组本身就成了生活的单位和细胞。

现有的建设作业班和农机具生产作业班改编成修理班，住宅及其他公共设施的修建和农机具生产，全由国家负担。

主席亲自深入农民群众中，和农民同住同吃，进行了谈话。在这过程中主席了解到在管理合作农场方面存在的缺点，那就是干部的水平赶不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的农村

的新环境。这是“水平上的差距”所带来的缺点。

克服这些缺点的具体办法，就是“青山里方法”“青山里精神”。

金日成主席说：

“青山里方法的基本点是：上级机关帮助下级机关，上级人员帮助下级人员，经常下到现场去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找出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并在一切工作中使政治工作即做人的工作先行，调动群众自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保证革命任务的完成。”

搞好人的工作，发动所有的人，采取一人带动十人，十人带动百人，百人带动千人的方法使党组织变成活的组织，使党员发动所有群众，这就是“青山里精神”的工作态度。

国家和党用这种方法竭尽一切力量，通过青山里精神这一动脉给农业合作化注入了血液。

国家对合作农场发放巨额贷款，后来又豁免了其大部分贷款。

国家还给农村兴修了大规模的灌溉工程和治山治水工程，向农村生产和供应了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建筑材料和各种消费品。

联结国家和合作农场的纽带是郡合作农场经营委员会。郡合作农场经营委员会把农业技术人员派往农村，并统一掌握农具厂和拥有拖拉机、收割机等机械的农业机械作业所和灌溉管理所等国营企业，直接指导农业的经营活动。而这个指导，采用的不是行政式方法，而是企业式方法，特别是把它的重点放在对农业生产的技术指导。

青山合作农场管理委员长卞女士的经历清楚地证明，农业合作化同时也是用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人的“教育过程”。

热情地说明青山里方法的卞女士，二十多年前还是个文盲。解放后，她才进学校读了书。战争时期，她只靠自己的双手种了庄稼。在实行合作化的时候，因为她有能力，被选为管理委员长了。

她认为不学习就不能进步，于是进农业大学函授系，学了农业技术，后来她还作为在职干部上平壤人民经济大学，学习了三年。

她毕业回到农场以后，又学习了主席的“现场教导”。这位四十开外的中年妇女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青山农场的十二个作业班都荣获了千里马作业班称号，其中九个作业班荣获了双重千里马作业班称号，后来由于连续四年成绩优异，获得了“千里马荣誉奖”，一九六七年，在全国第一个荣获了“千里马农场”的称号。

“全体农场员都很幸福。青山里是‘红色理想村’。这个农场为南朝鲜农民建立了全体农场员够吃一年的食粮及其他物资储备。我们要尽早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卞委员长遥望着更美满幸福的未来的理想村。

无税乐园庆丰收

缴税少，这对任何国家的人来说，都是件喜不自禁的

事。如果废除了税收制，那就再好不过了。

“沉重的赋税负担”，这句话是“坏政治”的同义词。苛敛诛求这个词，目前在日本使用的汉字词里是没有的，但它的实际形态依然残存于世界许多地区。

人们把合作农场叫做“无税的文明农村”。解放后曾有过实物税制。政府在一九五五年把实物税率减少到平均百分之二十点一；实现了合作化后的一九五九年又把它减少到百分之八点四，而对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村，则完全豁免或大幅度减免了实物税。到一九六六年四月全面废除了实物税制。这样，农民完全摆脱了赋税负担。

从平壤往东北走十二公里，也就是从动物园越过一个山，就有一个农场，叫做大城合作农场。这个农场的林管理委员长说：

“从一九六六年起，国家不仅废除了税收制度，而且无偿地给我们盖了新式住宅。

“房租费当然不交，自来水费由农场负担。所以，个人不必掏钱了。一九七一年每户平均分得了四吨六百五十公斤粮食和大约四千圆的现款。”

我一面听着林委员长的说明，一面掏出小本子找其他农场的统计数字做了对比。

位于东海岸工业城市咸兴以南二十公里地点的烽台合作农场，每户平均分得了五吨粮食和两千九百五十圆现款。闻名的青山合作农场则每户平均分得了七吨一百公斤粮食和三千五百圆现款。

每个农场，如果超额完成年初制订的生产计划，就能

相应地增加分配。这当然是给农民带来的“社会主义的好处”了。

一九七一年年底，我们到位于平壤以东十二公里地点的和盛合作农场去，参观了年终分配情景。汽车从干线公路拐进硬面林荫公路时，我们看到了坐落在小岗上的农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室前有广场，广场上，五颜六色的彩旗迎风飘扬，装有五十公斤稻子的草袋堆积得犹如万里长城，在其顶端悬挂着金日成主席的画像。

大约八百名左右的农场员聚集在广场上。年轻妇女们穿着花花绿绿的民族服装。人们都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呈现出一派节日的热闹景象。

在广场正中主席台右侧，乐队在用笛子、喇叭、大鼓等乐器演奏《金日成将军之歌》。乐声悠扬，鼓声震耳，给全场增添了热闹气氛。

管理委员会副委员长从今年挣分最多的人起，按照顺序点名发表分配量。

“第一名，第七作业班郑珠用，粮食十二吨六百公斤，现款五千四百圆。……”全场顿时响起了欢呼声和鼓掌声，乐队奏起了欢迎曲。还授予他奖品——电视机。郑珠用把奖品举了起来， 高呼“金日成元帅万岁！”全场又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第二名，第十二作业班韩仁德， 粮食十吨，现款二千五百四十圆。……”

扩音器在继续公布着，正象水上体育赛时发表比赛成绩一样。

作业班的年终分配结束了，接着还发了个人奖。一个中年妇女在掌声和奏乐声中走了出来，领了一等奖。她家挣的工分最多，是两千五百个工分，领了个手表。

用纸花点缀的六十台拖拉机和好几辆载重汽车排列在广场周围，正开动发动机，准备给农场员载运粮食。夜幕徐徐降临了，车灯也开亮了，广场上的电灯也亮了。

年终分配一结束，全场更加欢腾起来了。乐队民族乐器的奏乐声一响，穿着漂亮民族服装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在广场中心合着歌曲，兜着圈圈，跳起舞来。他们时而跳跃，时而旋转，时而又就地踏步。这就是快动作的“农乐舞”，自古以来人们庆丰收时跳这种民族舞蹈。

坐在他们周围的老大爷和老大娘们，有的被年轻人拉进舞场，有的自动走进舞场，显显自己跳舞老本领。舞圈越来越扩大了。

一辆辆用纸花点缀的拖拉机，拉着满载粮食和奖品的拖车，在《金日成将军之歌》的奏乐声中，轰隆隆地开出会场大门。

这就是社会主义分配，它是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决定工分的。

根据独创的“分组管理制”，先由分组选出的三名评分委员，评定分组成员的工分，然后经全体分组成员（十五至二十名）的讨论，呈报作业班。比如整个农场的水稻产量为十万吨，蔬菜、肉类的现金收入为十万圆，那末从中扣除种子、肥料、饲料费和灌溉设施费、农业机械和农具经营管理费等，再把它用总工分一除，就得出分得量。

作业班成绩评定标准有五条：第一，完成生产计划情况；第二，搞机械化、化学化的情况；第三，有无事故；第四，节省生产费情况；第五，学习情况和思想革命情况。评定工作由农业劳动者同盟委员会来进行。

把妇女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哪一个合作农场，在它建设过程中没有一个是不受到金日成主席的"现场指导"的。的确，我们在世界上未曾见过象主席那样孜孜不倦地遍访各地的政治领导者。

平壤东郊的和盛里，如果没有主席的"现场指导"，就决不可能有象今天这样富裕而灿烂的发展。

过去，这里曾有一个地主占有七百町步土地，其他农户不是佃户就是长工。原来这里只有二町步水田，四外全是丘陵，农民一天只能吃一顿午饭，真是名副其实的穷乡。

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佃户们都分得了土地，但原来就没有基础，条件又差，所以没有什么好办法。过不多久又爆发了朝鲜战争。由于敌人的狂轰滥炸，连高山都给轰毁了。雪上加霜，又连年遭洪水灾害。……和盛里变得越来越落后了。

一九五三年九年二十七日，停战后刚满两个月的时候，金日成主席来到了和盛里。他和往常一样，先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又跟农民谈了话，然后坐在地头环顾着周围的农民说：

“让我们大家商量一下， 这个村庄究竟怎么办才好。

“按原来的办法搞下去，能行吗？”

“我们觉得不行。 战争把咱们村庄弄成这个样子了，光靠我们的力量，是根本办不到的。……”

“说的对，所以我说大家要组织合作社， 把力量联合起来，怎么样？这块土地是在战火中用鲜血捍卫了的，我们不能放任不管啊。国家也要在各方面帮助你们。”

农民一个个都喜出望外，但不知道搞合作社该从哪里着手。

他们只是巴望主席指出方向来。

“连一头牛都没有吗？”

“不，只剩了一头。”

“那好极了，首先让大家共同用那头牛翻地吧。

“要把那头牛喂好，有的村庄连一头牛都没有哩。”

主席站起来了，大家也跟着站起来了。主席指着丘陵说：“要在那边丘陵上栽植长得快些的 树。”他还到了 和盛江边，说：“这里应该修河堤。 要用大石头把河堤修得坚固一些，好防止洪水。河堤上要修路，栽白杨树。”……大家都默默地听主席的话，这时有人若有所思地说：

“领袖，防洪倒是要紧，可是咱们村向来缺水， 一来干旱，就免不了遇上荒年。我们不知怎么办才好。”

“修水库吧。这里沟壑多，一定有适宜的地方。咱们去看看地形，选定一下位置吧。”

天已经黑下来了。人们都感到过意不去，但只好举着火炬跟着带地图的主席走去。

金日成主席登上山顶就摊开地图，用红铅笔划了一道红线，说：“这里，就在这里修堤吧。”接着他还做了具体的教导后才回去。

以上是提出农业合作化方针一年前的事情。

一九五八年，和盛农业合作社在全国农村中最先实现了水利化。许多旱田变成了水田。水库的水还能供给邻近合作社灌田了。这里共有四十所抽水站和排水站。田野上交错纵横的钢管是用来浇旱田的喷水式灌溉设施。旱田喷水式灌溉也是他们最先完成的，并成了全国喷水式灌溉的典范。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主席带着拖拉机手和拖拉机来到和盛农场，让他们用拖拉机试行了除草、收割等作业。一九六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一九七〇年七月四日、一九七一年十月七日等，主席先后七次来到这个农场，握着农场员的手，教导他们怎样搞机械化，怎样促进文化革命。

结果，和盛农场变样了。百分之百地完成了电气化，在七百一十二名农场员中，就有一百一十二名农艺师和技术员。还有四个诊疗所，那里有二十名医生和护士在为四百零九户服务着。

和盛合作农场管理委员长崔锦善也是妇女，当年三十四岁。一九六八年她从农业大学毕业，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丈夫是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士。

拖拉机是农业机械化的象征，无论到哪个农场，都可以看到大量的拖拉机。崔委员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这里充满着金日成主席对妇女劳动的深切关怀。她接着说：

金日成主席曾经到咸镜南道高原郡的一个农场，向当地农民有什么困难。农民却说“没有什么困难。”可是有一个妇女踌躇了一会才勉强举起了手。

主席说：“什么都可以，尽管你说好了。”

“咱们妇女头顶东西，很吃力。”

主席听了这话，就沉浸在深思里：把东西都顶着运，可不行啊！

主席微笑着说：

“妇女们的困难，要搞技术革新就能克服。让大家共同努力，战胜这个困难吧。”

后来，不到一年工夫，高原郡就出现了拖拉机作业所，这个农场也分到了几台拖拉机，当然还派来了拖拉机手。

这样，搬运作业就从妇女的头顶转到拖拉机的拖车上去了。

拖拉机生产也跨上了千里马。

一席谈话变新港

我们到东海岸的时候，把寓所定在西湖的招待所。它坐落在海角灯塔的对面，是一幢雪白的漂亮房子。此地景致奇绝，又隔着碧蓝的重洋，与新潟和拿赫得加相望，……其景实在引人入胜，使旅客产生留恋之感。

我们从宿舍开往兴南工业区的途中，到了海岸大街时，不禁大吃一惊。沿着弯曲的海岸，六层大楼鳞次栉

比，它在阳光照耀下，迸发出绚烂夺目的光彩，其风光之美犹如图片上的里约热内卢。

我们问："那是什么，是旅社吗？"

陪同我们的《劳动新闻》评论员说："那是远洋捕鱼工人的住宅大楼。这西湖是渔港。"

这使我们再次感到诧异。因为渔港曾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不过是个鱼腥味扑鼻、到处晒鱼网、穿着沾满鱼鳞的长筒胶靴的人们忙忙碌碌的地方。而且，因为我们在南朝鲜看到的渔夫的住房，都是些东倒西歪的破草房。

据说，水产工人的这些漂亮的住楼，也是根据金日成主席的直接教导建筑起来的。

主席说："他们到远洋去捕鱼，他们的家属就在家里惦念丈夫或父亲的安康。应该设法让他们住上能够遥望海洋的房子。"

我听着评论员的话，心里勾起了在西海岸南浦听到的一件事。

一九五七年六月的某一天大清早，天还没亮的时候，有一位戴巴拿马草帽穿西服的人来到南浦渔港，望了望码头，又朝着一只渔船停泊的地方走去。

渔船上，一个捕鱼工正在那里做活儿。那位身着西服的人就向渔夫说：

"您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是昨晚半夜回来的。"

"什么时候还要出海？"

"打算今早早一点出海， 可是陆地上的这帮人不给及

时卸鱼，没法出海。”

捕鱼工一再嘀咕着，发牢骚说陆地上的这帮人不给及时卸鱼。

“您的住房是在南浦吗？”

“是的，这就准备回家去吃早饭，可是弄成这个样子，不能去了。”

“您常常看到电影吗？”

这人问得非常仔细，捕鱼工觉得有些不耐烦了。这时，天也渐渐亮起来，能辨认出对方的面容了。这个老人在船上抬头端详了那位的面容，心想：报纸上常常看到的、水产事业所的墙上悬挂的不正是他的画像吗？

“您怎么啦。您能常常看到电影吗？”

“啊，领袖！……”

主席微笑着说：

“是的，我就是金日成。好吧，再听一听您的意见吧。”

“是，是。”捕鱼工心慌了， 可是主席这时已经上了渔船。 这使捕鱼工更感到难堪了。 但主席把手放在他的肩上，谈的非常亲切。 于是， 不知不觉中他的心情也平静了，能够毫不拘束地倾吐自己的心里话了。

主席和往常一样，仔细地打听了情况，然后从甲板上拿起沾满鱼鳞、腥味扑鼻的雨衣披在自己的身上，问道：

“这种雨衣，好撕破吧？”

“是，还是更结实一点才好。”

“您回了家，也能够理发吗？”

“理是理的，不过理发馆和澡堂离家远一点， 捕鱼忙

的时候没法去。”满脸胡子的捕鱼工回答说。

主席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就上码头往水产事业所挂了电话。水产事业所接到主席的电话，就大为惊讶，立即卸了船上的鱼。

主席说：

“鱼嘛，第一要新鲜。要及时卸下来供给人民新鲜的。”

主席同回家的捕鱼工一道徒步走到了他的家。这时这家主妇正在厨房里煮饭。 主席揭开锅盖看了 看就满意 地说：“饭煮的很香。”当时国家优待捕鱼工专供大米。

“您老人家，理发馆离得远可不大方便啊。再说，你们老是这样辛苦，还应该看看电影哩。”

主席说罢就默默地沉思着什么。

一年后，主席带着水产相来到了南浦。正象捕鱼工所说的那样，在这一年期间，主席给他们实现了卸鱼作业的机械化；在捕鱼工人住宅区还盖了理发馆、澡堂、电影院和医院。主席这次来到南浦，是要亲眼看看其执行情况的。主席很想见一见那个捕鱼工，可是他已经出海捕鱼去了。

正因为主席在十五年前同那个捕鱼工见面谈话，在西湖才出现了象里约热内卢那样风景优美的水产城市。

这座美丽的“文明水产城市”到处设有小学、中学、水产学校、医院、 托儿所等。 这座城市建立在海岸白沙滩上，是好让捕鱼工人的家属通过门窗遥望他们亲人捕鱼的海洋。

美丽的城市，善良的心

高楼住宅

平壤元旦的旭日，格外清亮耀眼，恰好同"朝鲜"这个国号相称。

我们在外国迎接了元旦，觉得在屋里没事可做，就到街上去逛游。

我对陪同我们的记者同盟的K先生说，"让我们参观市民过节的情景好吗？"他马上接受我们的请求，顺便走近一位带着孩子路过千里马大街的妇女，说："让我们去参观你的家好不好？"

这位妇女立刻答应了，我们就跟着她上了四楼。进了屋，我因肚子不舒服，进了厕所。厕所里，靠一边置有浴槽，靠一角设有冲洗式便器。便器很矮，坐下来很舒服，好象在草坪上坐着伸腿那样。

我问："这个楼房的便器都这样矮吗？"他们说，对此，金日成主席在视察时曾经作了指示。其理由很简单：如果是专供大人的，孩子们用起来腿就不够长，很费劲。真是细致人微的政治。

这与象在日本国会的答辩那样敷衍了事的那种政治是根本不同的。

再举一个实例谈谈周密细致的指导。

金日成主席带着一位副官，到了青年大街的刚竣工的一幢大楼，沿着阶梯上了楼。主席出门常常事先没有预告，带着副官一坐车就走。所以这样的时候就没有开路的摩托车，也没有警卫兵。正因为这样，市民无法估计主席什么时候到哪里来。

“你好？”主席说罢就迈进了门坎。这家大嫂一见主席进来，就愣住了。

但是，主席马上问到她家的生活情况，又问住楼房方便不方便，问得非常亲切。于是她的心情就松快多了。可是她看到主席用手摸摸地板，就感到诧异：

“领袖，地板怎么啦？”

“哦，我是在琢磨楼房的地板和火炕哪一个好。从前，我们的祖辈说，不在暖烘烘的火炕上接到儿媳妇给端来的饭桌，生活就没有意思。……”

这家大嫂被主席那委婉动听的话所吸引，立即搭腔说：“是的，的确是那样，有年老的父母和孩子的人家，还是火炕最好。

“您已让我们住上这么好的楼房了，我还提出这样的意见，实在感到不好意思，可是我想，还是把暖气改成暖炕的更好。”

“我也认为你说的对。

“这幢楼房的妇女们都是同样的意见吗？”

“是，她们常常这样说，特别是带孩子的妇女，都说火炕好。……”

主席点了点头，对身边的副官说：

“你的意见呢？我看她们的意见非常好。 我们就要研究研究，现在能不能在高楼住宅里铺炕。”

上面已经提过，元旦的早晨在千里马大街跟一个妇女去访问的那一家家长是机器制造厂的工人，共有四口人，住在四楼的两间屋，都是暖气炕。

我们坐在炕上，不一会就浑身上下暖烘烘的。

这暖气炕比日本的“被炉”强多了。

据说，他们一家是在一九七〇年搬进新居的。“人民群众的意见”是“火炕最好”，主席就采纳他们的意见， 建设了这条千里马大街。

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是让他们住五楼以下的房间的。

耸立在主要大街两旁的大楼，既不是公司，也不是官厅或银行。 而一楼是商店， 二楼以上都是劳动人民的住宅。我想这样的城市，恐怕除了平壤以外是罕见的。

根据日本的说法，这里劳动人民住的大楼房，就是出租的楼房，但这里根本没有缴租的观念。

他们不叫房租费，而叫“住宅使用费”。

每月的“房租费”即住宅使用费是两块钱（折合日币三百圆），它包括电灯费、自来水费、 家具备品使用费等。

凡是大楼住宅，都备有衣柜、桌子、椅子、床、洗碗台、碗橱等家具。

私人住宅是寥寥无几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是怕冷的人，很想借两间平壤市劳动人民的高

楼住宅作办公室。只拿三百圆的房租费不就可以嘛。

再加上，以每个洞即以市内一定的地区为单位，设有供饭的工厂（K翻译员把它叫做“造饭厂”），所以每天向这里订购三顿饭菜就可以了。

生了病，也不必担心。因为洞诊疗所的每个医生负责二百名居民，定期进行健康诊断，还制成病历表。治病又是免费。啊，武见会长（日本医生会会长——编者注），难道日本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吗？

商业是“供应工作”

平壤市城市设计总工程师说，首都人民的生活单位就是按照行政单位——行政区来划分的。他说：

“这个方案把居民的生活安排也纳入了城市建设计划里。也就是以五千至六千名为一个生活单位划成‘洞’。

“解放前根本不考虑这种生活单位，只是任其自流的。划分区域的设计原则是‘做到儿童上学不穿过大街’。由于贯彻了这种原则，在平壤，从托儿所到中学的所有儿童，不穿过大街也能上学校了。

“供应厨房用具或蔬菜、新鲜鱼等的商店，都设在五百公尺以内。洞内还设有理发馆、澡堂、燃料供给所、邮电分局、诊疗所、母亲学校、儿童图书馆，等等。

“至于妇女参加工作问题，为了使工作单位接近住宅，在每个洞的高楼住宅的楼下设有各种分工厂，所以，她们进这些分工厂就行了。分工厂有儿童服装厂、造饭厂，等等。”

据说，这个国家，推销商品，不叫“贩卖”而叫“供应”。国家规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本质上是对人民的供应工作”。第一个供应原则是，保持供应比例，保证居民过得更富裕。第二个原则是，加强城乡联系，消灭城市工人和农民的差别。为此，首先消灭城乡之间的物价差别。例如一公斤食盐，不论在海岸或在白头山山脚，均为一角钱。

第三个原则是，凡是居民的生活单位即居民所住的地方，都设立食品商店、蔬菜商店、水产品商店等。

根据上述原则按生活单位组成的供应组织和行政组织，上有综合商店，下有每隔五百公尺的门市部。向这些门市部拨给商品的就是“综合商店”。这种商店每个区都有一个，是经济核算制单位，由商业总局负责管理。

商业总局下设十三个处：

工业品商业管理处（主要向百货商店供应商品）；

食品管理处；

蔬菜管理处；

公共饮食业管理处（主要管理食堂、造饭厂等）；

服务设施管理处（管理洗衣所、澡堂、理发馆、电视机修理店等）；

农村商业管理处（向市郊合作农场供应商品）；

机关商业管理处；

水产品管理处；

肉类管理处；

燃料管理处；

旅社管理处（也管理集体宿舍）；

农产品商业管理处（管理并供应鸡蛋、蜂蜜、山菜、芝麻等）；

被服管理处。

总管这些管理处的就是“商业总局”。商业总局具有行政和管理两个职能。行政职能是，监督商品供应和销售，并检查度量衡；管理职能是，制定供应计划，确保并供应

商品，管理财政和劳动力。

这个商业总局的正式名称是“平壤市人民委员会商业总局”，当然是个政府机关。

一九五九年，金日成主席教导说：

“人民委员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搞好商业。这是因为人民委员会是负责人民生活的‘户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搞好供应工作。”

例如，以蔬菜管理处机构为中心的蔬菜流通方式是，根据市内的需要，按月、按季度和年度制订计划，然后把它交到平壤市农村经济委员会。农村经济委员会又根据这个计划，向市郊合作农场和企业单位分别下达生产任务。管理处有义务无条件收购生产出来的全部蔬菜。

蔬菜丰收的时候，就贮藏和加工，剩余的则调拨到供不应求的山区。价格是由人民委员会根据“不侵犯农民利益的原则”规定，但必须超过生产费。

离开市内一到郊区，就可以望到大片大片绿油油的菜地。菜地上，喷雾器在喷出白濛濛的水雾；晴空的水雾上，呈现一条条斑斓的彩虹。这就是平壤市民的蔬菜源泉——郊区农场的田野。

这里还有一些大工厂的附属农场。这是为了做到工人和职员家属所需的蔬菜“自给自足”而办起来的。

向平壤市民平均每人每天供应六百克以上的蔬菜，这好象成了一个原则了。因为大搞增产运动，白菜和萝卜除了腌泡菜以外还向国外出口。政府根据“不侵犯农民利益”的原则，增产多少蔬菜就买多少蔬菜，所以，农民不必担

心卖不出去，更不必拿拖拉机去毁掉它了。

除了水果以外，蔬菜都由管理处的汽车事业所负责搬运。在搬运时，汽车直接开到农场菜地。汽车把蔬菜分别运到市内各综合商店，又从综合商店运到区内的各个商店和门市部。根据平壤市的实际需要，有计划地安排市郊农场，这就是“红色首都”商业机构的特点。

我们听取有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生产和流通问题的说明时，K翻译员就往往说出“××基地”的词。

生产“基地”，沿着供应路线，把粮食直接供应到居民那里去。

我们参观的大城合作农场（离平壤向东北十二公里）和和盛合作农场（平壤以东十二公里），都是平壤市的蔬菜生产基地。

大城里耕地面积共达一千五百公顷，其中菜地占七百公顷。菜地一年种三茬，去年平均每公顷收获了一百五十吨以上的蔬菜。其中过冬菠菜五十至六十吨，春季甘蓝四十吨，秋天泡菜用萝卜和白菜平均每公顷一百吨。在一百公顷果园生产苹果、桃、葡萄、梨、李子等供给了平壤市。同时，一年生产了一百吨猪肉和二十五万个鸡蛋。另外在六百公顷水田收获了四千吨水稻。用这些收获进行年终分配的结果，每户平均分得了四吨六百五十公斤粮食和四千圆（日币六十万圆）现金。

从蔬菜生产基地的供应计划来看，一年四季都有供应，毫无间断。从冬天到春天的淡季，要用温室栽培的蔬

菜和过冬蔬菜以及贮藏的蔬菜来供应。

水果生产基地也建立起来了。战争时期，金日成最高司令官为指挥作战，常常到前线，回来时他还视察平壤南郊力浦丘陵地带。后来，在这里修梯田栽果木，建立了“平壤果木农场”。

为了大量生产鸡蛋，在主席的故乡万景台建设了养鸡厂即养鸡场。从远处望去，是一排排的五层“工厂住宅大楼”，这里住着十万多“居民”。这个厂分为养鸡厂、鸡蛋厂和鸡肉厂。

还修建“养猪厂”，用工业式方法来饲养猪。而养鸭的却叫“鸭子牧场”。

鲜鱼和贝类生产基地，分布在东西海岸各地，那里有三万吨能力的冷藏库。这里的水产品是用冷冻货车和冷冻汽车直接运往各地商店的。

在商店里售货的人，日本叫做店员，而在这个国家叫做“售货员”或者叫“商业战士”。一九五八年，主席把普通江商店的六名售货员叫到府上，要看看售货员工作服是否适于工作特点。

主席教导说：

“你们是站在服务战线最前列的战士，是一心为居民生活方便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而服务的。我想你们一定很辛苦。尤其是因为整天站着工作，所以要给你们做棉鞋。”

主席的这一关怀，不仅仅是对她们的鼓励。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工作若不周密细致就会犯官僚主义。尤其是供应部门和服务部门更容易产生官僚主义，以致降低服

务质量，引起居民的反感，进而造成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批评和不信任。

主席要求售货员保持社会主义使命感，也就是说要求供应部门同居民保持血肉相联的同志式的服务态度。

一九五八年，主席到了安州地区的时候，听居民们说，“有一个商店女售货员对顾客非常亲切。”她叫金玉心。她作为城市商店售货员，对每个居民的生活和每个家庭的事情照顾得十分周到。如果听到朴某的姑娘准备出嫁，她就不等人家来订货，事先预备好结婚所需的商品，到时候又把它送到朴某家去。她总是这样，居民还没说要买，就事先了解情况，预备好商品，以帮助居民。“做得非常好。”主席说罢立刻到那个商店去见了金玉心。

主席称赞她说：“你是优秀的商业战士。”还勉励她说：“要多学习专门知识。”并把她送到培养女商业干部的商业大学去学习了。毕业之后，她当上了平壤第一百货商店的经理。

我们参观了这位女经理负责的平壤第一百货商店，每个楼都有挤挤满满的顾客，柜台前的售货员，各个笑容满面，和蔼谦逊，正在向顾客介绍商品。

这里还有一些会说外国话的售货员接待外国顾客哩。我这样说是因为会说日本话的一位售货员始终和金经理一起陪我们参观的缘故。

除了这位女经理念的商业大学以外，还有人民经济学院、商业工作人员训练班等教育机关培养着商业干部和售

货员。

经济学院，是把“革命烈士家属”即革命烈士的夫人和革命烈士子女培养成商业干部的。

商店的干部和售货员大部分都是妇女。

金日成主席曾教导说：

“售货员应该成为人民的母亲。”

这个名言的意思是，妇女和姑娘最了解家庭生活，做售货员正适合。

还有不少商业俱乐部，这和日本的商工会议所不同，是售货员们搞音乐、话剧、体育等文体活动的场所。这里还有电影院和礼堂，是供她们学习专门知识的场所。

“荣誉军人”办工厂

在平壤街上逛一逛，几乎看不到战争创伤，但并不完全是这样的。

我们往往见到身不由己的中年男人，有的腿不自如，有的胳膊不自如，……他们都是在朝鲜战争中受伤的人。

这个国家不叫他们“残废军人”，而叫“荣誉军人”。

朝鲜北半部有七十多座“荣誉军人”办的工厂。

咸兴“荣誉军人聚氯乙烯厂”是其中之一。厂长叫郑熙哲，当年四十一岁，是最高人民会议议员。我们和他进行了谈话。

一九五一年八月，当美军在西海岸登陆时，他参加了反击战，但不幸右腿受伤，切断膝盖上部，在医院长期养

伤，痊愈后安上了假腿，假腿用惯了，他就回到了家乡咸兴。

战争还没有结束，郑熙哲在防空壕里，同荣誉军人朋友们一起商量，他向朋友们说：

“我们应该搞一番事业。城内城外有的是炸弹和炮弹的破片。要拿这些东西制造钉子。战争胜利了，要搞恢复建设，就需要钉子。”

郑熙哲说：

“于是我和同志们一道借来铁匠铺的锤子，开始制造钉子了。”

市党委也再三劝阻他们，说：“党和国家给你们创造充分的条件，保证让你们过舒适的日子，何必带着虚弱的身体去干那种活儿。……”但那时候，他们荣誉军人早已聚集在一起，办起各种手工业来了。

金日成主席听了这个报告后，便教导说：

“白白呆着，也是够难受的呀。让他们挑一挑能够增强食欲的轻松活儿干吧。”他还教导说：

“荣誉军人同志们，花儿是要继续开放的。你们过去为祖国浴血战斗，开放了花。今后也要继续开放革命和建设之花呀。”

在这样的环境中，郑熙哲的同事们越来越增多了。他们商量：有没有比制造钉子更有益的事呢？结果决定要生产塑料产品。

原料是由国家无偿供应的。可是他们想：凡事都要靠国家照顾，也是过意不去的。根据一九五一年八月的内阁决定，他们从战时起充分得到国家的照顾。他们决定，轧

辊这类东西应该有“主体”地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制造。

他们想到用美军丢掉的坦克炮身也可以制造轧辊。于是他们到了我军曾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全歼美军装甲师的战迹地，弄来炮身，经过反复失败，终于自力制造出了轧辊。

当时，他们的工厂职工增加到六百多人。其中，二百九十名是荣誉军人，其余的是他们的妻子、儿女和技术人员。工厂组织是生产合作社形式， 其名称为“咸兴荣誉军人塑料日用品工厂”。

荣誉军人工厂跟别的工厂不同。一般工厂向国家上缴一部分盈利，还在推销产品时缴纳一种税金“流通手续费”，而荣军工厂一律免缴这些。他们的生活都由国家来保障，因此，工厂的利润都用来添置生活福利设备和休养娱乐设施。

国家为了照顾荣誉军人上班，在离工厂五百公尺至一公里远的地方，盖了雅致美观的高楼住宅，还无偿地供给他们三轮车、自行车、上下班用汽车等。

工作时间 根据他们的 身体条件分别决定， 有四小时的，有六小时的；职员的工作时间是七小时。但其工资一律按八小时支付。而且，其中身体条件特别不好的人，则一天只做一小时或两小时工作，而且工资均按八小时支付。

他们的工资照发的休假期，比一般工人还长。所有荣誉军人每年一定要在工厂经营的静养所休养或疗养五十一天。

也许有人问，这样做，能提高工作效率吗？上面已谈

过，厂里一半以上的劳力是荣誉军人的妻子和儿女，还有技术人员，所以满可以提高效率。

这个厂里的机器，有很多是残废的人也能操作的自动化了的机器。产品有塑料雨衣、裤腰带、玩具、人造革制品等二百多种。这些产品不仅满足国内需要，还向国外出口。

这个厂有副业牧场，有着二百只羊和二百个蜂箱（一箱能收三十公斤至四十公斤蜂蜜）。另外还有十五公顷水田。

你在北半部，无论在各城市还是在火车上，都会看到写着"荣誉军人席"字样的牌子。荣誉军人坐火车、公共汽车、船只均为免费，还为他们腾出窗旁最好的座位。理发馆、食堂、电影院里也都有特意为荣誉军人留下的座位。荣誉军人到旅馆也受到优待。例如，腿不自如的人，就让他住进没有台阶的静谧舒适的房间。

更重要的是，在金日成综合大学和金策工业大学等几个大学里还设有"荣誉军人班"。他们在这里受到预备教育，然后升入大学。

革命乐观主义的花朵

一九六七年六月，金日成主席访问了在朝鲜战争中受伤的军人们开办的"咸兴荣誉军人工厂"。主席于一九六五年也来过这个厂，但那时因日程关系，只停留上午时间，而这一天，他花费一整天，视察工厂，又跟荣誉军人和他

们的家属谈了话。

上次来的时候，主席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困难”，他们齐声回答说“没有”。其实困难倒是有的。

当时，他们的工厂里没有上下班用的汽车。主席回平壤就马上给机械工业相打了个电话，指示他马上给咸兴荣誉军人工厂送一辆大型汽车。

这一天，他来到工厂，握着郑厂长的手说，“你们活动不大方便，可你们很辛苦。”他久久地端详着厂长的假腿，似乎在检查假腿是否合适。

他直接走到聚氯乙烯薄膜滚压车间，和往常一样，用柔和宏亮的声音向工人们问长问短，还称赞他们的工作成绩。可是，他突然又严肃起来，说：

“这可不好，煤气味太大。要很快安上排风机。你们原来身体就不怎么强，这样下去，就会糟蹋身体。

“还有，轧辊的距离太近，应该采取安全措施。”

主席这么一指出缺点，厂长就感到惭愧了。可是他轻轻地搀扶着厂长的胳膊，上了台阶，到了皮包车间。他看到荣誉军人的妻子们的工作情况，就说：

“你们的丈夫是荣誉军人，你们是作他们的手脚而工作的。我衷心祝愿你们幸福。”他到了雨衣车间，看到一个脸上有火伤疤的荣誉军人，就紧紧拥抱着他说：“你得受整形手术了。我事先告诉平壤的医院。……”

这些荣誉军人，一听主席的赞扬，个个都喜不自禁，可是受到他的慈祥的抚爱，就热泪盈眶了。

他们都围坐在广场上。主席对他们说：

“就是为了‘革命乐观主义’， 这座工厂也是需要的。做活不要影响身体，搞一小时也好，两小时也好，只要增强食欲就行了。你们音乐小组活动搞得很好。真是当之无愧的‘火线乐器’战士。”

在朝鲜战争时期，前线的战士们用电线、铁片和板条等制造出玲珑的吉他、伽倻琴、笛子、喇叭等乐器，经常在地下营房里演奏，鼓舞了战斗士气。火线乐器就是指这种乐器说的。

“你们在平壤举行的文艺会演上的演出，是很成功的。特别是双目失明的金喜德同志，话剧演得很好。你们每天搞很多音乐活动，使生活富有艺术性，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妇女们也要搞音乐小组，孩子们也要搞合唱队。这样，每周假日，大家都来唱歌跳舞，欢欢喜喜地度过一天。这就是革命乐观主义的花朵。”

“大家都来，让我们合影留念吧。”

因为六百人要合影，在场的人们顿时欢闹起来了。这些人一半是假腿、假手或失明的男同志。他们都争着要站在主席旁边。结果他们的妻子都站到后排去了。

“好啦，这次让女同志都站在前排再照一张吧。”

照完相，主席转身望着他们招手致意。

“同志们再见。希望你们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党、为国家奋斗终身。”

大家一遍又一遍高呼了“万岁！”

“好了，好了。”领袖招手答礼，然后上了汽车。汽车刚

开动，突然又煞住了，接着车门一开，主席就走出来了。

主席径直朝着刚才照过相的地方走去。几排长列椅子中间有一对荣誉军人夫妻坐在那里。失去双腿的荣誉军人在他的妻子的扶持下举起双手高呼万岁。主席透过徐徐开动的车窗看到他们，就叫车子停下，走到他们的跟前。

他握住这位名叫高秀雄的荣誉军人的手，说："谢谢你，望你保重身体。大嫂也很辛苦，希望你作丈夫的两条腿，奋勇前进。"

主席说完，又上了车，但车子却依然停在那里没有开动。主席把咸兴市党委第一书记叫到车边去。这位书记也佩带着荣誉军人胸章。

主席用手帕揩着眼泪说：

"那个失去双腿的同志，是很宝贵的人。希望由党好好照顾他，不让他感到一点不方便。"

在金刚山附近的温泉里，有一对夫妻。妻子是劳动英雄，人们称他们是"金刚山夫妻"。妻子竭诚给双目失明的丈夫教盲字，夫妻俩又共同学习了东医学，结果丈夫成了东医，在温泉里医院当院长，妻子当药房主任。

有一位外国女记者在平壤搞《金日成著作选集》的翻译工作，她到咸兴荣誉军人工厂去欣赏了工厂音乐小组演出之后说：

"因为我不懂得革命乐观主义这一词的真正涵义，所以很难把它译出来。可是一到这里，我就认清了这个词的真意。"

擅长音乐的民族的民族音乐

“平壤万寿台艺术团”是朝鲜的代表性的音乐艺术团，它拥有许多“人民演员”和“功勋演员”。在他们准备前往巴黎、日内瓦等欧洲各国进行巡回演出的前夕，我们观看了他们的演出。

那天晚上，天气很冷，又下了大雪，可是平壤艺术剧场却暖烘烘的，场内已挤满了人。他们的演出颇受欢迎，据说这一场入场券已在两个星期以前就卖光了。这座剧场可容纳一千名观众，全场洋溢着如同自由国家城市音乐会的那种气氛。观众们女的穿着华丽的服装，男的大部分穿着黑色西服，当中还夹杂着穿人民服和军服的观众。

舞蹈《雪花飘飘》的伴奏曲的旋律，扣动了我的心弦，使我很想见一见这位作曲家。

“人民艺术家”李冕相先生是六十开外的人。这位“人民型”艺术家的手指头那么粗，简直不象作曲家。这不禁使我心中犯了疑惑：这位老人创作的歌曲《雪花飘飘》的优美动听的旋律是从哪里抒发出来的呢？

“我们创作艺术的基本方针是，用社会主义的内容，去为人民服务。特别是音乐部门，要进一步发展我们的民族音乐，使它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情感和理想。为此，其基本内容必须是民族的和传统的东西，而且是符合人民情感的东西。……”

李先生根本不谈自己的作品，而首先谈起这个国家人

民艺术的公式。……他每谈一句话，就长吁一口气。这兴许是李先生的习惯，但我感到他这是要倾吐心里话的。

“在音乐里重要的是，把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金日成主席教导说：‘如果忽视艺术性，就不成其为艺术作品。如果只偏重于艺术性，就成为艺术至上主义。’他还教导说：‘若不是优秀的爱国者，就不能创作爱国的作品。

“‘不热爱人民的作家，就不能写出有助于人民的作品。’是的，人民就是艺术的享有者、创造者和源泉。”

在殖民统治时期，他的遭遇是不幸的。由于民族音乐扼杀政策，朝鲜音乐遭到蔑视，被排挤到游兴场去了。李先生也在“黑暗”统治下，受尽了贫苦的折磨。但是他在蔚山专心致志地从事保存和发掘蔚山地区民谣的工作。

解放后，在殖民统治时期受事大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影响较轻的艺术家为数不多，他也是其中的一个。他以抗日游击斗争时期的许多革命歌曲为基础继承和发展革命音乐，取得了成就。

朝鲜民族是擅长音乐的民族。无论到小学还是中学，都能听到学生们的歌声和伽倻琴等民族乐器的奏乐声。

从中学的音乐教育来看，每个学生在毕业时都要掌握唱歌、跳舞或弹奏乐器等一种以上的技能。

各个单位的音乐及话剧小组活动开展得也非常活跃。特别是在人民军队里由于在抗日游击斗争时期和朝鲜战争时期，在硝烟弹雨中建树的“火线乐器”的革命传统扎下了根，所以各部队的文艺活动达到了很高水平。

学生少年的艺术会演是每年举行一次的。今年在学生

少年宫举行的新年联欢会上演出的童声合唱很精采，它很象维也纳少年合唱队。

在平壤牡丹峰剧场，我们还观看了工人艺术小组演出的新年联欢节目。参加演出的都是在去年文艺会演上得奖的人和单位。如，皮革工厂工人们演的民族舞蹈、地毯工厂的中年妇女们演的民歌小合唱、纺织厂的女工们演出的伽倻琴弹唱、机器制造厂工人们演的男声合唱《青山里田野庆丰收》等节目，艺术性都很高，使人难以相信他们是业余艺术小组成员。

据说，通过这种活动，各单位每年涌现出几个音乐家和舞蹈家，逐渐成长为功勋演员和人民演员。

金日成主席是非常严格的音乐评论家。他说：

“我们在进行游击斗争的时候，只要一编出革命歌曲，不用说农民，就连伪满军也都唱。我们不大会作曲，所以忙的时候就只编歌词，配上现成的曲子来唱。尽管这样，人民还是喜欢唱这样的歌曲。只要你们写出好歌曲来，南朝鲜‘国防军’士兵会唱它，南朝鲜学生也会唱它的。

“音乐艺术部门工作者要进一步发展我们的民族音乐，使它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感情和理想。

“过去几年来创作的歌曲几乎都是好的。〈风雪啊，风雪〉和〈走上决战之路〉等是多么好的歌曲！这些歌曲既优美又庄严，足以唤起人们投入革命斗争。象〈光荣的普天堡〉、〈鸭绿江两千里〉和女声重唱〈泉边〉那样的歌曲，富有朝鲜旋律，符合我国人民的感情。看来〈青山里田野庆丰收〉在最近出的歌曲中是最好的了。这首歌曲

贯穿着朝鲜旋律，很好地反映了时代精神。这首歌曲出色地表现了我们劳动人民以跨上千里马的气势勇往直前的战斗气概和充满胜利信心的乐观情绪。我们的现代音乐必须朝这个方向前进。

“现在，我们的音乐基本上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的。看来，如果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就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为了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民族音乐以适应今天的现实，我们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我们的音乐一定要以朝鲜风格为基础，要符合我国人民的感情。

“我国人民不喜欢和朝鲜人的感情距离很远的纯西洋音乐。

“我们的轻音乐虽然有不少流行歌曲的味道，但由于具有朝鲜风格，所以人们喜欢它。金钟德同志唱的歌博得掌声和喝彩，并不是偶然的。虽然他唱的歌多少有些流行歌曲的调子，而却有着丰富的朝鲜旋律，是明朗的而且富有乐观主义精神。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创作的歌曲中，有不少流行歌曲。当然，颓废的流行歌曲是不好的。但是在流行歌曲中也有一些不是颓废的而是继承朝鲜民歌的形式创作的较轻快的歌曲，这样的歌曲还可以继续唱。因为我国人民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将近半个世纪的残酷殖民统治之下，由于慨叹当时腐败透顶的社会而唱的歌曲中就有不少流行歌曲。思想健康的群众喜欢唱的歌一定是好的。继承了民歌形式并为群众所喜欢的歌曲，即使有一点流行歌曲的调子，

也应该加以发展。”

对诗剧创作的深切关怀

朝鲜电影工作者同盟的戏剧作家李钟淳先生对主席的艺术论表示钦佩说：

“就是连电影工作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都不晓得的演员的名字，我们的主席却记得清清楚楚哩。这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八日在电影制片厂举行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扩大会议的时候有过的事情。当时，我对他不禁表示无限的敬佩。

“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 当时主席还在静养中，可是他把我们作家、诗人叫去，进行了谈话，一直到深夜。

“他低声说：‘我在学生时代读了高尔基和鲁迅的作品之后，就下定决心要为人民献出一生。’

“他说：‘今天，我国电影在革命和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要创作出这样的电影来： 主人公是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人们一看电影就深受感动，奋勇投人革命和建设。我认为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总之，问题在于电影里的主人公。那就是描写主人公怎样树立主体的革命世界观的问题。’

“那天晚上，有一位同志请教他说， 艺术的人民性特别是诗词的人民性大体上是什么。对此，主席又轻声说：

“‘有一次我到昌城郡的一个山庄进行了视察。那里的合作农场简直不象样，连一块水田都没有。于是，我对他

们说要好好利用山河。政府还帮助他们盖住宅,兴修水利。几年后我又到那里的时候，这个穷山僻壤，竟变成了美满幸福的村庄。

"'清澈的河水，绿油油的水田，这些秀丽的风光使我深受感动，心想：我甘愿一辈子在这里工作。这种感受就是抒发诗情的开端。可就是没有一首歌颂这种革命的建设面貌的诗。我所不满意的就是这一点。人民性的诗，就是人民喜欢朗颂的诗。人民说好，那就是很好的诗。'

"也就是说，把脱离现实、凭个人的感性吟咏的自以为高尚的诗歌，是资产阶级的诗歌，而不是人民的诗歌。

"金日成主席的美学就在这里。"

在抗日游击斗争时期，金日成主席常常亲自创作诗歌。李先生举例介绍了一首如下革命战歌：

白头密林，地茫茫夜沉沉，
望着那格外皎洁的月亮，
使人怀念祖国的河山，
啊，为革命献身奋战，
誓把祖国解放。

我们通过翻译听了这首诗，所以用日本话来表达的话，可以说是"昨日之花"，但在朝鲜语发音的韵律中却荡漾着雄壮嘹亮的情感。

在异国的密林里，被敌人包围，身临险境，但不惜牺牲为祖国的解放而英勇奋战。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必然会出

现诗歌的。

至于电影，我已经看了将近三十部影片。不论是哪一部影片，都贯穿着主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的影片，简直叫人流下激动的眼泪。

金日成主席说："……拿一部影片中对恋爱问题的处理来看，那里面就没有什么思想内容，乏味得很。我们不应该描写为恋爱而恋爱。为恋爱而恋爱，这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对我们不仅毫无教育价值，反而会有害处。"

那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影片描写的恋爱是什么样的呢？

金日成主席说：

"新型人物的恋爱必须服从于革命事业的崇高目的，必须同争取革命胜利的斗争密切地结合起来。因此，我们的影片应该打击那种忘掉革命事业，一味追求个人享乐的颓废的恋爱观，应该把朝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目标，互相帮助，互相带动，英勇斗争的新型青年男女的崇高而美好的爱情作为榜样加以提倡。"

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另一个制度下的人来说，这是一本自我修养的教科书。

《劳动家庭》和最近荣获人民奖的《欣欣向荣的村庄》等影片，描写的是：原来小市民个人主义倾向很浓厚的一些青壮年，在革命的主人公们的慷慨激昂的革命热情鼓舞下，逐渐得到教育和改造的情景。影片的整个情节都很紧凑，又有说服力，看了它就感到津津有味。

战斗故事片《一个护士的故事》、《游击队五兄弟》等

影片，几乎没有虚构，多半用纪录片的形式刻划了历史事实，所以既有气魄，又有说服力。虽然放映了三个小时左右，但仍然觉得时间短促。

民族歌剧在灿烂地开花发展

朝鲜的民族歌剧，译成日文就是“唱剧”。这种译法倒不如译成歌剧或“朝鲜歌剧”好，因为我们更容易听得懂。

解放后，在戏剧部门出现了这种民族歌剧，它又是人民所喜爱的优秀作品。

一位戏剧作家把这种作品叫做“诗剧”。这种诗剧目前在戏剧部门是最成功的作品，人民也非常喜欢它，所以今后的戏剧将以民族歌剧、诗剧为中心，有主体地向前发展。

解放后，戏剧部门曾经遇到各种问题。当然，涤除了过去戏剧中的自然主义色彩，采取了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针，但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却存在问题，造成了混乱。

尤其是对于怎样继承民族传统、古典这一问题，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加以实践。

朝鲜有一出与《春香传》同一个时期出现的古典剧《沈清传》。

它是根据十七世纪前后时期的清唱民间故事的长篇诗歌改编的唱剧。剧情大致是这样：有一个姑娘在佛象前打躬作揖地许愿说，求您给我双目失明的父亲睁开眼吧。后来她被商贩买去，乘商船到远海，突然遇上大暴风。她为

平息风浪，跳海牺牲。但她被龙王救生,成了王妃。后来，她宴请全国各地的盲人，终于与父亲重逢，此刻，她的父亲的双眼也复明了。

解放后，在演出《沈清传》时，有的说父亲突然双眼复明这一最后的场面不大科学，就把它改成梦境形式。

金日成主席在看完这部唱剧后作了如下的批判：

“失明的父亲睁开眼，是表现当时人民的愿望的。这里渗透着要摆脱苦难的黑暗世道、迎接光明世道的愿望。不管它多么不科学，随便修改古典，是背叛人民愿望的。

“这是对古典的诬蔑,是虚无主义。贯穿在民族古典里的人民的心愿，最好要继承。”

朝鲜战争时期，在美军进行狂轰滥炸的情况下，在牡丹峰地下剧场经常演出话剧，鼓舞了战斗士气。其中有一出话剧是《煤矿的人们》。它描写了后方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而进行的斗争面貌。主席在观看这出话剧后说：

“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屠杀人民的场面需要修改。美帝国主义者实际干出的暴行要比这场面更残忍。但照样把它搬上舞台，就是自然主义手法，而不是我们所要求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且，这里也没有什么艺术性。

“必须把它加以抽象化或典型化，并且把思想性和艺术性配合起来。”

把思想性和艺术性配合起来，用社会主义表现方法反映生动的现实，虽然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但可以说戏剧作家们通过传统的“诗剧”找出了这一途径。

我们把这种“诗剧”称为“朝鲜歌剧”或“民族歌剧”。

《党的好女儿》《血海》《普通江的史诗》等戏剧都属于诗剧。

去年，金日成主席第一次观看了诗剧《普通江的史诗》，就赞扬说：

“这出剧的舞台平壤市普通江畔，昔日是贫民窟，但如今变成了人民的美丽的游园地，耸天的高楼住宅和大厦鳞次栉比。

“暮气沉沉的旧生活复生为生气活泼的新生活。这个诗剧很好地描写了要给人民带来幸福生活的殷切愿望，所以使人深受感动。诗剧这个戏剧形式，是适合于表现人民长期的英勇斗争历史的体裁。”

因为解放初期主席亲自参加普通江改道工程，铲起了第一锹土，所以他一定是感慨无量的。

南北的和平统一

我们问金日成主席对南北朝鲜的和平统一和国际形势的发展有何具体方案和看法。对此，他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在接见我们的时候，作了如下的解答。

关于我国的统一问题

今天，我国的整个形势朝着非常有利于我国人民争取自主地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的方向发展。

在主体思想的旗帜下，国家的北半部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进一步巩固了争取自主地统一祖国的政治经济基础，给南方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希望和信心，有力地鼓舞他们投入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

最近，在南朝鲜，要求和平统一的气势迅速高涨，反对法西斯统治、争取社会民主的斗争比任何时候都加强了。去年的傀儡总统"选举"前后持续的青年学生和人民的群众性斗争，以及在社会界、政界活跃起来的关于统一祖国的议论表明：在南朝鲜，反对现统治制度，要求和平统一的气势不断高涨，势不可挡。

由于我们的和平统一方针受到朝鲜人民以及广大世界

舆论的一致支持，由于在南朝鲜要求和平统一的气势高涨，一向反对南北之间的任何接触的南朝鲜当局也为大势所迫，不得不来到了南北红十字会谈场所。目前在板门店举行的南北红十字团体的预备性会谈，虽然觉得为时较迟，在那里商讨的问题范围也有限，但是，不管怎样，由朝鲜人自己聚在一起商讨民族的内部问题，终究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可以说，这是我国人民在和平统一被分裂的祖国的斗争中前进了一步。

我们对南北红十字团体之间的会谈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希望，竭尽诚意促使会谈成功，从而早日减轻人民由于分裂而遭受的痛苦，以此为踏脚石开辟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道路。

但是，南朝鲜当局的立场则与此恰恰相反。他们从被拉到会谈场所的第一天起，就制造种种借口继续拖延会谈，还说什么“不要过于兴奋”“为时尚早”，给沸腾的要求和平统一的气势泼了冷水。尤其是，他们说什么我们已经作好了战争准备，马上就会“南侵”，于是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为此而新制造了各种恶毒的法西斯法令故意使局势变得紧张。

南朝鲜傀儡集团进行的这种骚动，只能理解为他们企图压制在南朝鲜日益高涨的要求和平统一的气势，破坏南

北接触和协商，使国家的分裂永久化，借以维持自己的苟延残喘的命运。连美国和日本的一些反动统治阶层和御用刊物也说：南朝鲜宣布“紧急状态”，与其说是因为有“南侵”的威胁，倒不如说是因为内部情况而制造出来的政治阴谋。这并不是偶然的。

南朝鲜执政者使用这种拙劣伎俩是骗不了任何人，什么也解决不了的。

看来，他们为内外形势朝着不利于自己的方向急剧转变而惊慌，歇斯底里大发作。这些人有必要清醒一下头脑冷静地想一想。

现在，时代不同了，形势变了。

今天的形势已不同于美帝国主义者盗用“联合国”的名义，把我国分裂成南北的四十年代了。美帝国主义者任意干涉和摆布别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目前，美帝国主义者和日本军国主义者都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

南朝鲜执政者至今仍在背叛民族，抓住美帝侵略者的衣袖不放，引进日本侵略者，企图从中寻找活路。我们认为，他们必须摆脱这种反民族的立场，现在已经是时候了。

南朝鲜执政者要想找到真正的出路，就必须回到民族

的立场上来，就是现在也好，要放弃企图依仗外来势力，“培养”“实力”，并用实力压倒北朝鲜，实现“胜共统一”的愚蠢的主张，接受我们要由朝鲜人自己联合力量，用和平的方法统一祖国的正大光明的建议。

你们问到我们的统一祖国的具体方针。我们关于统一祖国的方针和以前没有不同。我们一贯主张：民族的内部问题——我们祖国的统一问题，不应受外来势力的干涉，而应当靠朝鲜人自己的力量，不是用战争的方法，而是用和平的方法求得解决。

我们在去年四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提出的八项救国方案和八月六日讲话以及今年新年贺词中再次阐明了自主地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我们今后也将始终不渝地为实现这些方针而竭尽一切努力。

促使目前举行的全民族都很关心的南北红十字团体会谈成功，就将给祖国的和平统一造成有利的气氛。

南朝鲜当局谈论什么“阶段”，说什么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又说什么只先做哪些，其他的要推到后面。这是拖延战术，不是想解决问题的态度。

如果南北红十字会谈很好地结束，被拆散在南北的家属、亲属和朋友能够互相自由来往，就不仅会减轻他们遭受的痛苦，而且可以借此沟通南北之间被隔塞的感情，加

深理解。

在我国消除紧张局势，这不仅对祖国的和平统一，而且对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为了在朝鲜消除紧张局势，首先有必要把朝鲜停战协定换成南北之间的和平协定。我们主张：南北签订和平协定，在迫使美帝侵略军撤出南朝鲜的条件下，大幅度裁减南北朝鲜的武装力量。

我们不止一次地阐明了我们没有“南侵”的意思。如果南朝鲜执政者没有“北进统一”的意图，那末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同意南北签订和平协定。他们真正希望我国的和平与和平统一，就不应以无中生有的“南侵威胁”掀起骚动，而应当同意南北之间签订和平协定。

我们主张：加强南北的接触和联系，为解决祖国统一问题而进行南北政治协商。

在消除民族分裂的悲惨命运，和平统一国家方面，有很多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南北政治会谈，才能圆满地求得解决。

我们愿意随时在达成协议的任何地点同南朝鲜的民主共和党、新民党、国民党等一切政党举行会谈。现在，南朝鲜当局还没有见过面，就论是论非，只是口头上谈论“和平统一”，而拒绝协商，这不是要和平解决统一问题的

态度。要想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南北朝鲜各政党就必须积极地进行双边和多边协商，以便交换对统一祖国的政见，探求和平统一的合理途径。

为了南北协商和接触，我们随时并且对任何人都敞开着大门。就是在祖国和人民面前犯了罪的人，只要他真正悔悟过去，为国家的和平统一而走上爱国的道路，我们也将不咎他的罪过，乐于同他商讨国家的统一问题。

只要朝鲜人都团结起来，在争取祖国统一的同一条道路上进行斗争，我们就能击退美日侵略者，克服笼罩在南朝鲜的亡国危机，一定能够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我们相信：朝鲜的统一问题还经历着曲折，但是，有着迟早都得按照我国人民的意愿，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用和平的方法求得解决的前景。

关于若干国际问题

到了我们时代，帝国主义势力越来越衰退，而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力量越来越成长壮大。

在朝鲜战争中历史上第一次遭到惨重失败的美帝国主

义，在世界各地接连被打得头破血流，继续走下坡路。

目前，美帝国主义在国内外陷于严重的危机。在美国国内，人民的反战运动蓬勃开展，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加深。经济陷于慢性的停滞状态，国际收支情况不断恶化。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等世界各地接连遭到惨败，不仅被帝国主义伙伴所孤立，还被仆从国所孤立。

如今，靠核讹诈和美元的力量压制别人、控制别人的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削弱了。核讹诈已经行不通，钱包里美元也要断了，因此，如今，追随美帝国主义者的国家几乎没有了。美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它的困境，拿出了在亚洲要使亚洲人打亚洲人，在中东要使中东人打中东人的臭名昭著的“尼克松主义”，但是，除了佐藤之流的蠢货以外根本没有人接受它。

在这种情况下，美帝国主义又打出了“和平”的招牌，尼克松不得不低下头，动身进行乞求外交。

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美帝国主义完全灭亡或它的本性变了。美帝国主义依然是帝国主义的头子，它的侵略本性丝毫也没有变。帝国主义者陷于困境，总是要在“和平”的招牌下狡猾地进行侵略和战争阴谋活动的。

现在，美帝国主义者也用两手政策，更狡猾地企图侵略别国。因此，革命的国家的人民和所有战斗的国家的人

民对美帝国主义在“和平”的幕后策划的新的侵略和战争阴谋活动，要始终提高警惕，要紧密地团结起来，更加有力地展开反美斗争。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

美帝国主义为了在亚洲推行“尼克松主义”，对日本军国主义赋予了特别的意义。

美帝国主义者很早以来就搞出了使日本军国主义充当侵略亚洲的“突击队”的把戏，而日本军国主义者则企图借此满足自己的如意算盘。前几天举行的美日首脑会谈虽然比以前泄劲了，但仍可以看出：美日侵略势力侵略亚洲的这种合谋勾结并没有改变。在这次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尼克松和佐藤在“和平”与“安定”的招牌下再次肯定了臭名昭著的“美日安全条约”，保证在侵略亚洲方面互相“紧密合作”。

在美帝国主义的庇护下，在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持下成为在亚洲的危险的侵略势力。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象帝国主义者那样，现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也在采用这样的方法：侵略别国，大力输出商品和资本，从经济上奴役别国，加紧进行思想文化渗透，麻痹那个国家人民的自主意识，甚至进而在保护自己的经济权益的借口下，派

去侵略武力。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方面，我国成了它的第一个对象。

现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同南朝鲜傀儡合谋勾结，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所有方面，向我国南半部深深地伸入了侵略魔爪。他们还竟然拟订了侵略我国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作战计划，接连进行着战争演习。佐藤之流甚至叫嚷什么要对我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

事实既然如此，那末，今天就不再是谈论什么日本军国主义是否已经复活的时候了。问题在于要为反对和制止已经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活动而斗争。

在制止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阴谋活动方面，日本人民的斗争是很重要的。已经在别的机会说过，日本人民已经不是过去的日本人民了。日本人民是饱尝了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所招致的痛苦和后果的人民，是觉醒了的人民。如果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再次发动侵略战争，日本人民就不会袖手旁观。现在，日本人民为反对军国主义侵略势力，争取民主、中立与和平而展开着坚决的斗争。这一斗争，对日本反动统治阶层是巨大的压力。

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要不要进行侵略战争的问题，也发生了意见对立。看来，也有些人认为，日本是个

岛国，工业原料几乎都要从外国进口，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战争，他们的处境就会变得很困难，准备侵略的对象也并不是好惹的，因而，反对战争。实际上，今天的亚洲已经不是昨天的亚洲了，它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只要在日本国内一切反战力量团结起来，朝鲜、中国等亚洲人民联合力量进行斗争，就不管日本军国主义者怎样想发动战争，它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们的侵略阴谋活动是能够被粉碎的。

今天，亚洲已成为反帝革命斗争的主要基地，亚洲形势的发展，给整个世界形势的变化以很重要的影响。

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和战斗的国家的人民，战胜了重重困难，经受了种种考验，在反帝革命斗争和新社会建设中赢得了辉煌的胜利。

美帝国主义二十多年来一直推行了孤立和封锁中国的政策。但是，中国不但没有失败，反而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壮大成为可靠的反帝革命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

在世界许多国家的支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蒋介石匪帮被赶出了联合国的所有机构，这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是中国人民的巨大胜利，同时也是为争取和平与进步而斗争的

世界人民的胜利。

越南人民展开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使敌人遭到不可挽回的惨败，为全世界进步人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越南人民为了把美帝侵略军赶出越南南方，争取祖国的真正独立和统一，而更顽强地进行着斗争。

越南问题必须根据越南民主共和国提出的关于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四项主张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七项建议求得解决。如果美帝国主义者不接受越南人民的这一正当要求， 不停止对越南的战争， 就将遭到更大的惨败。越南人民更高地举起反帝革命旗帜进行斗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在反帝救国抗战中已经取得了巨大胜利的柬埔寨人民和老挝人民，接连猛攻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雇佣兵，迫使敌人陷入无法摆脱的绝境。

在亚洲，美帝国主义正在过着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

朝鲜、中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等亚洲人民在反帝反美共同斗争的旗帜下，紧密地团结起来，定将完全铲除帝国主义和一切殖民主义，建设独立、繁荣的新亚洲。

你们也知道，世界范围内进步和反动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反映在联合国中，联合国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美帝国主义者在联合国不能再象从前那样为所欲为地行动了。这表明美帝国主义盗用联合国的旗号任意进行罪恶活动的时期一去不复返了。

正象你们所说的那样，现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广大社会舆论就联合国问题说，一九七二年是"朝鲜年"。今年是否成为"朝鲜年"，这还要看一看才知道，而我们认为这是世界人民支持和信任我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争取统一独立的斗争的表现。

就我们对联合国的立场而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直到现在一向尊重联合国宪章，并且未曾违反过它。

粗暴地践踏联合国宪章，玷污了联合国名义的不是别人，正是美帝国主义者。

美帝国主义者每当推行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时候，就盗用联合国的旗号，它戴着联合国的假面具侵略朝鲜，更是在联合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最可耻的污点。

我认为联合国为了忠于自己的神圣的宪章，就必须改正过去在朝鲜问题上犯的这些错误。

联合国必须取消美帝国主义在联合国非法制造的关于"朝鲜问题"的一切"决议"。不然，也要对朝鲜采取正确的方针，使从前的非法"决议"无效，也是可以的。

联合国应当采取措施，使在"联合国"的名义下霸占南

朝鲜的美帝侵略军撤走，解散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工具“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联合国必须停止对朝鲜内政问题的任何干涉。

要超越思想的差别　祖国是一个

在“紧急状态宣言”的蒙蔽下不了解情况的南半部的一部分人，至今依然相信“北朝鲜的武力统一”，还没能摆脱所谓“南侵”威胁这种欺骗宣传的影响。

金日成主席在十一年前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作了如下的阐述：

“只要是为反对美帝国主义而斗争的人，我们就将不咎既往，不问他们的阶级地位、社会地位、政见和宗教信仰如何，同他们携手共同前进。即使过去对祖国和人民犯过罪，但是只要他悔过自新，为国家的和平统一挺身而出，那末，我们就将热烈地欢迎他，并且在祖国统一以后也将永远团结他。”我觉得这段话就在今天的和平攻势的政策中也很明显地体现了出来。

西方的人们看到过去的许多例子就误认为共产主义者历来的统一战线理论是持续到革命胜利时为止的过渡性策略。因此，他们对金日成主席号召和平统一朝鲜的真意，表示怀疑。对此，《劳动新闻》总编、朝鲜记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说道：金日成主席的统一战线理论，是从一

九三〇年以来一贯坚持下来的。

“一九三〇年夏季，主席同志提出了朝鲜革命的三条路线：

“一、抗日武装斗争路线；

“二、统一战线路线；

“三、建立朝鲜共产党的方针。

“那时，已经提出了解放朝鲜的基本路线——‘统一战线’，并强调工人阶级要同农民结成联盟，同一切反日爱国力量紧密团结起来，实现民族独立的目的。把上述路线付诸实现的就是抗日游击队。”

一九三六年，根据这个统一战线方针，建立了“祖国光复会”。这是超越思想的差别的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组织，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活动的地下组织。但它在成立后不久就吸收了全国各阶层几十万会员。

当时的“共产主义者们”说什么“宗教是鸦片”，根本不理睬宗教界，但是祖国光复会不仅吸收了基督教徒，甚至吸收了当时在北半部势力相当大的宗教团体“天道教”的最高机关——宗理院院长等所有成员。只要是为“反帝、反封建、争取朝鲜独立”，就不问思想、宗教信仰、阶级，求同存异，谋求大团结，这一思想抓住了遭受殖民统治的民族的心。

为争取民族解放而建立吸收各阶层人民参加的人民政权，这就是根据当时的现实所创立的统一战线理论，而这一理论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就付诸实现了。

当时，游击根据地分布在豆满江沿岸的广大地区，而

在这些游击根据地里，根据统一战线理论建立了人民革命政权。当时有一些事大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出来反对，主张什么要建立排除地主、资本家的苏维埃政权，但是克服这种现象，树立了主体，凡是“意愿相同”的人，不论是地主、富农、知识分子、宗教徒都把他们团结在这个政权之下。

主席提出的“统一路线”，不断地遭到了党内教条主义者的反对。但他每次都给予了有力的反击。

“……革命是要以同千百万群众团结起来的力量作为动力推进的。如果说，他是资本家，所以不行；这个人是旧知识分子，所以不好，就这样把他们都挤掉，那末，究竟要和谁一道建设社会主义呢？根据你们的说法，就无异于要到无人岛去搞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就等于开辟了使人民得到幸福的道路。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给人民群众带来幸福。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为满足一小撮‘革命干部’对政权的野心而存在的。……”

记者同盟委员长以归国的旅日朝侨为例，说明了最近这一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的实践情况。

“就是归国朝侨中的大资本家， 只要他愿意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国家就给予高度评价，并派他做国家机关的干部。对实业家金基河来说也是一样的，国家高度评价他的能力和才能，把他安排到重要干部的位置上了。他们曾经是资本家，但现在是爱国者了。这就是统一战线理论的新的实践。

“对南朝鲜的资本家来说也是同样的。他们只要反对美

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希望祖国统一，就可以同他们携手共同前进。这一点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了的。”

要实现南北朝鲜和平统一这一殷切的民族愿望，到了今年，以燎原之火熊熊燃烧起来。

金日成主席通过《新年贺词》和一月十日同我们的谈话、在那以后同日本记者团的谈话等，多次提出了有关统一问题的具体方案。

主席就举行南北政治协商会议问题，发出了充满热情的号召：

“我们的关于自主地和平统一祖国的所有方案和建议，不仅在共和国北半部人民中间，而且在南朝鲜的广大人民和各阶层人士中间，得到了热烈的支持和响应。南朝鲜执政者们也应当和全民族的趋势步调一致，果决地响应我们的光明正大的建议。只有这样做，才是他们作为朝鲜民族的一员而应当做的唯一正确的行动。”

主席所以这样发出号召，是由于建设得到了促进，对国家的力量有了自信，但比这更重要的是：过去在贯彻统一战线理论的实际斗争中取得了成就，所以有了信心。

要把希望寄托于未来

金日成主席关于朝鲜统一的理论，从实践例子来看，并不是什么难以实现的问题， 而蕴蓄着“同样都是朝鲜人嘛！”这样一个平和的一面。

金策钢铁厂高炉车间主任金必兴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

在朝鲜战争时期，人民军做暂时的后撤时，金必兴被迫为强占金策钢铁厂的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当过翻译。战后，金必兴为这个事情心里非常难过，总觉得自己犯了罪，抬不起头来。

一九五七年五月，金日成主席来到金策钢铁厂，握着金车间主任的手，勉励他说：

“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光靠工人阶级的力量，要把创造性智慧同他们的力量结合起来，这是绝对必要的。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的不就是知识分子吗！我相信你。”

这难道不是深深打动人心的话语吗？金必兴听到“相信”这句话，顿时从心底涌现了火热的斗志。

当时这个钢铁厂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那时，厂里只有一座高炉，而它又需要进行大修。金必兴研究出了用极短的时间换上炉内耐火砖的方法。“领袖信任我，甚至不咎既往”，这一信念鼓舞他满腔热情地工作，终于成功了。

主席接到这个汇报，在一次咸镜北道的会议上说：

“在知识分子当中，有的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有的在敌人的强迫下当过翻译。但是，金必兴工作很出色。怎么能不相信这样的‘英雄的知识分子’呢！何必要咎其既往，追究其罪过呢！”

主席听到金车间主任的妻子在清津化学纤维厂工作，就把她叫来，从各方面问他们的家庭生活情况，并祝愿他们夫妻俩互相帮助，过幸福的生活。

这天夜里，金必兴夫妻俩没能人睡。

据说，后来金必兴成了总工程师，现在是重要机关的干部。

“原子弹要炸死人啦，快逃到安全的南方去吧！”

一九五〇年末，申顺德听信这种欺骗宣传，和丈夫一块儿跟着美军从平壤逃到了开城。而她的丈夫一直逃到南方去，她一个人留在开城了。

她改姓换名，又隐瞒了出生地，说她姓金，出生地是汉城，并靠做小生意过活。

后来，当实行商业的合作化的时候，她成了开城织布生产合作社的社员，生活也安定下来了。可是，由于背叛祖国、隐瞒历史和姓名，她总是受着良心的责备。申顺德为了解除这种痛苦，全心全意地埋头苦干。结果，党对她的工作成绩给予很高的评价，叫她担任了作业班长的职务和妇女同盟基层组织的委员长。但是，每当她想起那不可告人的心事的时候，对于党对她的这种信任更感到不安，刻骨地感到自己犯了大罪。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个闷热的天，主席来到了她们的生产合作社。主席视察了捻纱车间和重绕车间，并和往常一样，同工人们一一握着手勉励了他们。

“来，这就和女工同志们座谈座谈吧。”听到主席的这一宏亮的声音，大家都怀着能同主席谈话的欣悦，聚集到当做会场的党委员长的办公室里去了。

主席爽朗地笑着——亲切地拍拍围坐在他周围的女工

们的肩膀，勉励她们要好好工作。场内充满了坦率和融洽的气氛，这给申顺德带来了勇气。

“他老人家象对待女儿一样温暖地待我们， 我再也不能隐瞒党了。”

“领袖！……”

她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可是什么话也没说出口，忽然哭出声来了。

“为什么哭啊？有什么心事你只管说好啦。”

于是这位妇女把一切经历一五一十地讲给主席听了。主席默默地望着窗外，用扇子敲着桌面沉入了思索里。

“那时被拉到南方去的人是因为对美国鬼子没有正确的认识而被骗了去的。他们之中也有个别的人是犯了罪跟着美帝国主义跑的。美国鬼子叫朝鲜人组织治安队，杀害了很多朝鲜人。他们在溃退的时候，又说什么北方要杀掉治安队员，所以他们就逃到南方去了。”

主席环视她们，又继续说：

“可是，党不问他当过治安队，还是参加过反共组织，只要他肯悔过自新，就饶恕了他。南去者也是一样的，如果他悔改，重新投入共和国的怀抱，当然也就不咎既往了。正象你们在这开城的合作社体验到的， 我们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的美满的生活，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主席轻轻地拍着申顺德的肩膀说：

“不要想我们的幸福会从天上掉下来， 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幸福。你们怀念南去的丈夫是理所当然的。问题在于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好让丈夫早日回来。”

主席的这席话，使她们深受感动。主席谈完话，上了车，但又转回来握住申顺德的手说：

"你放心， 注意健康，好好工作。你一定能和丈夫重逢。"

朝鲜民族的团结

凡是朝鲜民族，不论他在北方，还是在南方，都是同样希望和平统一的。

南朝鲜系统的金龙中是华盛顿朝鲜问题研究所所长。他在距今八年前的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分别给金日成主席和南朝鲜当权者写信， 提出了朝鲜的自主的和平统一方案。对此，南方的"韩国"政府没有给复信。但是，北方的金日成主席在一九六五年一月给了复信。

试将金所长的提案和金日成主席的答复逐项作一对照。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关于南方和北方的和平统一的"积极的全民族的意愿"。

（"甲"是金龙中的提议；"乙"是金日成主席的回答内容）

甲：我获悉我国的和平统一运动重又开展起来，感到非常高兴。我确信：您一定会为满足我国人民的这一不可遏止的要求，而竭尽全部力量。

乙：统一祖国是再也不容拖延的迫切的民族任务。我

们认为，现在正是所有热爱国家、为民族的未来着想的朝鲜人，无论是谁都应当为争取祖国的统一而竭尽全部力量的时候。我们政府为此做出了一贯耐心的努力。

甲：毫无疑问，我国是要实现统一，不然就要灭亡。无论哪个国家，在外国的保护下是不可能有独立的。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会把统一托在银盘上奉送给我们。如果我们继续把个人的利益放在国家的利益之上，就不可能统一祖国。

乙：朝鲜的统一问题，是不容许任何外来势力干预的朝鲜人民的内政问题。朝鲜问题必须由朝鲜人自己来解决。外国人是不能解决我们民族的内部问题的。

从南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是解决统一问题的先决条件。北朝鲜没有任何外国军队。只要自己的国土上还有外国侵略军，就不可能有任何独立和自主。

甲：如果，南方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北方，北方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南方，这样相持不下，那末，全体朝鲜人民所盼望的祖国统一是无法实现的。如果不愿意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磋商，这是违背人民的意志的。这一点，我认为您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

乙：我们认为，无论如何，统一应该在一方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的条件下，根据全体朝鲜人民一致的意志，按照民主原则来实现。我们一贯主张：为了解决统一问题，南北朝鲜当局和各政党、社会团体以及个别人上

应该聚集一堂，真诚而虚心地进行协商。

甲：我提出如下的统一方针，请您考虑。首先要组成旨在进行协商的统一委员会，南北双方各派五名委员，由双方共选第十一名委员为委员长。

乙：你所提出的统一委员会，同我们所说的由两个政府任命同样名额的代表组成的“最高民族委员会”是类似的。我们认为，作为一项过渡性措施，即使不采用联邦制形式而建立由南北朝鲜代表组成的统一机构，以恢复南北之间的民族联系，采取实现国家自主统一的对策，也是好的。

甲：作为政治解决的序幕，立即实行人道主义的、经济的措施。

乙：如果南朝鲜当局不能接受联邦制，那末，即使把政治问题暂且放在一边，也应该实现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尽量减轻由于分裂造成的民族痛苦。经济交流，将把北朝鲜的工业和南朝鲜的农业有机地结合起来，促进民族经济的自立的发展。

同时，还应该恢复科学、文化、艺术、体育等各方面的文化联系，实现南北之间的人士往来和书信往来。

甲：迫使外国军队撤走；把国内的兵力裁减到警备队的水平；保证有权解散军事停战委员会。

乙：在实现国家的统一方面，消除南北之间的紧张局

势具有首要的意义。我想提醒你一下，我们向南朝鲜当局多次建议，使美军完全撤出南朝鲜，南北朝鲜当局缔结和平协定， 并把南北朝鲜的军队分别裁减到十万或十 万 以下。我们认为，你所提出的关于把南北朝鲜的军队裁减到警备队的水平的建议是很好的。

甲：做举行自由的全朝鲜普选的准备。

乙：为了举行自由的南北普选，要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首先就要在南北朝鲜全境彻底保障各政党、社会团体及个别人士进行政治活动的完全自由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的自由。应该释放所有政治犯。……只有通过这种根据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原则用秘密投票的方式举行的真正的民主选举，才能建立代表各阶层人民利益的自主的民主的统一政府。

甲：尽管我们之间有政见差异，但首先，我们同是朝鲜人。我们应该响应要求尽到爱国义务的号召。

乙：只要是维护民族利益、希望祖国统一的人，我们就将不问政见和思想的差异，不咎既往，随时和他携手共同前进。只要南北朝鲜全体爱国力量团结起来，我们就能开辟南北之间进行接触和协商的道路，实现相互合作和交流，就能迫使美军撤走，实现祖国的统一。

日本和朝鲜—近而远的邻邦

在万景台旧居

万景台，具体地说就是平壤市万景台区万景台洞。从平壤市顺着大同江流约走十二公里，就可以望见北岸上蓊葱耸伏的松林，这就是风色秀丽的万景台。

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外国客人，一到朝鲜首先就要去参观这个万景台。

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过了两年的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这一天，在万景台进行反日活动的反日战士金亨稷先生家里，诞生了儿子，起名为成柱。他就是今天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金日成主席。

去年十二月末我访问了万景台，那时候是零下七度的寒冷天。但现在正值主席六十寿辰的四月十五日，我想，这时候那里定是百花争艳，引人入胜的绝景了。

金日成， 他就是"传奇式的英雄"。 尤其是在大战时期，我们日本人听到过几次宣传， 说"金日成这个人物已被日本军杀害了"， 所以那时的模糊印象如今依然萦绕在我们的脑海里，这也难怪，因为这是近而远的邻邦朝鲜北半部的事情。

万景台的入口就象公园一样。不，整个万景台就象公园一样，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万景台里有共和国人民"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的旧居， 又是人民"心中的故乡"、"革命精神的基地"。

沿着公园般美丽的万景台通道走去，左边有一座茅草屋。因为四周象公园，我们日本人会以为它是一座茶亭。可是解说员郑重地说道："这是金日成主席的旧居。"

走进院里一看，是个地地道道的朝鲜农家。当年金日成主席的叔父金亨禄先生住在这座房的尽头一间，少年成柱即后日的金日成主席同他的父亲金亨稷先生和母亲康盘石女士住在隔壁，金日成主席的祖父和祖母住在连着厨房的一间。每间屋子，只有能铺上三四张日本草蓆那么宽。使人惊讶的是，连当时用过的家具什物也都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碗碟、火盆、衣柜、炕桌，桌上还放着一具砚台。这些家具都很陈旧而简陋，但非常整洁。

住房的对面是库房，库房里陈列着步犁、镐头、捣衣石、镰刀、背架、纺车、织布机等。

一般陈列这种东西的场所是有点灰尘的，可是这里却非常洁净，象博物馆的陈列室一样。

有一口奇形怪状的水缸，因为很象个珍贵的古董，我就用手去摸了摸。女解说员说道："主席的祖母因为太穷买不起完整的水缸，就买来这口便宜的歪扭的水缸，用了很久。"

主席的曾祖父金膺禹先生在世的时候，因为生活困难，从平壤中城里搬到这万景台来了。为生活所逼而搬到这样美丽的地方，也许会感到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当时，大地主李平泽家的茔地就在万景台，金膺禹先生就是给李家当看墓人，住在坟地下面的一所守墓房里，并租种附近的

一些李地主的地，成了他家的佃户。

说起来，金日成主席就是“守墓佃户的曾孙子”，但是，他的祖先并不是平凡的佃农。曾祖父是在美帝国主义的海盗船“舍门号”侵入大同江的时候（一八六六年），领头战斗的爱国战士。当时，他们在许多小木船上载满柴禾点着火，朝着敌船流放，烧掉了敌船。

他的祖父金辅铉先生和祖母李宝益女士，也同样是勉励儿子和孙子进行革命活动的热诚的爱国者。特别是，在金日成主席展开抗日游击斗争的时候，敌人把他的祖母李宝益女士拉去作“人质”，强迫她说服“金日成司令官归顺”，但当时她断然拒绝，说：“……如果你们把我杀了，我们的成柱是不会饶了你们的。”弄得日本帝国主义走狗胆战心惊。

他的父亲金亨稷先生，是从中学时代起就参加独立运动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又是江东郡烽火里明新学校的教师。金亨稷先生在他的长子成柱五岁的时候，组织了地下革命组织“朝鲜国民会”。这个革命组织吸收了国内外的独立运动者，并把它的力量扩展到中国东北间岛地区直至朝鲜南部地区。

下面的资料是金亨稷先生被捕后，日本当局的记载。

大正七年二月十八日

高第三〇九号

关于查获及处理一秘密结社（平安南道警务部长的报告摘要）

兹查获一秘密结社“朝鲜国民会”是联络在海外从事思想活动之朝鲜人，策谋为国复光，今已拿获与其有关者，交与刑事诉讼。其详情如下：

一、会员姓名

籍贯　平安南道大同郡古平面南里

住址　平安南道江东郡高邑面东三里私塾教师　　金亨稷

二十四岁

迎接新春的万景台，在那里我看到的不是古代“传奇式英雄”的传说，而是现实的“革命一家”的系谱历历刻在那里。

关于日本和朝鲜的关系问题

朝鲜人，特别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现在的日本有何看法？为了扭转日本和朝鲜之间形成的“近而远的邻邦”这种局面，建立正常的邦交，应该怎样才好？对我们所提出的以上的问题，金日成主席作了如下的答复：

日本是我国的邻邦。可是，正如你们所说，现在，我们两国成了“近而远的邻国”。这不能不说是极为不正常的状态。

从历史上看，我国是遭受了日本的侵略的国家，而日

本是侵略了我国的国家。不过，过去侵略我国的，是日本的帝国主义者，而不是人民。彼此相邻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建立正常的关系，是件好事，没有什么不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成立的第一天起，一直希望同日本也建立睦邻关系，虽然社会制度互不相同。我们的这种立场，是基于我们共和国同所有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友好对待我国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正大光明的对外政策的。

但遗憾的是，日本政府却始终不友好地对待我国。从吉田，经过岸信介和池田，到佐藤，内阁更换了多次，但日本政府对我国的敌视政策却没有任何改变。

到了佐藤内阁，对我国的敌视政策就变本加厉了。日本政府同南朝鲜傀儡缔结了"韩日条约"，正在向南朝鲜渗透，并且支持反对国家的统一并企图发动同室操戈的战争的南朝鲜傀儡。日本首相佐藤和追随他的人公然说，要参加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并且任意侮辱朝鲜人民。

我国和日本所以至今还不能建立睦邻关系，完全是因为日本政府对我国推行敌视政策。

我们对朝日两国关系问题的立场，是明确的，而且是

始终不渝的。我们现在仍然希望早日结束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的状态，建立正常的关系。我们相信，这符合于我们两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也有益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为了朝日两国建立友好的关系，进而建立邦交关系，首先需要日本政府改正对我国的态度。

在日本，更换不更换内阁，那是他们的内政问题，我们不想干涉。问题在于日本政府对我国的态度。即使是日本的首相更换了，但对我国的政策没有改变，那末两国的关系也就不能得到改善。如果日本政府友好地对待我国，一切问题就会圆满地得到解决。

日本政府应该适应时代的趋势改正自己的错误政策。日本政府应当放弃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敌视政策，废除“韩日条约”，停止再度侵略南朝鲜的阴谋活动，停止怂恿南朝鲜傀儡，使朝鲜人打朝鲜人，并企图自己也插一手，从中捞一把的愚蠢行为。

最近，在日本人民和进步阶层中，广泛地开展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睦邻关系的运动。不久前，成立了包括二百三十四名执政党及在野党的国会议员的“促进日朝友好议员联盟”。还有，地方议会也通过了要求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国家关系的决议。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事，并希望他们的斗争结出良好的果实。

只要朝鲜人民和日本人民共同展开有效的斗争，那末，我们两国就能建立邦交。朝日两国一旦建立邦交关系，日本政府至今对我国采取的错误政策就会无效。我们认为，即使在建立邦交之前，两国也可以建立友好的关系。从现在的各种情况看来，朝鲜和日本两国建立邦交，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愿意，即使在同日本建立邦交之前，也在可能的范围让更多的人士往来，广泛进行经济方面的交易和文化方面的交流。

朝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原则上。现在，两国之间，部分地进行着交流，但由于日本政府的错误态度，不免带有单方面的性质。日本政府所以那样做，不知是因为怕得罪美国，还是因为怕得罪南朝鲜傀儡。显然，用这种方法是绝不能解决两国的关系问题的。

总之，不论其具体步骤如何，朝鲜和日本两国能不能建立睦邻关系，建立得早或晚，完全取决于日本政府的态度。

至于谈到在日本的六十万朝鲜人的问题，那本质上是由于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殖民统治而产生的问题。旅日朝鲜公民今天尽管无可争辩地有自己的祖国，但是受不到作为外国人应有的待遇。这也是起因于日本政府对我国的不友好的态度。

旅日朝鲜公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民主民族权利，克服重

重困难，一直展开了顽强的斗争。特别是，他们组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海外公民团体即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在旅日朝鲜人运动中很好地体现了主体思想，并且以韩德铢议长同志为中心，紧密地团结起来，在维护民主民族权利、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加强同日本人民等世界进步人民的国际团结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总联的指导下，旅日朝鲜公民不顾日本政府的种种阻挠，取得了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有了日本人民和进步的政党、 社会团体以及各阶层人士的积极支持和声援。 对此，我们非常感激，并借这个机会，通过《读卖新闻》，向日本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在日本的朝鲜公民维护自己的民族权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是符合国际法的。旅居外国的日本人也会要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会想抛弃它的。这对哪个民族也都是一样的。

拿旅日朝鲜公民的民族教育事业来说吧。

你们也都知道，所谓民族，首先是以语言和文字的共同性为特征的。离开我们的语言和文字，就不可能存在朝鲜民族。因此，日本政府对旅日朝鲜公民的民族教育的迫害，只能看做是出于不良的政治目的的。我们认为旅日朝鲜公民的民族教育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今后也将继续对

这个事业给予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援。

目前，日本政府的反动阶层同南朝鲜傀儡集团勾结起来，强迫旅日朝鲜人申请“永住权”，强迫他们接受“韩国国籍”。他们在形式上标榜选择国籍的“自由”，但实际上，旅日朝鲜人若选择“韩国国籍”，就给予特别“待遇”，而选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籍，就施加无理的压力。

看来，在日本的部分朝鲜人对此嫌麻烦，才选择“韩国国籍”。可是，毫无疑问，他们虽然被迫改换国籍，但是象南朝鲜人民今天一致支持我们一样，他们也将积极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曾一度被堵塞的旅日朝鲜公民的归国之路，按照朝日两国红十字团体达成的协议，重新打开了。这不论在维护旅日朝鲜公民的民族权利方面，还是在发展朝鲜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友好关系方面，都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希望，这项工作今后在日本人民的支持下继续进行，以便使所有希望归国的旅日朝鲜公民都能返回祖国。

在保障旅日朝鲜公民的归国权利的同时，保障来往祖国的自由，也是重要的。在日本的朝鲜公民中间，有人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立即返回祖国。因此就连他们来往自己祖国的权利也都剥夺，是不行的。现在，侨居日本的外国人中间，唯独朝鲜公民不能享有来往祖国的自由。这种无

理的歧视措施和践踏人权的行为，必须立即停止。来往清津和新潟的归国船应当不仅载运那些返回祖国的人，而且也能够载运那些探访在祖国的家属、亲属和朋友后再去日本的人。

结　束　语

距今十一年前，也就是一九六一年，我在杂志《日本》上连载的人物评论《这些人物在推动世界前进》的第八篇上写了有关金日成主席的文章，题目是《金日成在驱使'千里马'向前飞奔》，里面写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精华"是"金日成首相的个性"。

在谈到在长白山一带进行抗日武装游击斗争的金日成主席的绝对信赖时写道："游击根据地的儿童、年轻女教师和护士们的最大的愿望是，能成为直属于'将军'的游击部队的队员。只要'将军'要来视察的消息一经传开，根据地就欢腾起来，妇女们高高兴兴，忙着准备欢迎。

"年轻、刚强、气宇轩昂的'将军'，他对山中的游击根据地儿童们来说是希望的灯塔，对妇女和老人来说，就是献出一切也觉得心甘情愿的无限钦仰和敬爱的导师。"还写道："在长白山麓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自不必说，其他地区的朝鲜农民中间也广泛传颂着金日成能使'缩地术'的故事。那就是打游击战时运用的声东击西的战术，这在农民看来，好象金日成的部队使用缩地术，从西边山一口气就飞越到东边山。"

在结论部分写道："金日成首相对行政机关的部下，一

向强调说，‘行政工作是领导艺术’。他在所有部门常常指出‘人与人的关系’，他的信念是，发动人正是一种艺术。这一思想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这一思想，使他能够赤手空拳地同日本军队进行历时十五年的游击斗争，而且在悬赏寻捕的情况下，他也没被逮捕，反而成了游击队员的护神一样的存在。”

这回我拜会金日成主席，并目睹人民狂热地敬慕的光景，就感到我在十一年前写的那篇文章，毫无修改的必要。如果要修改，只要把行政工作是领导艺术这句中的“行政”改为意义更广泛的“政治、建设、革命”就行了。

一句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就是“金日成共和国”。意思就是说，这一共和国是他的个性活生生地体现在人民中间的国家，是人民对他的信赖、尊敬和爱戴火一般地燃烧起来，化为革命思想的威力，进行了超越人的想象的宏伟建设的国家。

拜见金日成主席后，又同人民、小学生和中学生见了面，也会见党中央的干部，进行了多方面的谈话，在我们脑海里留下的印象，归纳起来大致如下：

“啊，这个国度的人民是多么珍视在那长白山一带进行的抗日游击斗争时期的精神，今天也继承这个精神，日夜进行着斗争。”

以十二月三十一日除夕之夜，在平壤学生少年宫举行的少年迎新文艺会演为例。

那天晚上，主席一出现在门厅，少年宫大厦里的十几

万小学生、中学生齐声欢呼。更使我惊叹的是，系着红领巾排在门厅前的几十名少年男女一拥而上，缠在主席那魁梧的身躯上，欢崩乱跳。在欢呼声中，还可以听到尖脆的童声："爸爸"、"爸爸"。在后面挨不到主席身边的孩子们，挥舞着双臂，跳跃着，也放开声音喊叫"爸爸"。

身材魁伟的金日成主席被一群孩子们簇拥着，随着他们拥来拥去，可是他却显得格外快乐，满面笑容。

据说，他每年除夕都这样和孩子们在一起，直到深夜。哪里还有这样迎接新年的国家元首呢？哪里还能有让街上的孩子纠缠着喊"爸爸"的政治家呢？

游击根据地时代的根柢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儿童的心田里生根发芽，迸发出强劲的气息，这使我深受感动。

抗日武装斗争时期根据地的根柢，就是最近在我们日本人中间迅速传播的"主体思想"。

朝鲜的独立和解放、革命和建设，必须由朝鲜人民自己作为"主人"来实现。如果依靠了外来势力，就会和李朝末期一样，引起各自依仗外来势力的派系斗争，到头来会沦为殖民地。

在这个根柢上产生了自力更生的精神，建成了在朝鲜战争的废墟中象不死的神鹰一样复生的美丽的国家。这种威力是来自主体的，这种革命的最前头有着金日成主席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步伐。……

主体思想就是金日成主席。主体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精华。所以，用一句话来说，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是金日成的国家， 是体现了他那刚强个性的"红色理想村"。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　　作者